

國立中央
大學叢書

莊子詮詁

胡遠濬著





胡遠濬 著

國立中央
大學叢書

莊

子

詮

詁

商務印書館發行

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敝公司突遭國難總務處印刷
 所編譯所書棧房均被炸燬附
 設之涵芬樓東方圖書館尙公
 小學亦遭殃及盡付焚如三十
 五載之經營墮於一旦迭蒙
 各界慰問督望速圖恢復詞
 懇摯銜感何窮敝館雖處境艱
 困不敢不勉爲其難因將需用
 較切各書先行覆印其他各書
 亦將次第出版惟是圖版裝製
 不能盡如原式事勢所限想荷
 鑒原謹布下忱統祈垂督

上海商務印書館謹啓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中華民國二十年六月初版

民國廿一年國難後第一版
 十月印行

(三〇四二)

國立中央大學叢書 莊子詮詁 一册

每册定價大洋貳元伍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 者 胡 遠 濬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 刷 者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莊子詮詁序目

余既詮詁莊子成。喟然歎曰。周文憂患。屈平離騷。子雲玄默。莊生逍遙。書於是乎作。思於是乎正。其皆非知命也歟。命也者。天地之中。固所謂物則民彝。秉之生初者也。民蓋莫不秉之。顧獨於聖賢乃能知而安之。其何故哉。余嘗竊窺天地而通其說焉。方其天清地夷也。日月昭回。星辰盪推。雨風應節。雲雷順施。木暄火煥。冰清金涼。生者長遂。收者閉藏。高岸峨峨。海伏不波。潛飛動植。罔或驚訛。於是其道易知。居安不移。及夫天昏地陂也。日月蔽虧。星辰凌亂。雨風錯迕。雲雷滋患。當冬而夏。當秋而春。忽淒忽煥。忽寒忽溫。岳頽若谷。海囂成塵。潛飛動植。罔或順寧。於是其道易眩。艱脆乃見。夫天地之清夷時少。而昏陂時多。則夫古今之賢智者少。而愚庸者多。毋亦其命也歟。雖然。天地所以清夷者。豈非以其氣之純且和耶。夫純雜相形。和毗相因。吾於純且和者守之以爲根。斯其雜且毗者。相與伏而聽命焉。君子體此。是以能知而安之歟。莊生之言曰。純氣

之守。又曰。守其一以處其和。蓋得是道也。彼見七雄競爭。機變日生。君迷臣惑。擗闔縱橫。智謀爲術。仁義爲名。乾翻坤覆。孰平孰成。金木相摩。心厲是營。其樂其禍。其名其刑。國旣顛覆。身亦旋傾。彼愚不諭。惻焉斯鳴。吾又以歎莊生之憂其憂。夫固以樂吾樂也。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樂耶悲耶。其兩相成。不相虧耶。嗟乎。余往復莊生之言。益令人撫今慨嘆。而歛歎不能已者也。丁巳季秋懷寧胡遠濬撰。

內篇第一之第七

逍遙遊 齊物論 養生主 人間世 德充符 大宗師 應帝王

外篇第八之第二十二

駢拇 馬蹄 胠篋 在宥 天地 天道 天運 刻意 繕性 秋水

至樂 達生 山木 田子方 知北遊

雜篇第二十三之第三十三

庚桑楚 徐無鬼 則陽 外物 寓言 讓王 盜跖 說劍 漁父 列

禦寇 天下

船山稱外篇。學莊者所引申。大抵雜輯以成書。雜篇則廣詞博喻。中含精蘊。乃莊子所從入。雖非出於解悟之餘。而語較微至。能發內篇所未發。此固不可考。然要非無見。又以天下篇爲莊子之書序。寓言篇爲莊子之序例。此其大彰較可信者。今細玩外雜諸篇中。固皆多發明內篇旨趣。如庚桑楚。逍遙遊也。秋水則陽。齊物論也。達生列禦寇。養生主也。山木外物。人間世也。田子方。德充符也。至樂。大宗師也。在宥。天地。天道。應帝王也。至天。運知北遊。明道法自然。徐無鬼。明上德不德。固皆推闡老子之說。然實卽分釋齊物論。所謂道不知其然。與夫寓諸庸。適得而已之義也。其餘駢拇。馬蹄。胠篋。皆痛言治人者不適之患。刻意繕性。則歸重於存身養神。所謂正己是也。德充符類歟。蓋無一非內篇之意蘊也。惟旣經後人麁雜附益。篇次殊不可尋。獨內七篇。顯有次第。詞無枝葉。爲莊子自訂。晚作無疑。山谷謂其法度甚嚴。知言哉。如始於逍遙遊。終於應帝王。天下篇所謂內聖外王也。齊物論。破執道者之傲物。養生主。砭近名者之傷生。人

間世。哀忤世者之趨禍。皆感時憫俗之談。德充符。則明君子求其在我。內本外末。聖王一致。正己而物正。故老子曰。常德不離。仲尼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又曰。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然聖之所以逍遙自在。帝王之所以因應無方。豈非以其明於天人之故。通之爲一耶。故大宗師歸宿於知命。上以承篇之始。而下起篇之終云。

莊子詮詁序例

一莊子本體道之書。如云。神守形。純氣之守。守其一以處其和。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諸如此類。皆洗心退藏於密之要方。以及後代玄家所謂以神守形。諸節次。散見於內外雜篇者。幾無一不兼具。且其曰真宰。曰真君。曰玄德。曰道。曰玄。曰天。曰環中。曰宗。曰精。曰真。曰樸。曰神。曰純氣。曰物。正猶論語曰仁。曰禮。曰道。曰敬。大學曰明德。曰至善。曰天之明命。中庸曰天命。曰性。曰道。曰中。曰和。曰誠。曰一。孟子曰性。曰正命。曰仁。曰浩然之氣。曰道。曰義。曰心。曰大體。曰四端。皆一物也。大率順文生義。所指殊狀。立名遂異。云爾。明此。則易大傳曰太極。周子乃曰無極。道德經曰無。莊子乃曰無無。固皆老子玄之又玄之義也。一之不可。二之又豈可哉。斯所謂微妙玄通。深不可識者歟。

一莊子多申老子之旨。如老子曰。道法自然。然人於理。求其說而不得者。概歸

之自然。此本無可致詰之詞。故莊子申之曰。不知其然之謂道。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此別理於氣。假定語耳。其實理氣一也。無後先之可言。故莊子申之曰。有先天地生者物耶。蓋皆似相反。而實相成者也。略舉兩例。餘可隅反。且既因自然。引申曰。不知其然。復因不知其然。引申曰。知止其所不知。莊子誠可謂明天人之故者。蓋天下之物。爲吾所及知者少。爲吾所不及知者多。必強知所不知。其道無由。雖然。此固不足患也。如挈領而衣。無不振。提綱而網。無不舉。吾誠得其混成者以爲之根。則安往而不可爲不知之知。老子曰。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正謂此也。是故執古御今。執此御彼。執明御幽。彼不及知者。未嘗不可類而知之。濠上之樂。得以推及濠下之魚。持是道也。所止在是。所明不卽在是乎。仲尼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然則真人之一其天人。混混沌沌。以守窈冥。過焉而弗悔。當焉而弗自得。有以哉。有以哉。

一莊子破儒家之執。故立詞不得不異。而其旨實同。蓋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中庸曰。道並行而不悖。如中虛不著一物。然後誠實無妄。儒者就實理充周言。

道家就中虛無著言。一有一無。二義固相需也。至其所抱達道因物之旨。卽易繫辭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之說。天圓。自無寒暑晝夜。故道貴達。地方。自不得不隨所據。以爲寒爲暑。爲晝爲夜。則物宜因矣。又其所謂彼且爲嬰兒。亦與之爲嬰兒云云。正猶孟子之於齊宣。王好色。與之言好色。王好貨。與之言好貨。王好勇。與之言好勇。其所以爾爾。在達之入於無疵。以是知知崇者禮卑。達道者因物。讀者能會其通。而宋儒異端之疑自破。

一莊子當時對壘者惟惠子。故中多正惠子之失。因惠子旣知彼此是非兩行。惟務自是以巧辯無崖爲能。不知道旣無是非。自不得不隨順庸衆以爲是非。公是。卽天理所宜據依者也。彼惠子務勝人爲名。反人爲實。是徒逞滑稽之耀。而不知自葆其光。博學以擬聖。華誣以脅衆。其與頡滑有實者。相去遠矣。豈足與於達道哉。此正與彭蒙田駢慎到等。一意徇衆。而無道以爲之權。適相反。而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以是孤守偏見家。皆莊子所不與也。

一莊子救世之情。與孟子同。孟子痛斥言利。莊子深譏近名。名。卽利也。亦卽利

也。彼爭名奪利者。其胸中攪擾。無一日之安。固天之戮民也。凡莊子所一視者。皆就心言。蓋應迹不能無善惡。存心必不可懷榮辱。達此則心安理得。而生焉有不遂者耶。德充符云。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與所謂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固同旨也。無人之情。自不逐無涯之知耳。故養生主專爲世情下箴砭。與逍遙遊寫至人之心。其旨自別。

一莊子標揭自得之旨。中庸曰。君子無入而不自得。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莊於二義。蓋兼有之。得人之得。詩禮且爲盜資。糟粕汨之也。故道貴自聞自見。然惟萬物咸其自取。則亦無由以我所有。強正之彼。違者。必彼我不相能。如金木相摩則然。勢且陰陽賊心。而災害並作。故曰外物不可必。又曰中無主而不止。此無用之用。所以能逍遙遊也。因是讀莊者。質家目爲曠達。文家目爲悲憤。孰知君子樂以終身。憂以終身。二者固並行不悖乎。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故夫得意忘言。又不能不期之讀我書者。

一莊子哀樂不能入。指體一而言。其隨分而生哀樂。一出於至誠。自無毗陰毗

陽之患。以賊其心。是之謂不能入。故史佚有云。遯天之刑。正譏弟子之強哀。仲尼有云。若化爲物。正嘉人子之至痛。乃解者多誤會。遂疑老聃不能令人忘情於死生。而孟孫才之不哀其母。爲能達死生之化。是莊生之言。爲害禮教甚鉅。無怪後世儒者斥爲異端矣。豈知解家求其說不得。從而爲之辭乎。蓋莊子深痛當時君臣近名之病。原於作僞。往往離體爲用。遂無由一依天理。此所以去道日遠也。故曰。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夫道者。不死不生。以爲體者也。明乎無死生之死生。卽明乎無哀樂之哀樂。故夫曰晏然體逝。曰以是日徂。曰一知之所知。曰一化之所待。曰外化而內不化。曰得其環中以隨成。曰命物之化而守其宗。曰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凡此皆體用同原。一君二臣之義也。此能遊者所以相忘乎道術。而無方外方內之異歟。

一莊子自別其言。有寓重卮三者。其實重言。皆卮言也。亦卽寓言也。以天下沈濁。不可與莊語。故往往正言若反。太史公云。周箸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

畏累虛兀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蘇子瞻亦謂莊子正言蓋無幾。至於詆訾孔子。未嘗不微見其意。姚姬傳氏云。莊子真是禪學。其詆孔子之徒。如以呵佛罵祖。爲報佛恩。其意儼然以教外別傳自居也。吳至父氏云。凡彼所謂仁義。乃當時僞託仁義以自利者耳。故曰侯之門仁義存。讀莊者不可不識此意。且其言。不可以一塗詰。或臧穀夷跖。或桀跖曾史。或禿瘍虞氏。或桎梏孔丘。或以聖師從遊兀者。或以君國傳授惡人。或揚舜而抑堯。或貴堯而賤禹。或明尊而譽之見龍。或示讓而慙若爝火。於是。一人而非譽判爲兩人。兩物而齊同歸爲一物。執而求之。動嗟狂妄。故郭子玄曰。當遺其所寄。而錄其絕聖棄智之意焉。又曰。莊子推平於天下。故每寄言以出意。乃毀仲尼。賤老聃。上掊擊乎三皇。下病痛其一身也。夫今古異宜。國無常分。而彼爲治者。類強相倣效。可其不可。然其不然。上沾仁義之名。而下不蒙仁義之實。上矜聖智之能。而下且罹聖智之毒。然則莊生絕而棄之。以納於至平之域。豈過言哉。王荊公知不以辭害意。而目莊生爲隱居放言之倫。其果能以意逆志者邪。

一莊子道文並至。自宋儒斥爲異端。老莊遽擯絕不得與聖門之列。由今觀之。莊之於老。與孟之於孔。直可雙峯竝峙。無得而優絀之者。昔子貢嘗謂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夫文著於散。而道貫於一。如日月星辰。以及山川草木金石人禽之爲狀萬殊。燦然秩然。昭著於兩閒者。文也。其所以燦然秩然。同歸一致者。道也。拘方者每但見爲文。達者觀之。何一非道耶。前賢謂因文可以見道。余則謂必體道有得。乃愈見夫文之妙且美。故曰猖狂妄行而蹈乎大方。大方者。道之大常。猖狂妄行。乃其千摻萬轉。變化莫可端倪者。彼無大方爲之歸。則一意妄行。其真猖狂也已。桐城姚姬傳氏吳至父氏。固皆通曉文事者。然余觀其所爲莊子章段。率不免鉤鐮割裂。坐未得其大方爲之歸故也。如道尙渾沌。先斥渾沌之偏知。道在順俗。轉譏順俗爲大惑。此其詭譎多端。豈易測哉。今於莊文。雖不敢曰燭照無遺。要可十得七八。讀者可以觀焉。

一莊子注。紛紜充棟。今必聚世間所有。足吾一入目力。遍觀而盡識之。勢固不

能。然又奚取焉。且注者於古人所窺。深淺不同。彼此推測。不能一致。漫無簡別。將愈紛歧而不可理。故只取適吾目而止。余曩讀鄉前輩馬通白先生莊子故。見其訓詁精詳。畫章明確。又時於古今通人述莊之微言大義。附注尤徵宏識。其博采各注。自具鑰捶。意非深於文者莫能也。心愛而好之。因閒有於鄙見未。愜者。一師其意。輒攙他說。附列簡中。取便已讀。久之。心領神悟。得其綱要。於是增易漸多。分章語亦用更訂。其或兩說可通者。並存之。此非必所得獨多也。權藉有資。爲功較易耳。書成。大體依馬。而略加變通。取其義故。並發。題曰莊子詮詁。注家精者。向推郭象。爲馬注所及已多。余仍復有增入。而明陸長庚。清陳壽昌。深通玄家之說。近人楊文會。章炳麟。旁摭釋氏。印證易明。均能補諸家所未及。陳楊章書晚出。馬所未及見者。故余於四家之說。採列較多云。

一莊子。蓋多羸雜附益之作。昔韓退之謂識古書之正僞。夫正僞。豈易識哉。深於文者。謂吾有以窺其詞之不似。其僞不可遁。不知詞附道而顯。道有未澈。則詞爲之晦。是宜吾之學與識。與其人無二。或有過無不及。則庶乎如堂上人別。

堂下樂矣。雖然。吾疑尤有難者。蓋古今時各有宜。苟其所經事故。泯不見。感發必不生。故莊生云。以無爲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此無可如何者。故余嘗言雖三聖注易。不能盡同。文王之旨。不必其伏羲。周公不必其文王。孔子不必其周公。要吾推闡之道。能質諸鬼神無疑。俟諸百世聖人不惑已耳。如蘇子瞻斷讓王以下四篇爲贗作。古今無異詞。然子瞻以列禦寇篇首。與寓言篇末旨同。決爲相承無疑。此固不必然者。而莊子故。依宣本。將此四篇。屏諸各篇之外。然又豈能斷各篇中無一贗作耶。故僅從多聞闕疑之義。取前賢論文。並訂正語。附疑書眉。而篇次一仍郭舊。又莊子故。於篇末收取逸文。言象本既有雜入。則必有真莊生書爲象去之者。然所取。要皆斷簡碎義。不足成章。且逸書逸詩。豈必經孔聖刪定。遂皆無足存者。毋亦凡百廢興有時。固其寓焉耳。必疑賢聖不同量。於郭本外。廣搜附益。取益多聞。旣非達旨。轉成好奇愛博之嫌。故亦未敢取焉。

一莊子論道。本體用兼盡。讀者宜窮理以達其用。尤宜居敬以明其體。蓋一書

之通。必須旁涉各書。而近世諸科學。於讀莊實爲切要。大約初讀時。任取坊間通行注家如郭宣注等。隨讀隨玩其注。一依本人之說。不必橫參我見。迨講貫數家後。胸中必仍有疑不能明者。始用己意熟讀深玩。以致其思。久之自有引伸觸類。聲入心通處。故曰。思之思之。鬼神通之。又曰。百讀不厭。其義自見。此讀書要訣也。然莊子所闡玄旨。固非徒得之仰觀俯察遠取諸物者也。其所爲盡性之學。一本之身心。實有致功次第。不得其門。無由洞窺其層折。固宜訪尋一二道友。從之傳授心法。身體而力行之。庶於其洗心退藏於密之旨。方易瞭然。余頗愧悟道晚。旣悟守之不敢懈。則友人陳君撝寧范君晞之力也。注家如王船山。史公所謂好學深思者。亦曾究切養生家言。然視保命全性之術。僅以去害尊生。不足與於移精相天之旨。故且抑聃揚周。顯分優絀。坐不悟道無二本體之在躬。孔老同趣。況論聃周。旣自封其見。又何由盡窺其奧蘊乎。余之讀此。不敢存自封之見。顯顛一說。故凡諸家所借儒釋旁通其義者。並入之。取曉暢本文而止。而友好湯君昭吳君止海見之。謂辛劬所獲。不宜祕惜。稿初成。門人

李生應瑞爲繕成定本。既屢有更訂。徐生道威章生紹烈李生朝瑞陶生繼瀛復代繕之。於是共謀付手民。公諸同好。余深感其意。兼念藉此省鈔胥之勤。庶得以就正有道君子。匡余不逮云。

莊子詮詁

內篇

黃庭堅曰。二十六篇。內書七篇。法苑珠林。解剎斯文耳。

逍遙遊第一

四章。明至人之心也。逍遙。

北冥。

北海。

有魚。其名爲鯤。

揚慎曰。莊子以至小爲至大。

魚禁鯤。鯤。乃魚子。

鯤之

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

翼若垂。

猶邊也。

天之雲。是鳥也。海連。

轉也。

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

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

搖而上者九萬里。

遠濬按扶搖。

扶搖。森風也。

去以六月息者也。

師曰。風之旋而上者曰積。森。風曲上行若羊角。積然。謂之羊角。陸。農。

化而爲鳥。怒而飛。氣滿冲關也。海。運。六月。玄家所謂運河車。陽。盛之時。

喻泥丸宮。九萬里。取義乾之川。九。運。六月。玄家所謂運河車。陽。盛之時。

方濬曰。謂其未竟。野馬。謂其義。歸有光曰。野馬六句。厚積氣之。劉大櫛曰。此祇以厚積。氣之厚。擗。扶搖而上。劉大櫛曰。設於喻中。又於喻以。解積氣之。厚。濬曰。謂四句。再。述諸言而。下復論之。

野馬遊氣也。一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

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且夫水

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於交反。坳。堂堂之上。則芥爲之

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

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姚永樸曰。而後乃今。即乃今而後之倒文。

背負青天而莫之天闕於葛反。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蜩。音條。與學。或作鳩。鷲。

。小鳥笑之。吳汝綸曰。崔云。飛數十丈乃復者。是高注呂覽。季曰。我決。疾貌。起

而飛搶突也。七良反。榆枋時則也。猶或。不至而控。投也。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

而南爲。遠濬按此即下士。適莽蒼。近郊之。者三滄。七丹。而反。腹猶果然。飽貌。適

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是也。二蟲。斥。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

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其限。不知晦朔。王引之曰。朝菌。淮南

轉耳。菌。秀。朝。語之。蟪蛄。寒。夏。秋。死。春。生。夏。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

有冥靈。木名。一云。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

有冥靈。冥。海靈。龜。一云。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

此馬總括其日
說略同於其
諸而再見
言以取信
實足取信
謂重言所
積言意也
積言意也
大之厚意
問之厚意
小湯在也

歲為春。八千歲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也。猶比之。不亦悲乎。姚永概曰。衆人之言壽者。皆以彭祖為比方。適可悲耳。湯之間棘。姓夏。湯時賢人。棘。作革。也是已。窮髮。北極之

地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為鯤。有鳥焉。其名為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也。小澤。鷄反。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也。猶庇。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也。成也。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即宋。猶笑貌。猶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竟。斯已矣。彼其於世。謂上一國。一鄉。未數數音

汲也。猶汲。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遠濬按。此即孔子所謂可與立。夫列子。鄭穆公時人。御也。風而行。冷也。同令。然善也。郭象曰。冷然。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遠濬按。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是之謂致福者。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遠濬按。行。即孟子。蓋已安而行之。有待。即。

者。未數數然也。遠濬按。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是之謂致福者。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遠濬按。行。即孟子。蓋已安而行之。有待。即。

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遠濬按。行。即孟子。蓋已安而行之。有待。即。

猶未能無可無不可。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陰陽風雨之辯。變通以遊

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揚文會曰。謂三人無淺深。

竊窺莊意。當以法報化三身配之。遠濬按外物。篇郭注云。聖言其外。神言其內。正同此意。遠濬曰。借鯤鵬變化以

寓養浩然之氣。立大化不可知之本。歸結於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音爵然也。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

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猶見也。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主也之。

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爲

名乎。名者實即人問世求實之實。謂利也。之賓也。吾將爲賓乎。鷦鷯鷦鷯也。巢於深林。不過

一枝。偃鼠偃鼠也。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爲。庖人雖不治

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邵雍曰。此君子思不出其位。素位而行之意也。劉大櫨曰。證聖人

無名。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楚人名。姓陸。大而無當。丁浪反。猶實也。

無。應當。案淮南說林。三寸之管而無當。高誘注。富。猶底也。據此則無當者。即所謂卮言也。往而不反。吾驚怖其

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方以智曰。逕庭。猶霄壤。言不近人情焉。

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遠貌。音夜。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昌

約。淖約。柔貌。郭象曰。此皆寄言。然其心無異於山林之中。世豈

識之哉。處子者。不以外傷內。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

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陸長庚曰。出入冥無。其神凝。則中致而和。亦致。神俱

天地自育。吾以是狂。九孔反。不通。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

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

也。猶夫。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也。猶混同。萬物以爲一。世蘄乎亂。孰弊弊經營

焉。以天下爲事也。姚鼐曰。旁礴。萬物以爲一。所謂合萬物爲己者。亂治也。

世。釋文。亦以。蘄字連讀。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也。至也。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

而不熱。郭象曰。推。理直前。而自與吉會。非辟。是其塵垢秕穢。將猶陶鑄堯舜

者也。褚伯秀曰。神人之德。與其真。則非世人所知也。孰肯以物爲事。宋人

資。貨也。章甫也。殷冠。而適諸越。李楨曰。諸越。猶於也。越人斷斷也。髮文

劉大櫟曰
又用游兵
點綴奇
不測

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王倪。齧缺。許由。藐姑射之

山。汾水之陽。窅鳥然喪其天下焉。郭象曰。天下雖宗堯。而堯未嘗有天下也。故窅然喪之。而常遊心於絕冥

以明堯之不一於堯耳。劉大槐曰。證神人無功。

惠子名施。梁相。。為謂莊子曰。魏王梁惠。貽我大瓠。音護。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

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朱亦棟曰。物必先具可舉之質。而後人得以舉。乃其堅之不能自舉也。若瓠之潰敗不可收拾。是非人之不能

舉。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為瓢。則瓠落猶廓。無所容。非不鳴許慎曰。然大也。愈。曰

矣。宋人有善為不龜手舉倫反。同。破。手足裂曰。同。破。。手之藥者。世世以泝扶經。泝。音

也。細。絮。為事。曰。虛。文。昭。曰。能。令。手。不。龜。泝。字。是。擊。絮。之。聲。郭。象。故。常。漂。絮。於。水。中。郭。象。客聞之。請買

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為泝泝統。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

之。客得之以說反。始。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

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泝泝統。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

之瓠。何不慮同。慮。。以為大樽。而浮乎江湖。司馬彪曰。樽。如酒器。縛之。而

於身。浮於江湖。可以自渡。而

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向秀曰。蓬者。短不暢。此言用大。士

下言以無用爲用。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

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

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力之反。狌乎。馬其視曰。正字通。狸。野貓。善竊雞鴨。狸。同狸。狌。捕。同。鼠。不如狸狌。爲。卑身而伏。以候敖者。司馬彪曰。同。邀翔之物而食。

捕。同。鼠。不如狸狌。爲。卑身而伏。以候敖者。司馬彪曰。同。邀翔之物而食。

捕。同。鼠。不如狸狌。爲。卑身而伏。以候敖者。司馬彪曰。同。邀翔之物而食。

捕。同。鼠。不如狸狌。爲。卑身而伏。以候敖者。司馬彪曰。同。邀翔之物而食。

捕。同。鼠。不如狸狌。爲。卑身而伏。以候敖者。司馬彪曰。同。邀翔之物而食。

捕。同。鼠。不如狸狌。爲。卑身而伏。以候敖者。司馬彪曰。同。邀翔之物而食。

捕。同。鼠。不如狸狌。爲。卑身而伏。以候敖者。司馬彪曰。同。邀翔之物而食。

捕。同。鼠。不如狸狌。爲。卑身而伏。以候敖者。司馬彪曰。同。邀翔之物而食。

捕。同。鼠。不如狸狌。爲。卑身而伏。以候敖者。司馬彪曰。同。邀翔之物而食。

捕。同。鼠。不如狸狌。爲。卑身而伏。以候敖者。司馬彪曰。同。邀翔之物而食。

劉大櫚曰。證至人無己。

鑿反。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

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

陳壽昌曰。彷徨。無爲。一念不起。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

也。逍遙。寢臥。一。念。不。離。也。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

也。逍遙。寢臥。一。念。不。離。也。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

齊物論第二

七章則物王應麟曰。是非雲壑。欲齊天下之物。而我無當焉。

觀諸未始有物之先。

南郭子綦

音其。居南郭。隱馮也。机几。一作而坐。仰天。猶云依其。而嘘。息也。答。體解。

焉似喪其耦。

也。司馬彪曰。耦。身與神為耦。顏成。複姓。子遊。子綦弟子。名偃。立待乎前。

曰。何居也。

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机者。非昔之

隱机者也。

馬其昶曰。言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姚

曰物。無不齊。我見。

女知之乎。容貌異常。有似喪耦。對待之法也。蓋旁人見其

死灰矣。按。而我豈知南郭子內物。無心。故用是發端。已忘乎。

女聞人籟。籟也。而未聞地

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遊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也。噫。反。戒。

其名為風。章炳麟曰。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呬。此喻世界名言各異。

乃至家雞野鷄。各有

而獨不聞之。嗶嗶。良。救。反。乎。山林之畏。於。鬼。反。佳。醉。突。

殊音。自抒其意。

而獨不聞之。嗶嗶。良。救。反。乎。山林之畏。於。鬼。反。佳。醉。突。

李頤曰。即玉篇。之。嶮。唯。高。

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子。分。反。

遠語未竟子
葉游以不達
乃地云意此
夫吹上云云
已當承已意
止爲虛承已
歛也明作已
謂止明作已
之止明作已
取成其止自
天是解之謂
多而解之謂
斷失之者謂
亦不續見矣

輪曰。枅。讀。小。穿。也。似。圈。音。機。似。白。似。洼。於。乾。反。者。似。污。通。

謂。之。鑿。地。爲。辱。者。激。者。諄。音。孚。者。叱。昌。實。者。吸。者。叫。反。古。巾。者。讓。通。者。突。反。於。堯。

者。方。東。樹。曰。突。樞。聲。同。窈。咬。反。於。交。者。宣。穎。曰。出。激。而。聲。粗。吸。入。而。擊。細。去。

聲。叫。清。高。而。聲。揚。聲。謙。王。先。謙。曰。濁。詩。交。交。黃。真。留。一。作。咬。吸。而。前者。唱。于。而。

隨。者。唱。唱。李。頤。曰。相。和。也。冷。風。也。小。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烈。同。風。濟。止。也。

則。衆。竅。爲。虛。而。獨。不。見。之。調。調。緩。也。之。刁。刁。細。也。乎。刁。向。秀。曰。皆。動。搖。貌。刁。子。遊。

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姚。鼐。曰。喪。我。者。其。聞。衆。

籟。者。聞。之。已。地。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一。作。也。咸。其。自。取。怒。者。其。

誰。邪。章。炳。麟。曰。天。籟。使。其。自。己。者。謂。子。非。獨。籟。名。言。亦。是。相。之。本。質。而。

故。曰。怒。者。自。取。者。怒。自。心。選。取。自。心。郭。云。誰。主。怒。無。外。界。猶。言。孰。主。張。是。爾。

。大。知。閑。閑。陸。長。庚。曰。孟。子。云。從。容。暇。豫。之。意。常。小。知。閑。閑。章。炳。麟。曰。博。

謂。之。五。貌。謂。識。識。能。相。代。同。時。兼。知。也。同。時。不。能。有。二。想。別。大。言。炎。同。淡。炎。曰。老。

子。云。道。之。出。口。小。言。詹。詹。小。辯。之。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爲。搆。日。

以心鬪。章炳麟曰。魂交。猶夢中獨頭意識。取。形開。謂明了意識。及散

是。則順違無窮。縵者。章炳麟曰。亦謂率爾墮心。寬

密者。章炳麟曰。所謂精也。恆小恐懼。小心貌。大恐縵縵。齊死生

其發若機

牙括。箭括。其司。察也。是非之謂也。章炳麟曰。其留如詛盟。其守勝。讀章本

之謂也。章炳麟曰。皆有所司察也。亦其殺反。界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章炳

麟曰。謂等流。專緣一境。念念相續。其溺之也。猶於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章

麟曰。謂等流。專緣一境。念念相續。其溺之也。猶於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章

嗜。厭息。讀。頤。按也。老。漁。讀。與管子之老。吃。謂定心靜慮。如老者形志衰而

言。老極。極也。革。急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章炳麟曰。謂生。死位

怒哀樂慮歎變熱。姚。同佛。佚。蕩也。啟態。章炳麟曰。謂輕安。心。及

其所萌。已乎已乎。王闕乎。曰。猶。嗟乎。同。噫。且暮得此。章炳麟曰。此者

以生乎。遠。滅。變。異。大。更。歷。且。暮。而。卒。莫。得。所。由。起。今。欲。追。變。異。如。生。且。暮。之。

其所萌。已乎已乎。王闕乎。曰。猶。嗟乎。同。噫。且暮得此。章炳麟曰。此者

以生乎。遠。滅。變。異。大。更。歷。且。暮。而。卒。莫。得。所。由。起。今。欲。追。變。異。如。生。且。暮。之。

誠。其仍由心生乎。所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爲使。

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兆也。可行己信。而不見其形。有情指真宰而無形。陳

昌曰。情甚真。實也。若有真宰者。道之爲物。迎之惟恍惟惚也。可行己信者。

後也。章炳麟曰。即佛法中。意根。恆審思量。執藏。識以爲我者。彼我分際。

所見。故曰不見其形。故曰有信而無形。雖自信任。而此我相。當從陳注。百

骸節。九竅。耳目口鼻。通六藏。心肝脾肺腎。賅而存焉。吾誰與爲親。女皆

說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爲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遞相爲

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遠皆親。則我應非一。則官該具有私。則一該親。若

相治之理。則我不及知之地。官該不能自管護。若云遞相君臣。則

耳目亦應互管。由此徵問之。又妄我之不可執。故下乃破法執。如而同求

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陸長庚曰。此真。於人本無一受其成形。不

亡以待盡。遠濬抄不亡者。謂真君自存也。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

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茶乃結。然疲役而不知其所

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斥如來藏中。生滅相。言我芒人亦芒者。可。此

無量有情。等是一識。若有一人。不來藏中。生滅相。言我芒人亦芒者。可。此

不謂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無知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按。遠

由非彼無我。則心即我。至此。彼謂且暮。不可究詰之詞。我以破我法。二執也。承上言。且暮

則似生乎。如是言生。而又無昧兆。可得。所以使心虛無時而生者。行。已之無符驗。知。

而不見其體相。該。覺。有。了。不。可。得。冥。之。情。以。歸。而。初。非。有。相。狀。現。前。即。真。宰。隨。又。者

音節而異。古人每不拘也。自無益損之可言。人人待人。初一。所。共。生。後。與。我。不。離。亡。之。

慮語耳。不蓋形質。利。那。以。變。待。盡。念。疲。終。身。那。變。而。莫。知。所。歸。可。哀。則。謂。之。不。凡。情。如。

執著而已。故亦曰無一人不芒。此先。破。我。執。後。兼。破。法。執。也。不。夫。隨。其。成。

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章炳麟曰。

。即。歲。識。中。種。子。不。待。眼。告。鼻。舌。身。意。六。識。心。而。動。潛。慮。意。根。之。中。且。舉。世。識。一。例。既。動。

。如。在。索。之。初。生。未。來。豈。可。以。得。之。也。寧。知。鼠。奔。之。軼。以。避。狸。者。然。兒。駭。號。以。索。乳。者。未。因。來。

。人。以。被。噬。也。其。各。隨。成。心。而。自。取。可。知。愚。者。與。聖。人。能。明。此。而。止。之。不。知。焉。故。遠。凡。落。情。按。

姚第曰南
郭子藁言
止於此

遠濬按古
人為文最
嚴聲音甚
微故往往
於字殊義
同者隨用
如語其聲
是忽此忽
而之類皆
生則觀者
強矣

。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是以無有為有。無有為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遠濬按事之是非。及時始知。成乎心故也。且不能知。蓋無可奈何者。此極明成。未及其時。所是未必不非。然雖神禹。

言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為異於穀。音亦有辯乎。

其無辯乎。章炳麟曰。善本無恆。非有定性。則陽篇云。雞鳴狗吠。是

所將為。遠濬按此引子藁語。乍相逢遇。五聽所言。亦與是無道惡乎隱而

有真偽。章炳麟曰。隱。所依據也。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隱而不存

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遠濬按理一是。則無真偽是非。而

之曲。榮華。樸散而之文。所謂分也。依。為雅言云。故有儒墨之是非。遠

按此當據鄭人緩與其弟翟爭論儒墨。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

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遠濬按自有之本明。初無彼我之異。物無非彼。物

無非是。對此也。下凡與彼。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味。返觀曰。觀人則故曰

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章炳麟曰。彼是一方觀待而起。一方不

可。同時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

因是。是以聖人不由。待之也。遠濬按方生之說。是本惠子語。因者。相用

以巧辯誘人。則非自然之。而照之於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

因矣。故曰聖人不由。一非。此亦一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

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錢澄之曰。樞。天樞也。天樞居中。遠濬按。無端

之樞始。謂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

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章炳麟

馬之義。乃破公孫龍說。指物篇云。物莫非指。有。對。故。莫。非。境。上。指。則。謂

無對。蓋為有識非境。但生俗論云。方有所喻。識之。相見。境同。不若以非境喻識之。非

兩皆非境。命色則爭。自絕矣。白馬論云。白馬非馬。所以生命則云。以白者。喻。白。馬。以

命色也。非境。命色者。非命矣。白馬論曰。白馬非馬。所以生命則云。以白者。喻。白。馬。以

馬與石形。如馬者。非馬。喻。白。馬。之。命。馬。為。馬。亦。非。且。越。出。現。量。專。兩。皆。現。量。馬。真

則爭莫若絕矣。明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遠濬按。指。馬。皆。當。作。如。非。實。有。是。天

此非一見。是非。混。惟。可。以。知。明。者。又。能。照。此。言。於。天。彼。亦。一。是。非。窮。可。乎。可。不。可。乎。不。可。乎。不。可。道。也。路

。行之而成。王先謙曰。此孟子下句取譬。用之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

不然。不然於不然。遠濬按物之然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遠濬按此就

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遠濬按此就故為是舉莛。音莛也。音與楹厲。惡也。與西施。

吳王美女也。恢。大也。愧。詭同。橘。音決。怪。道通為一。吳汝綸曰。直也。爾雅釋其分也。成

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為一。唯達者知通為一。為是不用而寓諸

庸。衆也。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盡也。矣。因是己。己而

不知其然謂之道。姚鼐曰。此也。上巳字。語辭。下勞神明為一。而不知其同也。

遠濬按勞神明為一。謂同於不知其然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狙公。養猿狙。賦與也。

芋。音序。椹。曰。朝三而莫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莫三。衆狙皆悅。名實未

虧。此喻得不得。無益損乎其真。而喜怒為用。此喻一者為不得。亦因是也。陳用光曰

經子書所謂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遠濬按和之字。指一與不一。言。亦兩行

也。而休乎天鈞。遠濬按休也。止也。謂止乎自然之分。等是之謂兩行。遠濬按此言

是。一不一。兩行之在適得。故明者。以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

成乎。物與我無成也。遠濬按。意謂非所明而明之。以此爲成。則孰非所成。是。知恃我之明。則又無一者之妄也。以是故滑反。疑之耀。疑。汝綸曰。滑。

隱。引鄭註曰。滑稽多智。非顏。言非若是滑。能亂同。異稽也。疑也。子雲。稽疑同。訓。夷。滑。

稽相。注。遠濬按。滑舍無窮之狀。巧。辯。鳴。勝。也。子指。聖人之所圖。珍重之也。爲是不

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遠濬按。此言以明者無物。不以愛彰。今且有言於

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矣。夫

之曰。此欲顯其綱宗。而先自破其非。遠濬按。是。承據梧言。類。謂

同欲以明人。彼。則不得謂所欲明。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

者。異於彼。則不得謂所欲明。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

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

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始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

矣。而未始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章炳麟曰。斷割一期。故有

本不生。故未始有夫未始有始。計色故有。此分部爲言也。離色空。故未

始有無。離偏計。故未始有夫未始有始。計色故有。此分部爲言也。離色空。故未

計忽然念起。遂生有無之見。計色爲有。離計之孰證孰有果孰無也。然今

之論者。又無明證。故復說言。有。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

天下莫大於秋豪之末。而泰山為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為夭。始歸有光曰也。

象。微。有。無。殤。子。象。也。短。無。象。無。數。近。浩。浩。綿。綿。久。大。秋。豪。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

為一。既已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也。猶加。言為二。

二與一為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况其凡者。對巧歷乎。故自無適有以

至於三。而况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一章炳麟曰。依圓成實性。惟是一萬物為

說。諸法一性。即與萬物性。何形隔器殊。之。即。是。一。性。一。者。故。一。何。耶。即。無。見。無

聲。相。何。能。得。有。言。以。藏。識。中。有。數。為。所。證。見。事。一。是。一。與。言。為。一。之。名。識。中。呼。此。一

無。適。有。能。證。所。證。異。分。無。適。者。二。與。一。不。動。為。三。謂。本。一。種。無。一。事。一。聲。三。泊。爾。皆。寂。自

然。後。為。至。明。者。以。何。心。本。不。其。本。是。一。物。本。一。此。說。齊。物。之。至。言。本。因。而。已。遠

遠濬曰。物皆自取。而道不可知。物論之齊。在因是以適得。故一不用而寓諸

庸。以喪我為本。以明為用。一其是非之一與不一。而言自無言。以休乎天鈞。是

之謂達道而因物。

章炳麟曰
七章此連
上章而外
固說則此
篇然則此
自別爲一
章也

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爲是而有眡。之忍也。郭象曰。道無封。故請言

其眡。有左有右。有倫。一作論。有義。一作議。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六合之

外。聖人存而不論。章炳麟曰。六合有外。其別相以比量。無損減。其外何狀

也。增益也。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域之傳。曰。有可字。論內事。狀人無限。遠古之記。平。訂

也。是非。春秋經世先王之志。經。炳麟曰。則曆譜。世紀之書。亦見外物。簡者。律曆志。紀。年。世

也。春秋以十二公名篇。春秋。亦曆譜。世紀也。往。志。即先王之志。慎子云。明非爲後。王制志

也。法也。聖人議而不辯。否。炳麟曰。成。春秋。左氏多稱君子。而其時亦逝矣。有潛按

也。議者本之公。是之謂之若辯。則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

也。聖人懷之。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遠。按言聖人之議

也。是不分。不辯者。以但隨已成之公。是若衆人則反。是已。夫大道不稱。大辯不

也。言。遠。按二句本義。大仁不仁。大廉不賺。大勇不伎。道昭而不

也。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伎而不成。五者。園

也。而幾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章炳麟曰。方。驚馳。愈遠。本量。愈乖。即。不

之論不議。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葆光。知而不知之謂。葆光。即遠濬曰。申無言。

故昔者堯問於舜曰。章炳麟曰。故。為發端之辭。我欲伐宗。脽。胥敖。三國名。南面而不釋然。

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郭象曰。物之所安。無陋也。則蓬艾。乃三子之妙處也。

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竝出。萬物皆照。爇也。同。而况德之進乎日者乎。遠濬

欲強三子同。已以為德。物。况有心凌物者哉。夫日。無心者也。逾分猶且灼。况有心凌物者哉。遠濬曰。申以明。

齧。姓。堯時老。缺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

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

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遠濬按。道本非可知。彼妄起識見。強生分。

別者。徒利害。纓心耳。故。至人之不知。乃真知也。且吾嘗試問乎女。民溼寢則腰疾偏死。偏。枯死。鱧

音秋。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恟懼。猿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

薦。美草也。螻且。反。子徐。甘帶。小蛇也。郭璞注。似蝗。爾雅。能食蛇。麋。藜。鷓鴣者。暗同。鼠。

四者孰知正味。獫狁獫狁。而反。以爲雌。向房曰。獫狁。麋與鹿交。鱮與魚遊。毛嬙

越。王美。麗姬。晉獻公。之嬖。獻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疾走。不顯。

爲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

惡能知其辯。齧缺曰。子不知利害。承處。味。色。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

神矣。遠濬。按老子云。即此。所謂神也。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戶。故反。而不能

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

生無變於己。遠濬。按至人曉然於死生之幻。有。遠濬。按至人曉然於死生之幻。有。遠濬。按至人曉然於死生之幻。而現利害之端乎。遠濬曰。申彼

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唯達道者能一之。

瞿鵠子問乎長梧子。居長梧下。因以爲名。曰。吾聞諸夫子。俞樾曰。據此語。則瞿鵠子。當爲孔子弟子。則瞿鵠子。當爲孔子弟子。則瞿鵠子。

有梧下。先生。聖人不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章炳麟曰。不違害者。不就利。不緣道。不違害者。不就利。

者。任而直前。不可緣。所證無有境界。雖隨俗言緣。其實不緣也。無謂。

有謂。有謂無謂。遠濬。按二句。即寓言終身不言。未嘗言也。未嘗言也。未嘗言也。而遊乎塵垢之外。郭象。

曰。皆。塵垢也。非真性。夫子以爲孟浪之言。而我以爲妙道之

行也。吾子以爲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

遠濬按本不足以知。實非貶也。且女亦大早計。陳壽昌曰。方聞言。見卵而求時夜。猶

難也。謂見彈而求鴉炙。然自合。非所言也。故言之者孟浪。而聞之者聽

而熒。夫不能安時處順。而探變求化。當生予嘗爲女妄言之。女以妄聽之。

奚旁。依也。日月挾宇宙。陳壽昌曰。謂日月合爲其脗。武軫反。合置其滑。沒

王應麟曰
張文潛銘
商瑤云造
物則奚句
法本此

反。音昏。未定之謂。滑。濬按。隸相尊。隸相尊。身心合一也。旁。謂心。相。視也。示

行道之衆人役役。聖人愚也。徒奔反。愚也。參萬歲而一成純。遠濬按。此所

本訓。短長相容也。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遠濬按。蘊。蓄也。音萬物。納

生者。則見有死。予惡乎知說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少而失其故

。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

於王所。與王同筐。方也。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

之薪。求也。生乎。得所。特矯。說生之義。夢飲酒者。且而哭泣。夢哭泣者。且而

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

吳汝綸曰
呂吉甫移
化壁五句
在而待彼
也。濬按於
遠濬按於
宜從之

而後知此其大夢也。章炳麟曰。知生。爲夢。故不求長生。知生死。皆夢。故亦

不求寂滅。而愚者自以爲覺。竊竊也。猶察察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世皆夢。曰。人君

擇人於此。方竊竊然有。丘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爲弔

音的。詭。異也。章炳麟曰。弔詭。即天下篇之詭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

聖知其解者。是且暮遇之也。王先謙曰。解人難得。猶且暮然。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

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

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

其黷。貪闇。黷闇。不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

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

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

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謂大也邪。郭象曰。各何謂和之以天倪。自然

。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遠濬按。自然之

原。執是非。無分別。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化聲之相待。若其不

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也。無極也。所以窮年也。郭象曰。是非之相待。俱不足以

相化。則是非不相待。自混。而以自然之分自窮也。任其無極。忘年。謂齊死。忘義。謂遣

。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郭象曰。是非死生。蕩而為一。遠濬按。振止也。振於無

竟者。知止於道也。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窮。遠濬曰。申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以

喪我忘言。終自取之義。

罔兩。景外之微陰。反映。永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景曰。

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晉國藩曰。有待。形為。景為。形使。吾

待。蛇蚺。音付。蝟翼邪。蛇。成玄英曰。蝟。出。新甲也。遠濬按。謂遞推其待。無由

得知。能如蛇所蛻之蝟。蝟所換之翼。能實證其待於蛇。蝟邪。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遠濬曰。申

不知其然。達道也。

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况羽反。喜貌。然胡蝶也。自喻。快也。適志與。不知周也。俄

然覺。則遽遽。有。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周與胡蝶。

則必有分矣。遠濬按。分定。則當因而任之。周此之謂物化。遠濬曰。申適

得。因物也。

養生主第三

。四章。養生主篇。孟子曰。所遊行其所。無事。所謂無入不自即得。楞嚴經。不循聲色。守於真常之義。

吾生也有涯。而知分別智。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遠濬按。斯不知以有涯所隨不

無涯矣。故老子云。已此也。而為知者。殆而已矣。遠濬按。逐而自以爲我。生。况不

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順也。督。中也。以為經。中脈也。王夫之曰。身後之。中身脈曰

督。此無可如何者。而我不起分別善。依理而為。無見榮見辱。必辱之。以刑

近之無近名。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馬其昶曰。受形父母

。受氣天地。全生也。所以盡年也。壽。懷民曰。督脈。貫腦。為神經總樞

治。心為於無為之要訣。故葛說可通。就事言。為善三句。悔。亦即養生家

近刑。此真人之不遠濬曰。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養生主也。

庖丁為文惠君也。王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跼。居彼反

也。馬其羶曰。膝之所踣。耆音虛。皮骨相離聲。然嚮然。奏刀騞呼獲反。擊也。然，謂風一足之膝以案之也。

莫不中音。合於桑林湯樂名。之舞。乃中經首咸池樂章。之會。節也。文惠君曰。謔音熙

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

時。所見無非牛者。郭象曰。未能見其理間。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郭象曰。但其理間也。但見

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向秀曰。專所司察而後動。謂之官知。縱手放意。

無心而得。依乎天理。天然勝理。批擊也。大卻同隙。導大窾苦管反。空也。因其固

然。技經肯綮著骨肉。綮音啟。結處。之未嘗。而況大軻骨。彘曰。枝之誤。素問。乎。

治其經絡。支王注。引靈樞云。猶經絡也。與枝通。枝經。猶經絡也。良庖歲更刀。割也。族衆也。庖

月更刀。折謂折骨。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砥石。

彼節者有閒。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閒。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

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交錯聚結。為族。吾見其難為。怵然

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謔許百反。辨也。然已解。如土委地。郭象曰。解而無刀迹。

士。若槩。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郭象曰。豫自得之謂。善。讀繕。刀而藏

遠濬按此章本旨為
 吾九句為
 正識強其
 者之失哭
 自然乃先
 就死理自
 詭詞以答
 適來以言
 愈縱極下
 不復極迷
 離不測可
 謂妙絕而
 之解者多失

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遠濬曰。以依天理。申緣督之義。

公文。複姓。軒名也。宋見右師。官名。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兀通也。也。天與。

。歟同。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一足曰。也。人之貌有與。讀預也。以

是知其天也。非人也。遠濬按人之之字。為之於之省。言人則震於名。於

推。下澤雉一喻。正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斲畜乎樊。藩通。中神雖王。子

反。不善也。遠濬曰。申不近名者得天。雖殘體。不為近刑。

老聃死。秦失。同伙。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則弔焉若此

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馬其昶曰。氣還大。向吾入而弔焉。

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斥哭者。其所以會之。必有不斲言

而言。不斲哭而哭者。是遁天倍背也。情。讀情。偽。忘其所受。遠濬按相逐於名之。

哭。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郭象曰。性。情已困。庸非刑哉。雖楚戮。適來。夫子時也。適

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同懸。解。崔譏曰。

為。解。指窮於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錢澄之曰。指薪為火。在此薪既盡。

謂有涯。遠濬曰。申近名者遁天。是謂近刑。

人間世第四

七章。郭象曰。與人羣者。不得離人。然人間事。唯無心而不自用者。為能唯變人所適。

尼。而何。累。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為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

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成玄英曰。語其多。少。以國為量。澤若蕉。

燕曰。燕。與。焦。通。即詩如。快如。焚之意。民其無如。猶言。莫。矣。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

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法也。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諱。若殆往而

刑耳。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讀優。憂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諸己

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己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

而知之所為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札也。一作札。知也者爭之器

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名聞不爭。未達

人心。而彊以仁義繩墨之言。術。同述。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一作實。其美

也。命之曰菑。音災。王闕運曰。如。判刃。其身。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爲

人菑夫。且苟爲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郭象曰。明君也。苟爲明君。則亦不苦無復奇。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鬪其捷。勝也。郭象曰。汝

汝。則亦不苦無復奇。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鬪其捷。勝也。郭象曰。汝

勢。則王公必乘人以。而目將熒惑也。之。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郭象曰。自

容將形之。陸德明曰。謂擊也。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

窮。若殆以不信厚。多也。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遠。潘按。順始無窮。謂展轉將

命受制於。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修其身以下。反。拊。音

。僂。拊。猶。嚙。人之民。以下。二字衍。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修以擠。排也。

是好名者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爲虛。居宅無人。厲曰厲。無後

爲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謂幣帛貨。無己。是皆求名實者也。吳汝綸曰。求

龍逢比干。求實者。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况若乎。雖

然。若必有以也。王夫之曰。詰其所以者。所以奪之也。嘗以語我來。句末語

顏回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外貌爲。爲充。孔揚。采色不定。

矣。敢問其方。道也。仲尼曰。齋。吾將語若。有而爲之其易邪。遠濬按易。字。與下文。吾甚慳

心之慳同義。惟恐人之術不化也。易之者。皦皓同天。皦天。自然也。自不宜。顏回曰。回

之家貧。惟不飲酒不茹。食也。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齋乎。曰。是祭祀之齋。

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

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陸長庚曰。則精神愈敷。則氣息愈微。

止於耳。息微則心止於符。按此即道家純氣之符。始一消一息。方順其自

然。則與天符暗合。遠濬按。此即道家純氣之符。始一消一息。方順其自

即所謂心息相依也。即神聽也。二句。當就聽之。以心言。下云集虛。則符不

足言矣。蓋氣聽。即神聽也。二句。當就聽之。以心言。下云集虛。則符不

神聽。心止。陸說似以聽。止句屬心。屬氣。聽。心止。說句屬異。聽。所見說則以聽。止句屬耳

聽。心止。陸說似以聽。止句屬心。屬氣。聽。心止。說句屬異。聽。所見說則以聽。止句屬耳

之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然。櫻寧曰。屈原。遠遊。中夜。存。虛。以待之。兮。彼將自

爲之先。遠濬按。字物。即老子言。有物亦混成。指此物。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郭

齋。仲尼。明示心齋之法。非先以其返流全一不誠之物。然後令其從耳門入。會曰

浮塵根。身內身外。別有識。無情。徧界不藏之聞性。即七大動中之聞根大。顯名爲

所謂循業發現者。是心也。心止於聽。符。釋。賦。浮塵。分齊。五根。對境。交接。同。滯

。意識也。與五識俱待。物不前不後。名之為氣。符。此識。蓋覆真性。所以須破
 來即應。安故為道之本體乎。見。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齋。未使心。實自回也。會曰
 為我。妄執。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本。來。無。我。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

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遠濬按謂入遊衛國中。無入指入聽。則鳴不入則止。

無門無毒。李楨曰。門毒對文。毒所。謂高保。王先謙曰。門者。可以沿

無毒。使。人。無。可。窺。尋。指。目。之。意。的。也。先。門。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絕。迹。易。

無行地難。遠濬按迹雖絕。此。即。所。謂。以。無。翼。飛。地。以。無。知。知。者。也。無。迹。為。人。使。易。

以偽為天使。難以偽。全。楊。文。會。曰。壽。昌。曰。流。轉。天。與。人。之。分。妄。有。心。無。心。而。已。觸。處

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疾。而。速。不。行。而。至。也。不。聞。以。有。知。知

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瞻彼闕者。虛室生白。室。日。光。所。照。心。能。空。虛。曰。

。則。純。白。獨。生。也。方。潛。曰。吉。祥。止。止。即。虛。處。也。方。潛。曰。度。一。切。苦。厄。也。

遠濬按闕者。老。子。即。大。學。止。於。至。善。之。義。白。靜。有。倒。順。發。生。之。夫。且。不。止。是

之謂坐馳。言。坐。行。其。心。化。也。疾。坐。徵。塵。裏。方。轉。大。法。輪。無。所。夫。徇。耳。目。內。通。

聞。文會曰。返見返。而外於心知。音智。離分。別議。楊文會曰。鬼神將來去。楊文會曰。三界有情。

同。歸性。而况人乎。楊文會曰。是萬物之化也。楊文會曰。無不禹舜之所紐。

本也。伏戲九讀若殊。遯帝王。古之所行終。猶詣。而况散餘也。焉者乎。遠

溶曰。虛心以化物。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陸德明曰。沈諸梁。字子高。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

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讀於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也。而况諸侯乎。吾

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懽成。劉辰翁曰。未有不

者。後悔。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郭象曰。人患雖

胸中。固已結冰。炭於五藏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惟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

臧。精也。變無欲清。清通冷。冷。郭象曰。對火而不思涼。今吾朝受命而夕飲

冰。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

患。是兩也。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仲尼曰。天下有大戒。法也

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

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以敬反移也。

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

察也。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唐順之曰。則知命不可逃。則知

無陰陽之患。知傳言有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同靡也。維以信遠

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

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妄。妄則其信之也莫。漢同。遇莫則

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且以巧鬪力者。始乎陽

常卒乎陰。大。音泰至則多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大至則多奇樂。

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馬其視曰。諒。明也。鄙。固陋也。淮南。義

。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郭嵩濂曰。實喪。猶言得失。實喪。

有而存之。喪者。忽而忘之。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忿設無由。其

起無端。忿。遠濬按謂言不由。獸死不擇音。藤通。遠濬按此喻急何

。滄音佛。氣息第借字。然。於是竝生心厲。遠濬按謂彼此氣不平。則兩皆剋核太

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故法

言曰。無遷令。郭象曰。彼實也。傳無勸成。郭象曰。任過度益。讀溢也。遷令勸成。殆事

美成在久。郭象曰。其時化。任惡成不及改。焦竑曰。一言憤。可不慎與。且夫乘物以

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為報也。馬其昶曰。白也。秦策。郭訓作為作意。報。

莫若為致命。馬其昶曰。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也。即知其此其難者。遠濬曰。遊心以致命。

顏闔魯賢人。將傳衛靈公太子。制贖。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所界

馬其昶曰。天降愆德。殺。與之為無方。道也。則危吾國。與之為有方。則危吾身。

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奈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

乎。戒之慎之。正女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

欲出。郭象曰。就者形順。入者還與。形就而入。且為顛為滅。為崩為蹶。心和

而出。且為聲為名。為妖為孽。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為無町畦。徒頂。畦。

音畦。亦與之為無町畦。彼且為無崖。亦與之為無崖。達之入於無疵。惠

。嗚曰。因其性之所有而通之。孟子於齊王。是也。遠濬按。頑鈍之無知。非虛無之無知。放蕩之無不可。非隨順之無不可。無能之卑下。非不炫能之卑下。故同一嬰兒無町畦。無屈。而其有疵。無疵異矣。女不知夫螻蟻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

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女不

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決

之之怒也。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者逆

也。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蜾市軫反。給類。盛溺。適有蚤音文。蚤反。。僕孟廣附也。緣而

拊之不時。郭象曰。雖救其患。而掩馬之不意。則缺銜毀首碎胷。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宣穎曰。

怒心忽至。忘人愛己。可不慎邪。遠濬曰。正身以順物。

匠石之齊。至乎曲轅。道名。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絜市也。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

而後有枝。其可以為舟者旁。讀方。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

飽也。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

肯視。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郭象曰。不在可用之數。曰散木。可用之木為文木。以為

舟則沈。以為棺槨則速腐。以為器則速毀。以為門戶則液樸。亡言反。李楨曰。廣觀。樸。松。

心。液。橘。心。也。謂。腦。出。如。松。心。也。以為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

櫟社見夢曰。女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耶。夫桓側加。梨橘柚果。蘇力。

反之屬。實熟。則剝則辱。折也。音。大枝折。小枝泄。率引也。謂此以其能苦其

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培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予求無

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為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且也

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匠石覺而診

告也。其夢。弟子曰。趣取也。無用則為社何邪。以郭象曰。猶嫌其。曰。密若無

言。姚鼐曰。田子方篇。公密而不言。密。彼亦直寄焉以為不知己者。詬厲也。

宣穎曰。井。無用為用之。義。使不知己者從而。不為社者。且幾。有翦乎。且也彼

其所保。與眾異。而以義讀同義。儀。譽。稱也之不亦遠乎。南伯即南。子綦遊乎

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傷於熱。將芘此通其所賴音賴。子綦曰。

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為棟梁。俯而視

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為棺槨。吳汝綸曰。軸。粵之借字。廣雅。啞。食紙

。同。其葉。則口爛而為傷。嗅之。則使人狂醒。音呈。病。酒曰醒。三日而己。子綦曰。此

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用也。此不材。宋有荆氏。地名。者。

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以職。反。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讀聲。之

麗。麗。同。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禪。音善。棺也。傍者。斬之。司馬彪曰。邊。禪。傍。謂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之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之以牛之白

類者。淮南。道曰。為水。見郊記志。吳汝綸曰。與豚之亢。仰也。鼻者。與人

有痔。直里。反。病者。不可以適河。性。王閻運曰。牛豚不為。祭也。此皆巫祝以知之矣。郭象曰。巫祝於此。亦知不才者全。所以為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為大祥也。支離。形體不。疏。

者。頤隱於齊。臍。同。肩高於頂。會。古。外。反。撮。反。子。外。指天。崔謨曰。會。撮。李楨曰。會。撮。難經。項椎也。

大桴。注。大桴。穴。在項後。第一椎。穴。李頤曰。皆在上。臉也。五兩髀。音陞。音。馬。名。在項後。第一椎。穴。李頤曰。皆在上。臉也。為脅。司。馬。名。在項後。第一椎。穴。李頤曰。皆在上。臉也。

彪曰。脊曲。髀。豎。挫。案也。鍼治。繼。音。今。從。崔。一作。纏。足以餬口。王閻運曰。繼。衣。工。故。與。脅。此。挫。案也。

也。鼓。箴也。箴。小。箕。曰。播。精。簡。米。曰。精。翁。元。圻。曰。之。楚。辭。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故。不。自。竄。匿。無。用。上。

。精。翁。元。圻。曰。之。楚。辭。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故。不。自。竄。匿。無。用。上。

。精。翁。元。圻。曰。之。楚。辭。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故。不。自。竄。匿。無。用。上。

。精。翁。元。圻。曰。之。楚。辭。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故。不。自。竄。匿。無。用。上。

劉大櫓曰
結處精神
盤結融聚
莊子每有
此神境

羅勉道曰
託興言之

劉大櫓曰
一篇結穴

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鐘。六鐘。四斗。與十束薪。

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况支離其德者乎。孔子適楚。楚

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也。猶乃。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

郭象曰。趣當盡。天下有道。聖人成焉。王閔運曰。天下無道。聖人生焉。遠濬

道則因而見。以效成物之仁。無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

禍重乎地。莫之知避。郭象曰。載其自載。天下之至輕也。然知以無涯傷性。

取心以欲惡蕩真。棄夫自舉之至輕也。而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晝地

而趨。迷陽迷陽。王應麟曰。其膚多刺。云。野人呼為迷陽。叢無傷吾行。吾行卻去

反曲。卻曲。畏縮貌。云。陸德明曰。曲也。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

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遠濬

曰。無用之用。

德充符第五。曰。五章。德。不。嶽。譏。曰。此。遺。形。棄。知。以。虛。實。之。驗。也。常。因。自。然。而。

不益生。天。地。所。謂。上。能。無。為。而。無。以。為。也。以。其。不。自。生。子。

魯有兀兀。別足曰。音盞。者王駘。音盞。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郭象曰。弟子多。常季或

弟。孔子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

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揚文會曰。仲尼行

王駘行密教。而人所難見。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特也。後而未往耳。丘將

以為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吳汝綸曰。已也。已。止也。爾雅。假

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如同。王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

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亡也。吳汝綸

曰。遺。疑當依淮南作珍。與變遷為韻。精神篇又云。千變萬珍而未

始有極。是珍有變義。故與變對舉為文。珍。與珍同。精神篇又云。

禍福利害。千變萬珍。高注。珍。千變萬珍也。審乎無假。淮南作假。高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

其宗。所謂未始有始也者。也。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

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郭象曰。無不宜。而遊

心乎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楊文會曰。作。依

別觀。依真如門。作平等觀。二門不二。則不為耳目所屬。而情與無

情。煥。煥。然等現矣。差別即平等。何得喪之有。內四大與外四大。無二

無別也。善忘。常季曰。彼爲也。猶則。已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方潛曰。得

其心。明心也。以其心得其常心。見性也。遠潛按。知物何爲最。聚也。之

哉。楊文會曰。常季只悟王貽之體。不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

惟止能止衆止。與仁會曰。一家讓。惟止能止衆止。就俗諦言之。一人發真歸元

盡。十方虛空。受命於地。惟松柏獨也。馬其親曰。也。與邪同。從其性通也。地

在冬夏青青。遠潛按。此引起。受命於天。惟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馬其

語。幸之正。夫保始之徵。驗也。陸長庚曰。守宗也。守宗。即保始也。不懼之實。

遠潛按。即孟子所謂浩然之氣。以之不動心者也。勇士當爲一人。雄入於九軍。天子六軍。諸侯三

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而况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四肢。象耳目。

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楊文會曰。官天地。府萬物。主宰也。囊括也。

目。心月孤懸。光吞萬象。直寓六骸。應身入世。非人所知也。一知之所知。在

證無分別心。而有分別用。心未嘗死。本自無生。何死之有。章炳麟曰。

彼且擇日而登假。讀也。高汝綸曰。淮南精神篇。此精神之所以登假。于

。當如高氏後說。謂乘雲氣而上升。遺世之義也。人則從是也。彼且

何肯以物爲事乎。遠濬曰。形忘於一知。

申徒氏名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雜篇作子產謂申徒嘉曰。

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

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且子見執政而

不違。子齊執政乎。王闕運曰。子產爲政。明上下。故必欲兀者辟執政。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

有執政焉如此哉。子而也。猶乃說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讀邪。郭象曰。笑其

。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

者先生也。唐順之曰。取大猶言厚信。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子產曰。子既若是矣。猶

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不狀

其過以不當存者寡。遠濬按過。言人情多自病其無狀。謂不當兀。少有不留胸中也

故也。謂爲當兀者。由不知命。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惟有德者能之。遊於羿

之彀。音邁。中。郭象曰。爲彀中。弓矢所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諸伯秀曰。

莫非中地。其不中。幸免耳。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我怫然而

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郭象曰。見至人之知命。遠形。不知先生之洗

我以善邪。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字。一無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郭象曰。忘

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吳汝綸曰。內。疑內外字倒。葛

以足不亦過乎。子產鬻反。子六。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王闔運曰。乃。讀為

遠濬曰。形忘於安命。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類也。見仲尼。崔譔曰。無趾。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

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陳壽昌曰。斷。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

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

以夫子為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

以所聞。遠濬按。因務全之語。便意其務學而。無趾出也。不欲聞。孔子曰。弟子勉

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遠濬按。自無趾視之。而况全德

之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恭貌。以學子為。俞樾

遠濬按講
以所聞
狀學子口
至誠詭

寶實。猶頻類。漢書注。頻字或作寶。卑近之意。遠濬按。揚子法言。類類。漢書注。注。頻類。類類。卑近之意。遠濬按。彼且斬以詼詭幻怪之名

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為己桎梏邪。乃長庚曰。本無之桎梏。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

死生為一條。以不可為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遠濬按。能以死生為一條。則善

解之見。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陳壽昌曰。人刑。木之可。見。天刑。不可見。則善

生。其如此。無形之桎梏何。豈人所能解邪。謂。遠濬按。意謂。遠濬曰。形忘於存尊。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醜也人焉曰哀駘。醜貌。它。名。俞樾曰。哀駘。丈

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人為二字妻。寧為夫子

妾者。十數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人而已矣。無君人之位。以濟乎

人之死。郭象曰。由權勢而往。明物不。無聚祿以望人之腹。郭象曰。望。如月望。滿足也。

。又以惡駘天下。郭象曰。明不。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郭象曰。不役。且

而。同如。雌雄合乎前。其親曰。淮南。雌雄。丈夫婦人也。言歸之者衆也。馬

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駘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

寡人有意乎其為人也。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而寡人傳國焉。郭象

委之以國政。悶然有頃之間。而後應。汜不係。而若辭。遠濬按二句。明其受國無驚之意。寡人醜也。

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卹憂貌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

國也。是何人者也。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純又徒門反。子食乳也。於其

死母者。少焉胸瞬同。若司馬彪曰。胸若無鬼驚之恂然。皆棄之而走。不見已焉。

爾。不得類焉爾。馬其祖曰。不見已。無知覺。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

其形者也。王闔運曰。喻它能使形。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翼所甲資。通

卿。送也。王闔運曰。不足為累。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翼所甲資。通

死。則暴骨原野。無為護掩之。別者之屨無為愛之。皆無其本矣。遠濬按。翼本於護形。為天

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崔謨曰。不復入直也。

穿耳。疑古女子在室之容。今新婦始翦面髮。是其遺意。此言女御。娶妻者不使。言男御。蓋天子諸御。必男女之。未婚娶者。體純全也。

形全猶足以為爾。而况全德之人乎。今哀駘宅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己

國。惟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陸長庚曰。才。即孟子所謂降

已者。指其成於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

飢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同窺也。或曰乎其

始者也。故不足以滑亂音骨也。和不可入於靈府也。郭象曰。靈府者。府有藏義。宅

靈府。相當於梵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姚鼐曰。劉辰翁云。兌即老子

家脫證。日夜無卻。正謂此也。段玉使日夜無卻。去逆而與物為春。是接

而生時於心者也。遠濬按此。即玄家所謂不息陽初動也。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

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為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焦竑曰。水停而

平。則外不蕩。停德者。成和之修也。王闓運曰。修。外飾也。則德形矣。

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

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為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

亡吾國。馬其昶曰。始也。皇皇憂民之死。今乃知身之不免。何論於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遠濬曰。形忘於成和。

闔。音因。跂。音企。闔。音。支離。區者。無脈。同說。反。銳。衛靈公。曲。馬彪曰。企也。

闔。音因。跂。音企。闔。音。支離。區者。無脈。同說。反。銳。衛靈公。曲。馬彪曰。企也。闔。音因。跂。音企。闔。音。支離。區者。無脈。同說。反。銳。衛靈公。曲。馬彪曰。企也。

非情也。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郭象曰。止於當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音眠。天選撰也。子之形。子以堅白鳴。遠濬按以堅白。是以明人。競勝。又按此申無情。且自以為得。而不知其逾分。遠濬曰。德令

人形忘。因自然而已。

大宗師第六

八章。物。宣穎曰。張子云。乾稱父。坤稱母。民吾同。

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則遠道矣。則知大師矣。遠濬曰。

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遠濬按天之所為。謂賦之天者。而分人則所

一之。能明一殊之故。而斯知至矣。知天之所為者。天謂自然之而生也。知人之所為者。以其知

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郭象曰。所知不以無涯自困。則一體之中。養

也。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天者。是知之盛也。雖然。有患。郭象曰。雖知盛。無

患也。遠濬按道本不知其然。則又非也。故人云。遺者。特順。夫知有所待而後當。

舍也。其所待者。特未定也。遠濬按如聲色之知。有待於耳。庸詎知吾所謂天

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遠濬按此實無可如何者。過而弗悔。且有真

人而後有真知。郭象曰。真人遺知而知。陳壽昌曰。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

寡。不雄。男借字。成。不暮。同謀士。事同。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遠濬按真

事。一順自然。不逆寡效。不慮寡效也。此若易知。不急成功也。不暮士

是。弗自得。唯專一吾志。以致其養而已。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

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格百。於道也。若此。李威曰。天地有寒暑。人常安得

不受物之變。不濡。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陸長庚曰。真

貪故也。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陸長庚曰。真。人息。息常歸於根。心息相依

。使息常納於踵。則心亦退藏於密。陳櫻寧曰。息。指內呼吸言。踵

。指奇陰八脈中之陰。蹻脈而言。醫經。陰蹻脈起於跟中。循內踝上行。踵

。至咽喉。交貫衝脈。其為病也。令人陽緩而陰急。此脈。本足少陰

。一陽。冲破此關後。晝夜循環呼上通天谷。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嗑。音厄也。

言若哇。入於佳反。言。結之出。嘔也。喉間。吞吐。如欲哇也。其耆欲深者其天機

淺。陳壽昌曰。妄念。不調。體。古之真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音欣。其入不

距。拒通。吳澄曰。出。生。入。死。老。適。音。蕭。貌。自。然。而。往。儻。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

求其所終。遠。濬。按。知。死。死。生。一。體。不。求。善。吾。生。者。乃。受。而。喜。之。忘。而。復。之。馬。其。

忘。而。復。者。安。時。處。順。哀。樂。無。往。不。入。也。是。之。謂。不。以。心。揖。揖。一。作。道。章。炳。麟。

文。不。以。心。揖。手。筭。也。不。以。心。筭。道。也。所。筭。不。以。人。助。天。陸。長。庚。曰。即。老。子。所。謂。狹。其。所。

益。居。於。有。生。之。外。者。求。是。之。謂。真。人。若。然。者。其。心。志。專。一。也。趙。氏。正。為。忘。字。志。

寂。其類頽。去。執。反。大。朴。之。貌。郭。然。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

宜。而莫知其極。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崔。讓。曰。亡。敵。國。利。澤。施。

乎萬世不為愛人。郭。象。曰。聖。人。之。在。天。下。之。自。降。然。若。陽。春。之。自。和。怨。故。蒙。故

樂通物。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也。天時。非賢也。馬。其。絕。天。也。田。子。方。篤。言。為。時。所。

宗。利害不通。就。利。違。害。非。君。子。也。行。殉。當。作。名。失。已。非。士。也。亡。身。不。真。非。役。人。也。

郭。象。曰。自。失。其。性。受。若。狐。不。借。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成。

英。曰。漆。身。為。厲。不。受。僇。讓。狂。與。秦。策。箕。子。接。與。漆。身。為。厲。尸。子。曰。被。髮。為。狂。

遠濬按二句好
之也。二句好
五備與文
惡悅生與
與悅死與
皆一也。此
人文中。古
類多有。讀
之者宜善會

王雱曰。不好。即惡也。其好惡所以不一也。陸長庚曰。好。即其一也。其

不一也。郭象曰。真一人。同天。不一。均彼其一與天為徒。其不一與人為徒。天

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死生。命也。其有讀猶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

得與。皆物之情也。彼特以天為父。而身猶愛之。而况其卓乎。郭象曰。卓者。

人特以有君為愈乎已。而身猶死之。而况其真乎。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响音

。以溼。相瀉音瀉。本作瀉。以沫。音末。不如相忘於江湖。王先謙曰。喻養生懼死。

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夫大塊載成也我以形。勞我以生。佚

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

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馬其親曰。澤中有山。山謂中

纜。喻造化推移。莫得遷也。江通曰。大化之密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遷。郭象曰。體。不知

年之役。奈何其不自悟耶。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遷。郭象曰。體。不知

思藏之使不化。則雖至深至固。各得其所。不一。而無以禁其變也。無是

恆物之大情也。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姚鼐曰。犯人之犯之。與後子汝綸曰

特。與一。義同。淮南。儼真篇。化而無極。蓋對下萬化爲辭也。若人之形者萬化

而未始有極也。其爲樂可勝計邪。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善天

少也。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又况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遠濬按善

者始善終。此一其一身之化也。若知善吾生。夫道有情有信。陸長庚曰。老

信兮。其中有欲以觀。其寂者言之也。其中有精。其情動也。其中有信。有信有

無爲無形。可傳而不可受。王應麟曰。屈子言道可受兮不可傳。受以傳心也。耳受

而口傳之。離道遠矣。可得而不可見。陸長庚曰。返還而歸。復之。既失之後。自本自根。未

有天地。自古以固存。陸長庚曰。所謂神鬼神帝。陳壽昌曰。鬼者。造化

皆。不神之也。生天地。謂有有也者。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也。六合

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豨韋氏。上古帝

得之以挈。契一作天地。伏戲得之以襲。取而有氣母。陸長庚曰。即老子維斗得

之終古不忒。李頤曰。北斗。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反。眉得之以襲也。入

。崐崙。司馬彪曰。堪坏。馮夷得之以遊大川。馮夷。以八月。上庚。日渡河。

顛頊得之以處玄宮。禹音虞。強得之立乎北極。司馬彪曰。不死至孔子時。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颶為河伯。天帝。神。不。死。至。孔。子。時。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

母得之坐乎少廣。成玄英曰。少廣。西極山名。太陰。海之浩。有。神。名。禹。強。北。西。王。

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

星。成玄英曰。傳說。星。精。也。傳。說。一。星。在。箕。尾。上。也。遠濬曰。真知在知命。知命在一化。天與人不

相勝也。

南伯子葵問乎女偶。

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郭象曰。象

聞道則任其自生。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邪。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

倚。名。才。即。孟。子。天。降。才。即。孟。子。天。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

才。陸長庚曰。此即玄。家法財兩濟之義。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為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

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參日而後能外也。猶。遺。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

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遠濬按。易。大。傳。曰。天。下。何。思。

何慮。則夫天下者。固世人思慮之淵藪也。故又當外之。絕滅百慮矣。然

神守氣。則思慮自絕。然世中不能無物也。故又當外之。絕滅百慮矣。然

知後漸入恍惚窈冥之境外。生不復自。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獨見。

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章炳麟曰。莊周所錄。天下

法。至於外生。則二生空。觀成矣。空朝徹。見獨。空觀。至於無古今。則前後際斷。非

至遠入於地。猶未生能證此其在。遠行地。觀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釋德清

者。有形之累也。若形骸已外。則一性獨存。故曰殺生者不死。能造化

而不殺之生之者。不死。其為物體。即指道。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

也。其名為撻。著有所係。寧。撻寧也者。撻而後成者也。陸長庚曰。撻寧。言世勞

不壞。外物相而成。實相。如來所云。上乘一法。可當。情。朝。徹。曰。長。夜。漫。漫。脫。牢

念。然而天曉。不見。獨。生。死。涅。槃。獨。耀。二。俱。迴。脫。塵。根。殺。生。無。二。句。今。即。過。未。現。在。道。之。真

不將。具。一。殺。入。生。生。二。用。無。不。迎。以。證。其。不。死。不。毀。禪。宗。謂。一。切。壞。活。自。無。不。成

。前。一。文。成。一。先。切。寧。後。撻。即。將。後。文。迎。即。先。毀。後。成。寧。顯。朝。妙。用。見。獨。存。乎。古。今。不。死。道。無。定。寧

塵。勞。撻。者。解。脫。相。擾。也。寧。者。沈。靜。也。謂。兩。者。相。反。適。以。相。成。隨。順。法。性。入。教

無不將迎。依本覺。有染不覺。不相依。不覺。有始不覺。故撻而後成。故南伯子葵曰。子

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李頤曰。可以副墨也。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李頤曰。誦。通也。苞洛無所不通。歸有光。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附耳小許。

語也。陸長庚曰。聽明也。視聶許聞之需役。成玄英曰。需。須也。須勿忘者。役。需役也。

聞之於音烏謳。王啟曰。小兒。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高也。參。猶未極之而又推寄之。參寥聞之疑始。宣穎曰。似有始而未嘗有始也。於參寥亦玄之又玄也。

於參寥亦玄之又玄也。參寥聞之疑始。宣穎曰。似有始而未嘗有始也。於參寥亦玄之又玄也。

於參寥亦玄之又玄也。參寥聞之疑始。宣穎曰。似有始而未嘗有始也。於參寥亦玄之又玄也。

於參寥亦玄之又玄也。參寥聞之疑始。宣穎曰。似有始而未嘗有始也。於參寥亦玄之又玄也。

於參寥亦玄之又玄也。參寥聞之疑始。宣穎曰。似有始而未嘗有始也。於參寥亦玄之又玄也。

於參寥亦玄之又玄也。參寥聞之疑始。宣穎曰。似有始而未嘗有始也。於參寥亦玄之又玄也。

於參寥亦玄之又玄也。參寥聞之疑始。宣穎曰。似有始而未嘗有始也。於參寥亦玄之又玄也。

於參寥亦玄之又玄也。參寥聞之疑始。宣穎曰。似有始而未嘗有始也。於參寥亦玄之又玄也。

於參寥亦玄之又玄也。參寥聞之疑始。宣穎曰。似有始而未嘗有始也。於參寥亦玄之又玄也。

於參寥亦玄之又玄也。參寥聞之疑始。宣穎曰。似有始而未嘗有始也。於參寥亦玄之又玄也。

於參寥亦玄之又玄也。參寥聞之疑始。宣穎曰。似有始而未嘗有始也。於參寥亦玄之又玄也。

於參寥亦玄之又玄也。參寥聞之疑始。宣穎曰。似有始而未嘗有始也。於參寥亦玄之又玄也。

於參寥亦玄之又玄也。參寥聞之疑始。宣穎曰。似有始而未嘗有始也。於參寥亦玄之又玄也。

於參寥亦玄之又玄也。參寥聞之疑始。宣穎曰。似有始而未嘗有始也。於參寥亦玄之又玄也。

。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爲此拘拘也。子祀曰。女惡之乎。曰。亡也。無。同。吳。否。

。給曰。亡。予何惡。浸。漸也。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予因以求時夜。王先謙曰。雞。疑。

。潛按此時夜。時夜。當即指司夜言。還。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予因以求鴟炙。

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歸有光曰。不爲病陰。

。且夫得者。謂生。時也。失者。謂死。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

謂縣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俄而子

來有病。喘喘。川轉反。氣。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子犁往問之曰。叱。避。無怛

驚也。丁達反。化。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爲。將奚以汝適。以汝爲

鼠肝乎。以汝爲蟲臂乎。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惟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

。音通。於父母。彼也。謂陰陽。近也。迫也。吾死而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塊載

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

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爲鑊。音莫。錐。似嗟反。鑊。劍名。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今一

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爲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爲大鑪。以

造化爲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遽然覺。歸。有光曰。洞生死之故。不以生死自累。遠濬曰。再申一化之義。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當爲語。桑扈。馬其祖曰。楚辭。曰。孰能相與

於無相與。陸長庚曰。言無心也。相爲於無相爲。陸長庚曰。言無爲也。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猶宛轉也。

無極。陸長庚曰。言無轍迹也。相忘以生。無所終窮。陸長庚曰。言不悅。生。不惡死也。三人相視而

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猶穆然。有間。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

待事焉。或編曲。王闓運曰。編。曲以藁葬也。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

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爲人猗。辭也。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

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修行無有。而外其形

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名也。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也。區域之外。

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

造物者爲人。王引之曰。人者。偶也。中庸。鄭注。人。讀如相人偶之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爲

附贅縣疣。音尤。以死爲決疣。胡亂反。潰癰。音雍。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

在假於異物。是王世貞曰。假於異物。便託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

終始。不知端倪。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爲之業。彼又惡能憤憤亂也

然爲世俗之禮。以觀示也衆人之耳目哉。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王閔

自言方外可遊。何曰。丘。天之戮民也。馬其視曰。爾雅。戮。病也。戮民。猶言勞人。孔子欲爲世法。故云

雖然。吾與女共之。遠濬按謂不妨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造。適也乎

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識性定。遠濬按

依事者。明道無不在。非若魚必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遠濬按

相忘。義見天下篇。江湖無非水。故魚子貢曰。敢問畸也。不耦人曰。畸人者。畸於

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也。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馬其視曰。逃。畸

人之言。遠濬按。畸。人。意以天之君子自居。遠濬曰。三申一化之義。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感。居喪不哀。遠濬按。此

心理。故所譏如此。爲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

一也。語助怪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唯簡之而不得。遠濬按。此謂

俱。一今之言者之頤回也。與化俱往。惡知是夢者。安排而去化。乃入於一。天。遠濬曰。四申一化之義。

意而子。賢士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資師。資之。女。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

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來為軹。只同。夫堯既已黥汝以仁義。而劓汝

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也。縱散。恣睢。自得。轉徙之塗乎。王念孫曰。遙蕩

言。遙蕩。遊也。廣雅。戲也。音羊。彷彿也。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

其藩。城也。許由曰。不然。夫盲無瞳。盲曰。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有瞳。瞽曰。者

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司馬彪

莊人名。據梁。皆謂鍛為捶。說文。鍛。小治也。則鑪捶是亡其物。郭象

開人。天下之物。未必皆自成也。三人亦皆。聞道而後亡其物。務。庸詎

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馬其視曰。成無

鬼篇。乘天。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為汝言其大略。吾師乎。吾師乎。鞏音齋

萬物而不為義。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覆載天地刻雕衆形

而不為巧。此所遊已。遠濬曰。五申一化者必一是非。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遠濬按。仁義就及物言。仁義謂忘物。蓋一心行乎仁。此

而不自知也。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遠濬按。禮樂。

就吾體言。此謂忘我。蓋一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心存乎敬愛。而不自知也。

曰。回坐忘矣。陸長庚曰。忘者。心普萬物而無心。遠濬按。此謂忘忘。蓋物已之見。國藩曰。無故而忘。曰坐忘。遠濬按。此謂忘忘。蓋物已之見。

無有。形都。而所行所存。隨感而應。一心之極致矣。有見而不行其見。為忘。

之義也。司馬子微謂先定其心。則懸照內發。可互參。仲尼蹙然曰。何謂境。虛忘而融心於寂寥。是之謂坐忘。二說可互參。

坐忘。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遠濬按。上章一是非。同於大通。進之以離形去知。同於大通。

通。是謂其一也。一。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私心。無滯。其不一也。

。而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遠濬曰。六申一化者必一其與不一。

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

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七怪反。舉其詩焉。崔

曰。不任其聲。趨也。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

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爲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遠濬按是非命也。一不一。亦遠濬曰。結申一化者歸於知命。

應帝王第七

六章之曰。郭象曰。逍遙無心而任帝王自終者。謂之應者。帝王時至。

則然也。又云。所以遊。所以遊而不藏。此其所以遊。所以遊而不藏。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事在齊物論中。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即被

師。王倪之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即太昊伏羲也。有虞氏其猶

藏仁以要音邀。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陸長庚曰。非人。則天也。不出於天。則非無爲自

然可知。泰氏其臥徐徐。安穩貌。其覺于于。無所知貌。一以己爲馬。一以己爲牛。李贄曰。

呼我爲馬。應之曰馬。我相呼。我爲牛。應之曰牛也。此非玩世不恭也。應之心無我。相呼。已解脫。形骸之外也。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

未始入於非人。陸長庚曰。惟混沌未分。故其德甚真。有信而未始入於非人情信。

蓋使知有所入矣。則馬其相曰。帝王運世。首在法天。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猶云日中始何以語女。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己

出經式義度。王念孫曰：義。讀為儀。皆謂法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接輿曰：是欺德

也。錢澄之曰：愚民而已。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蚤負山也。曰。頤

涉海必陷波也。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曰。茲

確乎無為而民自正也。且鳥高飛以避矰則能弋之害。鼠音兮深穴

乎神丘之下。以避薰鑿之患。邵晉涵曰：鼠不熏也。所謂社而曾二蟲之無知也。

度。焦竑曰：鳥鼠避患。曾不待教。况民之有知。豈必作為經式義馬

其昶曰：治在因人。不在法度。

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為天下。無名人曰：去

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俞樾曰：爾雅。豫。厭。言不憚煩。予方將與造物者為人。厭

則又乘夫莽眇輕虛之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壖垠。音

曠蕩。猶音之野。女又何帛音也。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為之。曰：古本作為。錢澄

從。二爪相對。王闕運曰：象之古足也。又復問。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

漠。陸長庚曰。此即所不顯篤恭者。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馬其昶曰。棲心

淡泊。出治之本。司馬子長云。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

陽。子居。姓。字。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之知嚮。應聲。強梁。物壞。當為。聽之。徹疏明。學

道不勸。姚鼐曰。陽子居。即楊朱。三達德。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

人也。胥。上聲。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李治曰。胥易者。以才知。妄易是非。技係者。以技藝自為拘係。胥。上聲。

之。孫詒讓曰。胥。胥母篇云。為謂之借字。說文。謂。知也。詩箋。胥。有。才。知。之名也。駢拇篇云。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胥易。謂。知。識。感。易。與。

其常性也。失。且也。虎豹之文。來田。獵也。獲狙之便。執爨。爨。聲。理。留。之。狗。來。

藉。繫也。或曰。刺也。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馬其昶曰。文。喻。疏。明。執。爨。喻。強。梁。便。陽。子。居。

蹇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貸。施也。萬

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陳壽昌曰。已忘其功。民忘其。立乎不測。

而遊於無有者也。馬其昶曰。功化出於無心。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

皆弃而走。郭象曰。不喜。自聞死日也。列子見之而心醉。向秀曰。迷惑。歸以告壺子。名。林。

子人師。列。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既。盡也

其文。未既其實。遠濬按文。實。則真受用地耳。顯而固得道與。衆雌而無雄。而又

奚卵焉。方潛曰。雌之說也。無雄則始無種。為無心則無光也。馬其昶曰。此老子守而以

道與世亢。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女。馬其昶曰。有。挾其道以與世亢而必求其

有。王且曰。古者帝王不可得而相。必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

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溼灰

焉。陸長庚曰。猶有氣色者也。火之將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

之以地文。猶理萌盲之貌。無乎不震。動也。不止。一作是殆見吾杜。德機不發

機。列子作也。真諦理。證。此以奢摩他顯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

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列子作溼灰復然。言有生矣。吾見

其杜權。機也。郭象曰。觀其神動而天隨。因謂之有生。列子入以告壺子。

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天氣入於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陸長庚曰。踵。

之題是殆見吾善者機。列子作也。宣穎曰。善者。諸無所有也。而易曰。復。繼之。根於

善。顯俗。論理。會曰。證不空。如來藏。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

曰。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焉。試齊。則皆反。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

子。壺子曰。吾鄉示之以太冲莫勝。列子作是殆見吾衡氣機。列子作也。楊文會

以禪那顯中諦理。證空不空。如來。鯢桓二魚名之番。一作審。崔。曰。流

藏。衡氣機者。止觀平等也。如來。鯢桓二魚名之番。一作審。崔。曰。流

域。鍾之。止水之番為淵。流水之番為淵。陳壽昌曰。止水。靜。非靜非動。

不同。流水。動。喻善者機。一也。三者淵有九名。陸德明曰。淮南子有九旋之淵

。此處三焉。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音逸而走。壺子曰。追

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已。馬其昶曰。在己

。知巧自消。已滅。已失。壺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王夫之曰。未始出

子所謂窮。不蕪治天下。成。而天下莫能逐也。遠濬按地。文。示。以乾。坤。交。媾。

冲莫勝。示以太極。陰符。經。所。謂。陰。陽。相。勝。但。見。其。動。而。巫。咸。謂。之。有。生。動。靜。太

極。端。而。動。靜。混。絕。巫。咸。莫。測。誰。何。宜。其。走。矣。吾與之虛而委蛇。隨。順。子

此如佛。無作。茅字之始。理也。因以為波隨。也。王念蛇何曰。隨波為韻。崔作波隨。疊韻。

字故逃也。自楊文會曰。初。示壺以地文四三種。味。此示三。味者。既咸有所萌。則。如地壺之。

機。物而成。以文為溼。灰不。振。實。未嘗動見也。不。次。則。示。以。靜。天。也。壤。三。動。靜。俱。無。三。味。者。杜。名。德。

也。實。不。入。咸。以。空。為。杜。所。有。也。略。而。一。機。發。於。踵。三。則。微。示。以。動。太。相。也。莫。善。者。幾。夫。衆。善。冲。之。元。

平。至。虛。中。之。差。莫。別。法。無。深。密。可。難。測。也。變。衝。動。無。幾。方。如。水。咸。之。謂。平。也。不。齊。歷。舉。九。無。淵。可。以。摩。

父。也。來。四。不。出。示。門。以。未。始。出。即。吾。是。宗。自。受。味。用。境。此。三。味。者。不。混。幾。絕。無。下。寄。文。也。現。他。禪。受。用。之。祖。

說。而。猗。移。冲。虛。不。經。發。隱。誰。中。何。故。巫。咸。釋。焉。與。得。此。正。不。文。微。有。遠。濬。異。按。楊。然。後。列。子。自。以。為。未。

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為其妻爨食。一豕如食人。貴賤也。忘於事無與親。象

遇耳。唯所。雕琢復朴。塊然。無情。無為。獨以其形立。成。玄。塊。然。無。偶。木。之。紛。盛。貌。

而封戎。毛。傳。說。封。今。從。崔。馬。雅。其。昶。曰。大。也。子。亦。作。封。戎。二。字。同。義。詩。立。

終為韻。戎。一。以。是。終。王。夫。之。曰。有。虛。而。委。蛇。文。之。妙。用。有。發。踵。之。機。化。之。自。有。莫。勝。列。之。

且子。萬。物。學。一。體。歸。文。而。已。朴。廢。心。會。用。形。列。凡。子。聖。情。下。知。歸。超。然。不。於。萬。人。象。之。頓。空。矣。而。

馬其昶曰。立於不測也。淮南言人主之意欲見於外。則為人臣之所制。故老

子曰。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

無為名尸。主也。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知主。體盡無窮而遊無朕。陸長庚曰。無朕。即無有也。無有。即未始有始也。無有。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莊子宗旨。所謂無者。是為無用。

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逆。當作迎。與鏡。吳汝綸曰。藏傷為韻。應而不藏。故

能勝。音升。物而不傷。南海之帝為儵。音叔。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

陸長庚曰。南海之帝。火德也。火德之曰儵。曰忽。土冲氣也。中央之帝。土德也。水能流。火能燄。故名之曰儵。曰忽。土冲氣也。故名之曰渾沌。遠

潛按玄家以火喻真神。以水喻氣。以土喻真意。儵與忽時相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

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

日而渾沌死。崔謨曰。言不順自。然。強開耳目也。馬其昶曰。遊於無有也。釋德清曰。此實總

結內七篇大意。言人之不得逍遙而傷生失性者。皆知巧之過也。

吳澄曰：莊
參差以
生不唯
騎見之
馬蹄性
刻意五
自爲一
其果莊
周書平
士所問
未可知
也

歐陽修曰
此篇語每
刻皆緩而
深厚不若
知者優柔
有餘得雄
辯自勝之
道守經而
篇文字枝
葉橫生首
尾救應若
此一家數
筆意亦大
宗師也

外篇 則魚竝曰。內篇命題。各有深意。外雜

駢拇第八 所謂之一至於此。務學。遠滯曰也。此老子之絕仁棄義。民復孝慈之旨。又豈解

駢。並也。拇。指連拇。第二指。大枝。音岐。指。六指也。手有出乎性。讚生哉。而侈於德。所

德。同得曰。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多方。二旁通。平。列。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

列於五藏。為肝。心。脾。腎。哉。而非道德之正也。常。呂惠卿曰。其德為五。是故駢於

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

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

之煌煌非乎。而。同如。離朱。黃帝時人。百步。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

石絲竹黃鐘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晉大夫。善音律。是已。枝於仁者。擢德塞

當為塞。皆。淮南作擢。擢。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簧也。鼓也。以奉不及之法

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

附離。應通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纏。音墨。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

生。馬其祖曰。誘。與褒通。爾雅。誘。進也。漢書。褒然爲舉首。注。褒。進也。王懷祖先生說誘然。誘。出衆之貌。此誘然。與淮南誘然

與日月爭光。其訓正同。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

奚連連。相續貌。如膠漆纏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爲哉。使天下惑也。遠濬按此明常然之無待。而所

謂性也。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音翹。仁義以撓。而小

亂也。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故嘗試論之。自三

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

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猶言此數人。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

於傷性以身爲殉。一也。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策

策。同讀書。王先謙曰。策。當讀如繞。朝贈策之策。驅羊鞭也。問穀奚事。則博塞。悉代反。博。以遊。王

曰。臧。善也。穀。利也。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

首陽之下。陸德明曰。首陽山。在河東蒲坂縣。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李頤曰。東陵。在河東蒲坂縣。二人者

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

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與

同義。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

於其間哉。遠濬按此斥奔命於仁義者。殉人而易其性。且夫屬以此係彼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

曾史。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王敵曰。俞兒。淮南子作申

兒。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

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王先謙曰。

自得。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

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遠濬按聞彼見彼云者。此深概奔命於仁義者

而謂之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陸長庚曰。自聞自見者。已耳。

視。而復歸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

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郭象曰。此舍己效人者。而已已亡矣。夫適人之

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為淫僻也。予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為

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爲淫僻之行也。遠濬按此申易性者。不自適。故伯夷盜跖同科。遠濬曰。道自得之謂德。以仁義殉名。與殉利等耳。

馬蹄第九 爲自正之說。而長言之。王夫之曰。引老子無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齧草飲水。翹足而陸。蹠也。通。此馬之真性也。

雖有義。同儀。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謂燒鐵以之剔謂剔其毛

之刻。謂削其甲。之雒。同烙。謂之也。王念孫曰。雒。讀爲銘。說文。銘。鬻。鬻。通作落。吳子治兵篇。刻剔毛鬻。

連之以羈。絡首曰羈。足曰羈。絡。編之以阜。才也。老反。棧。陸德明曰。似

以禦溼。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飢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銜也。前有楨。銜也。飾

排銜也。謂加之患。而後有鞭策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陶者曰。我善治

埴。土粘曰埴。可爲陶器。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鈞。直者應繩。夫

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鈞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

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遠濬按此借治馬治埴木者。以明治天下者之過。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

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

墳墳。重遲也。其視顛顛。專一也。當是時也。山無蹊隧。道也。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

其鄉。王叔之曰。既無國異。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

之巢可攀援而闕。郭象曰。與物無害。故物馴也。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案也。與萬物

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

得矣。及至聖人。蹙。步結反。蹙。音薛。為仁。跽。直氏反。跂。音技。為義。而天下始疑矣。李頤

整蹙。蹙。蹙。皆用力貌。方以澶徒且。漫為樂。摘。一作。辟為禮。而天下始分

矣。崔譔曰。澶漫曰。淫衍也。摘。辟。多。故純樸不殘。孰為犧。音莎。尊。白玉不

毀。孰為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為文采。五

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為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聖人之過也。

魚坂曰。糠粃瓦礫。道無不載者。獨棄絕仁義禮樂。明乎非蒙莊之意矣。彼其自言有之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學

者知其一說。不知其又有一說也。遺。清。按此斥治天下者之毀道德以爲仁義。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

相靡。摩同。怒則分背相踉。大計反。馬知已。止也。此矣。夫加之以衡扼。同輻。木駕。

遠濬按上音馬傷其且失其性喻意自別

馬領曰齊之以月題。馬領上當顯如月形者。而馬知介倪闔阨鷲曼詭銜竊轡。馬其視曰

兀即之為介。一作倪仇矣。玉鷲。阨者。不安也。闔扼二切。與陰。阨之通作介塞也。

史。見後漢書注。郭嵩燾曰。陸德明曰。鷲曼。詭銜。猶言遲重也。說文。竊。轡。馬重貌也。故

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夫赫胥氏上古帝之時。民居不知所為。行不

知所之。含哺而熙。嬉同鼓腹而遊。民能己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

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章炳麟曰。郭璞曰。或廢或縣。釋天。祭山曰

民乃始踈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遠濬按此斥治天下

失。遠濬曰。民好知爭利。起於治者毀道德以為仁義。

胙篋第十一章子絕聖棄知之說。

將為胙。起居反。從旁開為胙。篋探囊發匱。匱也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結也緘。緘古咸

皆繩也。固屬。古夔反。屬。紐也。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

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膝屬鏹之不固也。然則鄉之所謂知者。不乃為大盜

積者也。邪通。姚鼐曰。不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

所謂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

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餘里。闔四竟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

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陳恆也。一旦殺齊君也。而盜

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

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陸德明曰。自敬

威王。三世為齊侯。至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

乎。遠濬按此先借喻。以統論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為大盜積

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萋

宏脗。勅紙反。裂也。子胥靡。糜也。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郭象曰。言暴亂之君

者。皆聖法之由也。向無聖法。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

適而無有道邪。夫妄意。度也。室中之藏。才浪反。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

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

姚鼐曰是
先秦時文
字在此人
有傲於始
皇故言最
憤激此母
憤激此母
馬蹄皆此
而此篇尤
奇肆雄文
此篇租曰
竊利詞不
私利詞不
激若不平

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故曰唇竭揭通也。高則齒寒俞越曰。竭。當讀

文。豸。下云。竭其尾。故謂之豸。魯酒薄而邯鄲圍。陸德明曰。魯恭公後至而

得國邯鄲。言事相由也。梁惠王常欲擊趙而畏楚救。楚以魯爲事。故梁

酒薄。宣王怒。攻魯也。許慎注淮南云。楚之主酒吏。求酒於趙。故趙

不與。楚王以趙酒薄。故圍邯鄲也。聖人生而大盜起。拊反。擊聖人。縱

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

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爲

之斗斛以量之。向秀曰。自此以下。皆所以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爲之權衡

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爲之仁義

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鈞也。謂帶者誅。竊國者爲諸侯。

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

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

遠濬按此申聖知

之法之爲盜竇。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

利器不可以示人。遺濬按得時之宜以為民用者之謂利器。彼聖人當作聖者天下之利器也。非

所以明天下也。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擿擿通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

民朴鄙。培斗折衡。而民不爭。殫盡也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擢亂六

律。鑠絕燒之也。斷之。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

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鈎繩。而棄規矩。攬力結工倕者堯時巧之指。

崔譔曰。攬。擿之也。孫詒讓曰。與歷通。擿。與擿同。說文。懸標。指也。與歷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

大巧若拙。削曾史之行。鉗巨炎反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

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

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燻

亂天下者也。音藥。成玄英曰。言數子皆標名於外。炫耀羣生。法之所無用也。陸長庚曰。法猶佛氏所謂正法。

之法。遺濬按此明聖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

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十二氏皆古帝王。

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

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遠濬按此即德充符知不出乎四域之旨。鄰國數句。極言其不樂俗安居也。若此之

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羸羸。據通也。糧而趣七于之反。

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則是

上好知之過也。遠濬按此借古以繩。當世好知之失。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

其然邪。夫弓弩畢掩網也。七。織射曰機。弩牙曰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鈞餌網

罟皆網也。音鈞。亦罟也。曲梁也。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王念孫曰。鈞。鈞也。本作鈞

正釋。正文鈞也三字。文。鈞也。三字。削反。七。妙。格羅落。絡通。置反。子斜。罟音浮。一之知多。則獸亂

於澤矣。郭嵩燾曰。謂遮落之。削格羅落。皆所以要遮禽獸。陸德明曰。謂之學。兔罟謂之置。覆車也。罟。知也。謂智故。詐漸。詐欺。毒頡滑。滑稽也。堅白解垢同異

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馬其祖曰。喫。詬。力。諍也。故天下每每昏昏也。猶大

亂。罪在於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

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郭象曰。而不求所知也。而求所不知。此乃舍己

由生也。陸長庚曰。求以立異。而不知本體。是以大亂。故上悖日月之明。

之本同。果於非人。而不見在己之非是。

下爍反。失約。山川之精。中墮反。許規。四時之施。惴本亦作。耳轉。之蟲。肖音消。翹之

物。崔譔曰。蠶蠅植物也。動蟲也。肖翹。蠶蠅植物也。動蟲也。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

者是已。舍夫種種謹。彙。一作。機。之民。而說夫役役輕。點。之佞。釋夫恬淡無為孫念

。淡。與。淡。通。廣。雅。而。說。夫。啍。啍。他。昆。反。又。啍。之。意。郭。象。曰。啍。啍。以。荀

子。云。口。啍。啍。已。亂。天。下。矣。楊。士。奇。曰。正。而。若。反。口。而。言。須。大。其。胸。襟。空。嬌

潛。按。此。相。言。不。得。以。習。見。參。之。遠。遠。濬。曰。世。亂。於。竊。仁。義。者。之。好。知。

在宥第十一五章無為而無濬曰為此衍老

聞在存也。宥天下方以智曰。在。如。覆。轉。如。持。載。圖。中。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

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吳汝綸曰。宥。與。天

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

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不

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人大喜邪。毗於陽。太怒邪。毗於陰。熾命

秦觀曰。此篇自無為而返於有為。復自揚於無。而抑於無。為。圖。變。化。以。窮。突。起。不。斷。非。言。之。妙。盡。

曰。毗。讀毗劉之毗。言傷陰陽之和也。淮南陰陽并毗。四時不至。寒暑

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

章。郭象曰。人在天地之中。最能以靈知。於是乎天下始喬。音嬌。詰卓鷲。而

後有盜跖曾史之行。崔譔曰。卓鷲。喬詰。意不平也。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舉

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匈。音匈。匈焉

終。疑脫日字。以賞罰爲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而且說。音悅。明邪。是淫於色

也。說聰邪。是淫於聲也。說仁邪。是亂於德也。說義邪。是悖於理也。說禮邪。是相

助也。於技。僞也。猶也。說樂邪。是相於淫也。說聖邪。是相於藝也。說知邪。是相

於疵也。遠濬按。見得則曰技。曰藝。見失則曰淫。曰疵。其致一也。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入者。存可

也。亡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入者。乃始變。力轉。卷舒之狀。不申。愴作

。囊而亂天下也。崔譔曰。猶搶攘。戕囊。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下之惑也。豈

直過也。而去。讀弄也。之邪。乃齊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儻。舞同。之。吾若

是何哉。馬其昶曰。言此八者藏於己。已爲。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蒞天下。莫

姚鼐曰馬蹄脰及在宥之首
老莊皆申
然非莊子
之文

若無爲。無爲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此已同。身於爲天下。則可以託天

下。愛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擢其聰明。尸

居猶齋。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陸長庚曰。不見而章。無爲而成。從容無爲

而萬物炊累焉。郭象曰。若遊塵之自動。羅勉道曰。萬物皆圓。香生青之中。如炊氣積累而熟。吾又何暇治天下

哉。遠濬曰。在宥天下。在無爲以安其性命之情。惟貴愛身者能之。

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臧人心。老聃曰。女慎無撻落人心。人心排下

而進上。郭象曰。言其易搖蕩也。上下囚殺。宣穎曰。上下之間。傷之若殺。係淖昌約。約柔乎剛

強。馬其親曰。困於物。感。則變易本來。廉剌居衛反。彫琢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其疾。俛仰之

間。而再撫四海之外。朱熹曰。心之變化如此。更不移步。其居也淵而靜。其動

也縣而天。儻曰。憤也。或曰。同。驕而不可係者。王敦曰。遲速動靜。連上則係。剛其

唯人心乎。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撻人之心。堯舜於是乎股無胈。胈末也。反。脛無

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爲仁義。矜苦也。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

也。堯於是放謹兜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峽。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施

延以智反也。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

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

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章炳麟曰。求竭。即膠葛。今作糾葛。雙聲語。猶上爛漫。求。膠。古同聲。竭

。故得葛。皆從葛聲。通借。於是乎斲。音斤。斤。音據。制焉。繩墨殺。克也。焉。吳汝綸曰。殺

椎鑿決焉。天下脊脊。與藉藉同。相踐藉也。大亂。罪在撓人心。故賢者伏處大山。岷巖之

下。俞樾曰。岷。巖。讀為湛。山言其大。巖。言其深。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今世殊。斷也死者

相枕也。枅。反。戶剛。皆曰枅。枅。楊。械夾頭及脛者。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力

。跂。反。丘氏。離跂。衆之意。意。噫。同。甚矣哉。其無愧

而不知恥也甚矣。遠。濬。按此。譏其自起此禍。猶復自矜匡救也。吾未知聖知之不為枅楊接。

摺。音習。械。榘。榘。榘。也。仁義之不為枅鑿鑿。孔也。柄。人貌。反。以物。柄。孔中曰柄。也。焉知曾史之

不為桀跖嚙。反。計交。陸長庚曰。嚙。矢。今之響箭。行劫者之先聲也。成。玄。英曰。械。無榘。不牢。榘。無孔。無用。譬。管

利。史為桀跖。利用。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遠濬曰。明性命之情之宜安。

黃帝立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姚鼐曰。儒者言黃帝三百年。故借黃帝明無窮之義。聞廣成子云

子。即老在於空同之上。司馬彪曰。北戴斗極。為空同。下山故往見之。曰。我聞吾

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

陰陽以遂羣生。遠濬按。官。主也。後。天。官。陰。陽。則分。陰。分。陽。與。後。文。天。地。有。官。異。者。先。為

之奈何。姚鼐曰。黃帝為醫藥。日月星辰。故云。取天地之精。佐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

物之質。正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郭象曰。問至道之精。可謂質也。陸

長庚曰。質者。猶云。朴散之器。之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聚也。而雨。草木不待

黃而落。死也。日月之光。益以荒矣。章炳麟曰。荒。借為管。說文。如。滂。荒

得。如。芒。故而佞人之心。翦翦。讀借字。者。又奚足以語至道。黃帝退。捐天下。

築特室。席白茅。閑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音狩而臥。黃帝順下。風膝行

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

蹙然而起曰。善哉。問乎。馬其祖曰。此即大學。壹是皆以修身為本之意。非

戰國之徒。尙來。吾語女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蘇軾曰。所至道之極。昏昏

默默。蘇軾曰。所以全真也。遠濬按。窈冥昏默。無視無聽。抱神謂形神。以

靜。蘇軾曰。所謂無爲也。陸長庚曰。老子云。窈兮冥兮。其中有精。要當無

目。無聽。以喪其耳而已。忘其形將自正也。猶定。必靜必清。無勞女形。無搖女精。曰。蘇軾

則無慾也。陸長庚曰。勞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蘇軾曰

也。遠濬按此即所謂形乃長生。慎女內。謂神閉女外。謂耳多知爲

敗。我爲女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爲女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

陰之原也。高秋月曰。言動靜返乎陰陽之極。遠濬按此天地有官。陰陽有

藏。遠濬按天地有官。玄家借喻坎離。乾坤慎守女身。物將自壯。姚鼐曰。天地有

以明之。醫藥以救之。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陸長庚曰。邵子云。陰陽之精

火。爲吾人返還歸一之樞要。物與一。老子云。抱一。又云。守中。即所謂

不假。和者。而陰陽調變之謂。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黃帝再拜

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來。余語女。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爲終。彼

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爲極。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

爲土。姚鼐曰。皇王。乃天地上下。惟吾獨尊之今夫百昌也。猶百物皆生於

土而反於土。遠濬按光以喻神。土以喻形。上下各見。形神不相抱也。故

余將去女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為常。當我緝

反。武巾。以死生為一體。則無往而非存。葛懷民曰。司馬彪曰。縉之去來。皆無心之謂也。

曰。以死生為一體。則無往而非存。葛懷民曰。司馬彪曰。縉之去來。皆無心之謂也。遠濬曰。以獨存明無為之體。

所謂能貴愛身者也。

雲將雲主東遊。過扶搖神木之枝。而適遭鴻蒙自然元氣也。雲行。猶有迹。濬按將。行

則混然一氣。故以取喻。鴻蒙方將拊音甫髀音陞。雀躍而遊。雲將見之。音敵。忽

然止。贊不動。然立。曰。叟何人邪。叟何為此。鴻蒙拊髀雀躍不輟。對雲將曰。遊。雲

將曰。朕願有問也。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

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羣生。為之奈何。鴻蒙拊髀雀躍掉頭曰。

吾弗知。吾弗知。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宗一作宋之野。吳汝綸曰。作宋者非。扶搖。有

宗。皆寓言。非實地。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邪。天忘朕邪。馬其祖曰。罔

雅。天及公侯。同詁為君。今人稱人曰公曰君。蓋舉所尊者以為敬也。稱天。亦猶此矣。再拜稽首願聞於鴻蒙。鴻

蒙曰。浮遊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遊者執掌。紛擾也。續。以觀無妄。朕又何知。

雲將曰。朕也。自以爲猖狂。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今則民之放。依也。

也。願聞一言。鴻蒙曰。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玄。猶於穆。天弗成。解獸之羣。而鳥皆

夜鳴。災及草木。禍及正。一作蟲。孫詒讓曰。正。字。與貞通。墨子。淮南。並

作。猶墨子之言。蜚鳥貞蟲。征蟲。謂能行之蟲也。意。本又作。治人之過

也。雲將曰。然則吾奈何。鴻蒙曰。意毒。痛也。哉。禍。承上言災。僂僂乎歸矣。馬其祖曰。

僂。僂乎耕而不顧。文句類僂。雲將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蒙曰。意心養汝。馬其祖曰。

億。左氏傳。心億則樂。注。億。安。徒。但也。處無爲而物自化。墮爾形體。

吐。當爲吐。爾聰明。倫。借爲命。與物忘。大同乎溱。音辛。溱。悻。郭象曰。自然氣也。

無際。解心。謂妄。釋神。謂識。莫。漢同。然無魂。神。亦即識。萬物云云。芸同。自然貌云云。

也。衆多。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渾沌。徒本。沌。終身不離。若彼知之。乃是

離之。無問其名。無闕其情。物故自生。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

乃今也得。再拜稽首。起辭而行。遠瀆曰。以大同明無爲之用。

王安石曰：顛沛流離，警策才說，到要緊處，便覺打打，渾去蒙打，道機大氏。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人之異於己也。同於己而欲之，異於己而不

欲者，以出乎衆爲心也。夫以出乎衆爲心者，曷常出乎衆哉？因衆以寧，所聞不

如衆技。衆矣。遠濬按馬註。蓋所聞不似衆技。常人自高之見每如此。今治國

者因衆以安此陋見。尙得曰非衆邪。此正申未嘗出衆之意。而欲爲人之國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

其患者也。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

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夫有

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陸長庚曰：不物之

濬按物物。有衆有也。以衆有爲物。謂與物無際。衆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豈

獨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獨往獨來，是謂獨有。陸長庚曰：元神默運。

至無而實。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遠濬按此就大同申。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

聲之於響。本又作響。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爲天下配。對也。陸長庚曰：盡其

兩端而竭。處乎無響。以待感也。寂行乎無方。挈也。塞也。絕女適往也。復

之撓撓，以遊無端，出入無旁。傍同。陸長庚曰：獨往。與日無始。王夫之曰：今

日來。何。頌論形軀。合乎大同。章炳麟曰。互。頌。說文。借爲兒也。論倫等字。象也。與。道合真。則。影。爲。之。俱。妙。矣。道。大同而無己。無己惡乎得有有。觀有

者昔之君子。親無者天地之友也。焦。竑。曰。老。莊。盛。言。虛。無。之。理。物。而。觀。無。者。之。衷。其。將。能。乎。是。故。建。之。以。常。無。有。禹。之。行。所。無。聖。賢。之。業。非。不。治。不。行。也。擾。味

失之遠矣。廢。事。爲。無。爲。此。就。大。鬱。閉。而。幾。水。之。清。者。已。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

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暉。也。同。而。不。可。不。爲。者。事。也。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遠

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

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神而不可不爲者天也。遠。濬。按。不。可。猶

衆也。皆。相。反。而。相。成。也。遠。往。宜。也。中。居。止。所。也。高。親。體。近。也。一。廣。大。濟

同也。易。爲。順。變。也。神。不。遺。物。也。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自。爲。而。已。順

累。郭。象。曰。自。然。出。於。道。而。不。謀。郭。象。曰。不。會。於。仁。而。不。恃。成。於。德。而。不

恃。止。也。於。義。而。不。積。遠。濬。按。天。道。釋。文。不。通。應。於。禮。而。不。諱。猶。謹

辭。齊於法而不亂。治。也。恃。於。民。而。不。輕。易。也。因。於。物。而。不。去。猶。逐。物。者。莫。足。爲

也。而不可不為。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不明於道者。遠

按通於道。謂天人為一。明。即下文所謂察。執於人道。則有為而累矣。悲夫。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為而

尊者。天道也。有為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遠濬按臣。從主者也。此謂無為

為體。而有為因應之相去遠。正明。人道宜聽命天道耳。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按此

之就有為。明。道以無為與之有天人 遠濬曰。歸宿於無為而無不為。

天地第十二之十五章。有與應帝王篇。此篇暢言無為相發明者。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卒雖衆。其主君也。君原於德而成

於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無為也。天德而已矣。遠濬按天德。天字。疑是玄字。之說。後文是謂玄德。正解

此也。上玄字。又疑涉下文而衍。否則玄。古二字。宜連讀。陸四星云。猶言遠古。以道觀言。謂名。而天下之君正。

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

故通於天地者德也。郭象曰。萬物莫不皆得。則天地通。行於萬物者道也。成玄英曰。至理無塞。恣物往來

曰道。故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藝樹也。者技也。技兼。統。於事。吳汝綸曰

訓。既。周書武稱篇。爵位不謙。孔晁注。謙。是兼聲之字。朱駿聲云。借爲。賤。魯語。古之矜也。廉。鄭注。魯讀爲賤。謙。是兼聲之字。朱駿聲云。借爲。

。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遠濬按。效能所宜。必不如所治。必不

。如所得。得於己者。必不如行於萬物。至行於萬物。故曰。古之畜天下者。

無欲而天下足。無爲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陸德明

老。子所作也。云。無心得而鬼神服。遠濬曰。玄德。無爲而已。

夫子曰。子。司馬彪曰。夫。子。莊子也。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刳也。

。心焉。無爲爲之之謂天。無爲言之之謂德。遠濬按。易傳云。存乎德行。而成之。愛人

利物之謂仁。不同同之之謂大。行不崖異之謂寬。有萬不同之謂富。故。字疑。執

德之謂紀。德成之謂立。循於道之謂備。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君子明於此十者。

則韜。同。酒。大貌。乎其也。猶立。心之大也。沛。流也。乎其爲也。猶與。萬物逝也。若然者。藏

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貴富。不樂壽。不哀天。不榮通。不醜窮。不拘鈞。讀

取也。規也。一世之利以爲己私分。不以王天下爲己處。居也。馬其昶曰。此

。顯顯則也。猶而。明。萬物一府。死生同狀。遠濬曰。無爲在刳心。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良由反。乎其清也。語其長。金石不得無以

鳴。語其感也。故金石有聲不考。擊也。不鳴。郭象曰。體道者。物感而後應也。萬物

孰能定之。郭象曰。應感則亦無自而鳴。曰。而聲聲者。吾人聲之天理。而非聲

之覺性也。金。石。即。是。不。考。觀。何。道。俱。兩。在。鳴。者。是。道。考。者。是。道。當。聞。金。石。定。在。以。為。定。在。金。石。即。是。不。考。觀。何。道。俱。兩。在。鳴。者。是。道。考。者。是。道。當。聞。金。石。定。在。

虛空。考之。何以無聲之也。此。夫王德之人。素逝而恥通於事。

文。同。折。聲。也。說。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故其德廣。其心之出。有物採

之。郭象曰。非。故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存形窮生。立德明道。非王

德者邪。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

之人。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

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

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

而所存者神。大小長短修遠。

謂所過者化。大小長短修遠。短修遠六字。當為郭氏注文。郭注。大小長

長短修遠。皆恣而任之。會其所極而已。蓋釋時聘而要其宿之義。今注。文無上六字。奪入正文也。又據淮南原道。作大小修短各有其具。云云者。則姚謂缺。遠濬曰。無爲在因物。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李頤曰。赤水。在崑崙山下。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

司馬彪曰。玄珠。道真也。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口懈反。詬索之而不

得也。成玄英曰。離言。絕慮。不可以心求。非色。不可以目取。離言。絕慮。不可以辯索。喫詬。言辯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

呂惠卿曰。象。則非無。罔。則非有也。不皦不昧。此玄珠之所以得也。陳摠寧曰。赤水之北。玄家所謂坎也。崑崙之丘。喻氣脈發源之地。

采。象罔者。恍惚窈冥。象罔者。妙用也。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遠濬曰。無爲在

絕趣舍。

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音披衣。堯

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郭象曰。謂天子。吾藉王倪以要之。許由曰。殆哉。坡

五急反。乎天下。齧缺之爲人也。聰明睿知。給數音朔以敏。其性過人。而又乃

猶能以人受天。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郭象曰。過生於聰知。又

與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無天。方且本身而異形。王先謙曰。方且尊知而

火馳。孫詒讓曰。火。乃北之誤。說文。北。猶倣馳。方且爲緒。事也。使。役也。馬其親曰。

逐物無定。方且爲物絃。公才反。束也。方且四顧而物應。靜而應者也。非

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恆。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可以爲衆父。而不

可以爲衆父。馬其親曰。凡有族必有祖。衆父。遠濬按。有族有祖也。衆父必

有君。留缺之逐智以徇民。心未忘私故也。配天其子孫。亦治主也。明非能

似衆父。父之一而視之。其迹。治亂之率。自也。也。北面之禍也。南面之賊也。遠濬按。福。疑福字之賊。蓋得道則福。失道則賊。

治者。人道也。此即在宥篇。主者。天道臣者。人道之旨。遠濬曰。申剗心。

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

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女獨不欲。何邪。堯曰。多

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

以女爲聖人邪。今然也。猶乃。君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

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鶉居而鷄食。郭象曰。鷄居。鷄食。仰

物而足。王敬曰。鶉。無常居。而有常匹。鶉。鳥行而無彰。無迹。是也。藝文類聚。引作。天下有道。

姚帝曰以上
僖是秦以
後人語曰
白雲綸曰
亦非雅詞
周秦人無
此

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閒。郭象曰。雖。湯武之事。而無不為者。人非。

不閒。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三患莫至。陸長庚曰。三患。即佛氏所謂。三災。

水火風。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遠濬

曰：申因物。

堯治天下，伯成複姓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

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為諸侯，堯

授舜，舜授予，而吾子辭為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

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起。後世之亂自

此始矣。夫子闔本亦作行邪，無落猶廢也。吾事。王念孫曰。方言。露。敗也。落。

。露。聲近。侶侶首音邑。低乎耕而不顧。郭象曰。莊子之言。不可以一塗

。豈獨貴堯而賤禹哉。故當遺其所寄。而錄其絕聖棄知之意焉。遠濬曰：申絕趣舍。

泰初有無無。姚鼐曰。言其始。非特有無名。陸長庚曰。老子所謂一之

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謂之德。未形者有分。去聲。且然無閒謂之命。其

桑楚釋文。且然。猶始焉。庚留。借為。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

有儀。則謂之性。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同乃虛。虛乃大。合喙。反。豆。喙。鳴。合。與。天。地。為。合。記。其。息。合。喙。鳴。謂。擊。息。也。猶。史。其。合。緝。緝。若。愚。若。昏。長

庚曰。老子所謂眾人昭昭。我獨若昏。衆人察察。我獨若悶。我獨是謂玄德。同乎大順。性命根宗。示人以

返還歸復。遠濬曰。申玄德。遠濬曰。申玄德。同乎大順。性命根宗。示人以

夫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不可。不可。然。然。不然。不然。郭象

也。遠濬按。今昔異宜。相可。放。不。然。為。然。斯。矯。其。性。情。辯。者。有。言。曰。離。剖。之。也。

堅白若縣。音懸。寓。字通。郭象曰。若是則可謂聖人乎。遠濬按。可。其。不。可。

辯者之術。治國強異己者。順。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執留。獨同

鼠也。之狗成思。援狙之便。自山林來。此與應帝王篇。陽子居章略同。吳汝綸曰。

當為來田之說文。成。來。草書形近。田。思之壞字也。自山林來。乍

亦宜為來藉之說。淮南繆稱。說林。近。皆有此語。或作來措。或作來乍

丘。予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衆。宣穎曰。

聞者。而無知。無。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也。王先謙曰。無。狀。有。形。道。也。人

。指神音。與道俱存者無之。遺濬按無形無狀。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

此又非其所以也。有治在人。遠濬按動止死生廢起。即齊物論所謂方

謂聖人不由。有治在人。即所謂寓諸庸。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爲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謂入於天。

遠濬曰。再以忘己申剗心。

將闔。復姓。薊音免。見季徹曰。陸德明曰。季徹之族。魯君謂薊也曰。請受教。辭不獲

命。既已告矣。未知中否。請嘗薦。陳也。之。吾謂魯君曰。必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

而無阿私。民孰敢不輯。和也。季徹局局。大笑之貌。然笑曰。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

德。猶螳螂之怒臂以當車軼。音轍。則必不勝任矣。且若是。則其自爲處危。其觀

臺多。物將往投迹者衆。馬其昶曰。則其臺觀既多。物之往投迹者必衆。易

表。的。故民爭趨附。眞偽雜投也。反足。將闔薊覲。同。逆。許

謂。易。震來虩虩。註。謂。虎進退多驚。薊也。汙。若。於。夫。子。之。所。言。矣。雖。然。願。先。生。之。言。其

風。讀。凡。也。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民心。使之成教易俗。舉。皆也。滅其賊

心而皆進其獨志。若性之自爲。而民不知其所由然。若然者。豈兄堯舜之教民。

吳汝綸曰
兄弟字繇

溟滓然弟之哉。郭象曰。不肯多謝。幾舜而推之為兄也。馬其祖曰。論衡

取渾沌之義。欲同乎德而心居安也矣。遠濬曰。再以同德申因物。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

灌。搯搯苦骨反。搯。勳。同義。力作也。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

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為圃者叩音仰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

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沃湯。音逸。李頤曰。疾速。如湯沸溢也。其名為槲。音羔。本作橋。

姚鼐曰。說文。康成。正以桔槔解之。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

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

白不備。則神生。讀性。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

子貢瞞。武板反。目失神也。慙。貌。然慙俯而不對。有閒。為圃者曰。子奚為者邪。曰。孔丘之

徒也。為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于誇。謔。貌。以蓋眾。馬其祖曰。淮南云。博

學以疑聖。誣以脅眾。華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

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廢也。吾事。子貢卑陬

吳汝綸曰
獨弦哀歌
賣名聲等
字非周秦
人語

失色。頊頊。

許玉反。自失貌。

然不自得。

章炳麟曰。卑。得借爲。擊。擊。擊。

擊。擊。擊。擊。擊。

擊。擊。擊。擊。擊。

擊。擊。擊。擊。擊。

擊。擊。擊。擊。擊。

擊。擊。擊。擊。擊。

義。近。擊。擊。

行三十里而後愈。

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爲者邪。

夫子何故見之。變容

失色。終日不自反邪。

曰。始吾以爲天下一人。

子謂孔耳。

不知復有夫人也。

吾聞之

夫子。事求可。功求成。

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今徒

乃也。不然。執道者德全。

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

神全者聖人之道也。

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

茫乎淳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

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

非其心不爲。雖

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警然不顧。

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

無心。然不受。天下

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

郭象曰。此宋榮子之徒。未足以爲全

德也。子貢之迷沒於此人。卽若列子之

心醉於季

我之謂風波之民。

宣穎曰。易爲是非所動。

言反於魯。以告孔子。

孔子曰。彼

假

讀遐也。

修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

治其內而不治其外。

遠濬按

之極詣。內得環中而外以隨成。漢陰丈人。執於忘機。則是初事此術者。故斥之如此。

夫明白入素。無爲復朴。體性

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

郭象曰。於世俗。而與世同波而不自失。則雖遊

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

遠濬曰。再以渾沌申絕趣舍。

淳芒將東之大壑。海也。王敵曰。苑。淵上聲。文貌。取生物之風。與雲將同意。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

苑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爲焉。曰。夫大壑之爲物也。注焉而不滿。

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苑風曰。夫子無意於橫目之民乎。願聞聖治。遠濬按。苑風所問。

由外及內。故先問聖治。德。猶其內之見於外者。神。則不可見矣。淳芒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拔舉

而不失其能。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爲。行言。我也。自爲而天下化。手撓。動也。願

指。王念孫曰。願指。猶貫禹傳之目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願聞德人。曰。德人者。

居無思。行無慮。不藏是非美惡。四海之內。共利之之爲悅。共給之之爲安。陸曰。

而。以身寄託於天下。不知有其身也。惛。音超。悵音超。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陳壽昌曰。儻乎若

行而失其道也。陳壽昌曰。不知所往。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

所從。陳壽昌曰。皆付之無心。此謂德人之容。神人述也。郭象曰。德者。願聞神人。郭象曰。

願聞所以。曰。上神乘光與。讀舉。形滅亡。此謂照曠。陸長庚曰。步。道家所謂入金

龍曰。晉人諱昭。皆書作照。致命盡情。陸長庚曰。致命。盡情。則中致而和。亦致矣。性之天

地樂而萬事銷亡。萬物復情。此之謂混冥。陸長庚曰。則寂然不動。而歸於中節矣。

歸於中。則昏昏默。與遠濬曰。再以混冥申玄德。

門。姓無一本作長。與赤張。氏滿稽。名觀於武王之師。赤張滿稽曰。不及有

虞氏乎。故離此患也。門無鬼曰。天下均。平也。治而有虞氏治之邪。其亂而後治

之與。郭象曰。言二聖俱以亂治之。則揖讓之與。用師。直是時異耳。未有勝負於其間也。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之

為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為。有虞氏之藥瘍。音羊。創也。頭也。郭象曰。天下皆患創。

禿而施鬣。大細反。鬣也。病而求醫。孝子操藥以修。蓋通也。慈父。其色焦。枯瘁也。然。聖

人羞之。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郭象曰。不自高也。出物上。民如野鹿。郭象

得也。自端正而不知以為義。相愛而不知以為仁。實而不知以為忠。當而不知

以為信。蠢動而相使。不以為賜。猶惠也。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傳。遠濬曰。明剗

心者。自無迹無傳。

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

謂之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而未知此其必然

邪。遠濬按。意謂從君親。必當謂之不肖。則從俗。又何不爾。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

歸有光曰
反覆發明
理至情盡

與而同。不謂之道。詔也。即諛之人也。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尊於君邪。謂

已道人。則勃然作色。謂已諛人。則怫然作色。而終身道人也。終身諛人也。合譬

飾辭聚衆也。遠濬按合譬飾辭。猶云同聲飾說。是終始本末不相坐。遠濬按從同乎俗。本末不同居。必不終居其實。極言道諛之名。猶居也。終始不得辭耳。垂衣裳。設采色。

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道諛。與夫人之爲徒。通是非。而不自謂衆人。愚之

至也。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

不靈。曉也。郭象曰。遠濬按本言俗之。而帝王殊迹者。誠世俗之惑不可解。故從而任之。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

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所嚮。不可得也。不亦悲乎。

郭象曰。天下都惑。雖我有求嚮至道之情。而終不可得。故堯舜湯武。隨時而已。章炳麟曰。詩大雅傳。祈也。釋詁。祈。告也。嚮。嚮。

導。即今鄉。大聲不入於里耳。司馬彪曰。大聲。謂成池六英之樂。折楊皇華。又作華。本

許甲反。然而笑。李頤曰。折楊。皇。是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至言不出。

笑聲。然。然而笑。華。昔古歌曲。皇。是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至言不出。

顯也。俗言勝也。以二垂。一作鍾。惑。而所適不得矣。吳汝綸曰。郭注云。所

各有所適。故不知所。

遠濬按以
說大反
止說已
極至此始
露正意

歸有光曰
兩節文甚
峻達

垂。遠邊也。則司馬本作二垂者。是也。王仲宣詩所謂路垂者也。而今也以天

下惑。予雖有祈禱。其庸可得邪。知其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

而不推。不推誰其比憂。遠濬按此明不推之無害。言祈禱固不可得。而利

之事。患也。故下以喻明之。厲音賴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唯

恐其似己也。郭象曰。故我無為而天下自化。而厲者自遠濬曰。明因物者自不强

不推。

百年之木。破為犧尊。青黃而文之。其斷屑木餘在溝中。比犧尊於溝中之斷。則

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跖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且夫失性

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謂麴薰香

薰鼻。困子公反。困。慢。中。穎。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病也。爽。傷也。五曰趣

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為得。非吾所謂

得也。夫得者。困可以為得乎。則鳩鴉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為得矣。且夫趣舍聲

色。以柴其內。陸長庚曰。崇。義有三。一者。蘊。皮弁鷗。音述。冠。摺笏紳修。以約

其外。內支。塞也。盈滿也。於柴柵。音策。外重。直龍反。繹繳。皖皖。環板反。窮視貌。然在繹繳之中。而自以為得。則是罪人交臂也。反縛也。歷指。禪指也。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為得矣。遠濬曰。明趣舍滑心者失其玄德。

天道第十三

六章。蓋心不能離體為用。此即在宥篇末章之旨。而語加詳。則凡粗末之迹。自能如臣之聽命也。而用無不當。此所以無為而無不為也。

歐陽修曰
此篇是學
莊子者
劉須溪曰
才看一二
語便不類
前篇

天道運而無所積。猶滯也。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同。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為也。昧然無不靜者矣。陸長庚曰。宜。味者。混冥之義。靜。老子云。明道若昧。昧者。則歸於靜矣。於靜矣。曰。宜。味者。首從運處說。靜。莊子之學。非寂滅者。比。歸。

陳壽昌曰。運。以氣言。靜。以心言。心有所。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注。氣即滯。而。不行。故真。知道者無不靜也。心有所。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郭象曰。善動也。乃靜。萬物無足以錢。撓通。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準。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况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夫虛靜恬淡寂漠無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古讀若質。實也。故帝王聖

人休焉。隨長庚曰。止於至善之止也。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理也。矣。虛則靜。靜則

動。動則得矣。靜則無為。無為也。則任事者責矣。郭象曰。無為。則羣才萬品。各任其事。而當其責。遠

濬按責者。不委謝之意。必無為則兪兪。從容自得。兪兪者憂患不能處。強

曰。兪兪。猶入也。即兪兪。年壽長矣。夫虛靜恬淡寂漠無為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

南鄉。堯之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為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

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閒游。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為而撫世。

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靜而聖。動而王。無為也而尊。遠濬按靜為躁。君。樸素而天下

莫能與之爭美。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陸長庚曰。本。謂

此。皆從虛靜而生。明乎此者。則命由。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

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音洛與天和者謂之天樂。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整

萬物而不為戾。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壽。覆載天地刻雕衆形

而不為巧。此之謂天樂。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

德。動而與陽同波。流也。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

姚鼐曰素
王十二經
是漢人語

歐陽修曰
此處語無
味

歐陽修曰
至此敗筆

歐陽修曰
此以下俱
不似莊子

也。天。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崇。雖遠反。其魂不疲。一心定而萬

物服。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

也。遠濬按。此言無為者與天地合德。守本而心定。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無為為

常。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為

也。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為也。上亦

有為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郭象曰。主上無為於親事。主能

用臣。而各司其任。則上下咸得。而無為之理至矣。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遠濬按

臣之分。以為明心以無為體。有為為用。此不易之道也。王安石曰。周云。上必無為而用天

為處昏上。亂相之間。故窮而無所見其材。終不可使有為也。皆不可措之。君臣父子之間。而遺世遇主。故古之王天

下者。知雖落。緒同。天地不自慮也。辯雖彫。周借。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

自為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為而天下功。成也。故曰莫

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

人羣之道也。遠濬按。用人羣。謂於已有主。不為羣役也。若於羣則不自用。為天下用矣。彼離體為用者。反是於羣。輒好作為。

以用人羣。又按此言。轉爲羣役。此所謂倒置。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者也。

詳在於臣。遺濬按主臣。猶云體用。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法也。

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比較詳。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

也。哭泣衰絰隆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

者也。王粲曰。荀彧譏莊子蔽於天而不知於人者。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君

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

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

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顧炎武曰。萌區。即樂記之區萌。月令

芒也。即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况人道

乎。宗廟尙親。朝廷尙尊。鄉黨尙齒。行事尙賢。大道之序也。馬其昶曰。莊子論

室。亂。文中子云。虛玄長而晉語道而非其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

取道。郭象曰。安取道。所以取道。爲有序也。若此者。聖人不能廢。非其是故古之

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

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

王安石曰。下不侵上。謂之守。義有上下。謂之分。先不

者。命此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王念孫曰。淮南云。因而任之。而

原省次之。

俞樾曰。原。謂之遊也。管子。與畜同義。原。省出原農事

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

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必分

其能。

郭象曰。無

必由其名。當其實。

郭象曰。名

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

修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

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

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连音悟。道而

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

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數度。形名比詳。古人

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

遠濬按此言本先末後。由天而遞及形名。乃道之序也。

遠濬曰。合德天地。不自為。本守而心定。故知謀不用。而形名為末。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傲同。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

歐陽修曰
向未得為

歐陽修曰
轉摺若風

歐陽修曰
亦淺而拙

姚蓋曰此
亦漢人語
藏書者謂
聖人知有
秦火而預
藏之名山
也

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

舜曰。天德而出寧。孫詒讓曰。出。當爲土。墨子。君臨下土。今本亦說

登而土寧。所謂地。平天成也。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

雨施矣。堯曰。膠膠擾擾乎。郭象曰。自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

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爲哉。天地而已矣。

遠濬曰。申與天地合德。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才浪反。徵藏。藏名也。史有老聃者。免

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緇鬲

也。釋。十二經以說。陸德明曰。爲十二經。又老聃中其說曰。大音泰。謾。陸長庚曰

漫也。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

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爲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

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馬其昶曰。禮鄭注。物愷勿。猶樂愷之貌。勿此仁義

之情也。老聃曰。意幾乎後言。馬其昶曰。幾。危也。孔子先言仁義。後言

夫兼愛不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遠濬按誠愛。則愛自周洽。何兼之有。夫

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養也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

列矣。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立矣。郭象曰。皆以自足。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

已至矣。又何偈偈。居謂反。用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也。逃人焉。當作爲。陸長庚曰。

擊鼓求逃。疑。古有此俗。意。夫子亂人之性也。遠濬曰。申不自爲。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百宿

也。重趺古顯反。賈子作。胝也。。而不敢息。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讀精而

棄妹。昧也。不仁也。王念孫曰。穀梁疏。皆曰壤。字與場通。衆經音義

場。引埤蒼云。鼠埤也。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斂無崖。淮南言周公殺麋不收於前。文。

句與此同。概。無崖。猶無形。謂其氣於內。食老子漠然不應。士成綺明

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卻矣。何故也。老子曰。夫巧知神聖之人。

吾自以爲脫焉。綸免焉。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苟有其

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馬其昶曰。自有其名。適增罪耳。非聖吾服也。恆

歐陽修曰
漸入佳境

服。吾非以服有服。

郭象曰。禮記博學。以知爲之服。則不能恆服。爲服其視曰。不凌跨。如

以服有道服人也。謂以卑

士成綺雁行避影。

身。履。行。而。行。蘇。與。曰。席。上。履。行。言。失。其。履。常。係。以。正。而。不。得。脫。故。王。訝。其。德。因。履。穿。

崖然而目衝然。郭象曰。衝。而頽頽然。而口闕然。遂進而問修身若何。老子曰。而容

馬而止也。宜頽曰。志。動而持。發也。機。察而審。機。括。曰。能。伺。察。而。詳。審。也。其

知巧而覩於泰凡。吳。汝。綸。曰。泰。凡。大。凡。也。泰。以爲不信。啓。馬。其。視。曰。此。邊。竟。有。人。焉。其。名

爲竊。馬。其。視。曰。老。子。忘。名。者。也。蓋。與。穿。窬。無。異。知。巧。遠。濬。曰。申。知。謀。不。用。

老子曰。夫道於大不終。窮也。於小不遺。故萬物備。廣。廣。乎。其。無。不。容。也。淵

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

而不足以爲之累。天下奮楛。音。柄。而不與之偕。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極物之

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賓

設。禮樂。至人之心有所定矣。遠濬曰。申守本心定。

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

歌陽修曰
悲夫一語
不盡有態
是莊子語

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為其貴非其貴也。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終也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音篇。斲輪人。名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酒滓曰醪。糟曰醪。醪曰醪。醪曰醪。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緩也。而不固。疾則苦急也。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術也。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曉也。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御覽引。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薛瑄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信知聖

為末。

遠濬曰。申形名

天運第十四八章非自然。王夫之曰。此篇以自然爲宗。天地之化絕。聖
棄智者。此也。

改陽修曰
參差奇詭
而近於物
情與者比
者俱不能
得其仿佛
也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羅勉道曰。日月同黃孰主張是。孰維

綱是。孰居語詞。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

轉而不能自止邪。雲者爲于雨乎。雨者爲雲乎。孰隆借爲施是。孰居無事淫

樂而勸一作是。章炳麟曰。周禮。說文。故書。獸。說也。皆爲淫。釋詁。騷。與也

。繪曰。虧。司馬云。形近而訛。讀曰隨。此言雲雨相盈虧也。隨是。馬其祖曰。勸。風起北

方。一西一東。有讀又上彷徨。一作旁皇。颺。風也。彪曰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

拂是。敢問何故。王夫之曰。遠。濬按。詳詰而終不能明言其故。則自然者。由無

其然耳。云云。即所謂。知其不當。順之何。而安引之。若命也。以巫咸覆姓。詔反。遙

曰。來。吾語女。天有六極五常。陸長庚曰。歲。即內經所謂五運六氣也。所以

六極也。儀禮。鄭注。古文。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傷慎曰

洛書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載之。此謂上皇。歸有光曰。至治無爲。

商宋也。大宰官。蕩字。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

親。何爲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大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

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此非過

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遠濬按。不及。即所謂去之遠也。郭象曰。冥山

陵北。北面而不見冥山。司馬彪曰。冥山。北海名。是何也。則去之遠也。郭象曰。冥山

南行以觀之。至仁在乎無親。而仁愛以言之。故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

難。陳壽昌曰。敬見於外。故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

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遠濬按。愛適親而止。則

令親自適而止。故忘我。愛天下。亦復如是夫德遺堯舜而不爲也。王先

天。我忘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王先謙曰。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夫

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并必

之反。除棄焉。至富。國財并焉。至願。名譽并焉。郭象曰。而仁孝之名都去矣。是

以道不渝。宣穎曰。此其可屏者。皆有變滅。至富也。至願也。歸有光曰。至仁無恩。

北門。寢姓。名。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

怠。卒聞之而惑。宣穎曰。懼者駭聽。怠者忘己。蕩蕩默默。乃不自得。郭象曰。不自

也。帝曰。女殆其然哉。陳壽昌曰。喜。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

以太清。此下原文有夫至樂者三十五。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倫

經。郭嵩燾曰。樂記。禮滅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故

其盛衰。倫經。猶言經綸也。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讀廣。其聲。蟄蟲始作。

吾驚之以雷霆。馬其祖曰。先王以作樂崇德。其卒無尾。其始無首。一死一

生。一債。仆也。一起。所常。守也。無窮。而一。皆也。不可待。郭嵩燾曰。雷霆莫知所

天無窮。物之所不能待。以女故懼也。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

之明。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阮。壑也。滿阮。

塗卻。隙同。郭象曰。塗卻。一其神以審律。以物爲量。陸長庚曰。謂其

聲揮綽。郭象曰。謂闋諧。所其名高明。郭象曰。名當其是故鬼神守其幽。成玄英曰

所而不相撓。老經云。以日月星辰行其紀。吾止之於有窮。郭象曰。常在遺利天下。其鬼不神也。

流之於無止。郭象曰。隨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儻然立於四虛之道。郭象曰。弘敏倚於槁梧而吟。所復為也。無目當疑

能及也。儻然立於四虛之道。郭象曰。弘敏倚於槁梧而吟。所復為也。無目當疑

作曰。下三句。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夫。吳汝綸曰。吾吟詞也。

為辭。形充空虛。羅勉道曰。欲從其由。惟見其形象充滿。乃至委蛇。女委蛇。故怠。蘇與曰。汝隨樂之委蛇。而委

蛇。故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逐叢生林。馬其祖曰。蛇。故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逐叢生林。說文曰。

木叢生曰林。蓋象樂而無形。布揮。振也而不曳。幽昏而無聲。動於無方。居於

窈冥。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世疑之。稽

於聖人。遠濬按。謂應而不唱。聖也者。達於情而遂。順也於命也。遠濬按。環中。無窮。隨成。委蛇。達於情。

而遂於命。所謂得。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遠濬按。謂欲其元神。而五官自效職。此之謂天樂。

無言而心說。故有焱。必遠反氏為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

地。苞裹六極。女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惑也。郭象曰。此乃無樂之樂。樂之

入於無接。無接。有若惑也。神樂也者。始於懼。懼故崇。宣穎曰。六吾又次之以忘。

怠故遁。力宜穎曰也。妄卒之於惑。惑故愚。宜穎曰也。意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蘇輿曰。以混沌爲道。故由意而幾於愚。則道可得而接焉矣。陳壽昌曰。聲音之道。觀感甚微。太和自在人心。故以樂中條理。曲示入道之序。歸有光曰。至樂無聲。

孔子西遊於衛。歸有光曰。以下皆虛設。孔顏淵問師。魯太金曰。以夫子之

行爲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

李頤曰。結芻爲狗。巫祝用之。盛以篋衍。筭也巾以文繡。尸祝齊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

者踐其首脊。蘇取草者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遊居寢

臥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眯。音米。司馬彪曰。眯。厭也。郭象曰。廢棄玉裁曰。厭。古今字。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聚同弟子遊居寢臥其下。故

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邪。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

相與鄰。是非其昧邪。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

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猶尺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軒行

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

李夢陽曰
文章之鼓
吹史傳之
滑稽

窮者也。馬其昶曰。無方者。不可以一方求也。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

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

矜。尙也。於同而矜於治。郭象曰。期於合時。宜。應治體而已。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

相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今取猿狙

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齷齪挽裂盡去而後慊。足也。觀古今之異。猶猿狙之異

乎周公也。故西施病心而顰。扶眞反。顰。額曰顰。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

心而顰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

知美顰而不知顰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窮哉。歸有光曰。不襲古。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司馬彪曰。老子。今屬苦縣。陳國沛人。相。今屬苦縣。與沛

近。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

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於其昶曰。特。度數不足以求道者。未嘗不求之。於度數。特。度數不足以求道者。未嘗不求之。

云。始於本數。係於末度。方密之先生說之曰。易言制數度。蓋數自有度。因而制之。數為藏本末之端幾。而數中之度。乃統本末之適節。

也。道之。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

年而未得。遠濬按求度數。而徒欲借。正於外之喻。皆不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

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

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

而不止。郭象曰。心中未受道之質。則雖聞道而過去也。外無正而不行。郭象曰。中無主。則外

也。郭象曰。中無主。則外無正。已者也。故未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借爲隱也。

遠濬按自得於中。與借正於外。二者交資。治已治人皆如此。不受於外者不出。所謂不必人之得。無主於中者不隱。所謂不得人之得也。

名。公器也。不可多取。郭象曰。矯飾過。仁義先王之遽。借爲遽。廬也。郭象曰。猶

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觀而多責。馬其祖曰。山水篇。不爲功名。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以仁義自

見者反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遙之墟。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

貸。施與之圃。逍遙無爲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者謂是采真之遊。以富

爲是者。遠濬按此下承上反言。名多取者之勞而始。富權皆以類及之。苟簡。則不以富爲是矣。不貸。則不親權矣。蓋喜正人者。每

與人爭競。近名故也。近不能讓祿。以顯爲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名者近刑。故曰戮民。不能讓祿。以顯爲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

人柄。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而一無所鑒。以闕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郭象

言其知進而不知止。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惟循大變無所湮也。

者。為能用之。遠濬按此即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之旨。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為不然者。

天門弗開矣。陸長夷曰。天門。猶靈府。老子有。天門開闢之語。遠濬曰。

不與道。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嚼子。子盡

也。齧也。則通昔。夜也。不寐矣。夫仁義慳。七感反。然乃憤。又作憤。吾心亂莫大焉。吾子

使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又奚傑然。用力若負建鼓而

求亡子者邪。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為辯。郭象曰。俱象白

所偏尚。無名譽之觀。古亂反。不足以為廣。郭象曰。至足者忘名譽。乃廣耳。泉涸。魚相與

處於陸。相响以溼。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馬其昶曰。無失其朴。

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

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嚼。

許劫反。即合也。王啟曰。嚼。嚙。欠也。予又何規老聃哉。子貢曰。然則人固

姚鼐曰。所
記老子列
記老於史
傳語豈莊
子之文哉

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陸長庚曰。應而常靜也。常發動如天地者乎。陸長庚曰。過地。而上下與天。應而常靜也。常發動如天地者乎。陸長庚曰。過地。同流也。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高秋月曰。音爲先容。老聃方將

倨堂而應微。馬其昶曰。應。猶唐人之言棲無。無曰。子年運。行也。而往。邁也。子

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

以爲非聖人。如何哉。成玄英曰。謂排三王爲非聖。是也。釋文。三王。本。老聃

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

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女三皇五帝

之治天下也。昔黃帝之治天下。從姚校。增也。字昔字。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

不非也。郭象曰。則強。哭。若非也。郭象曰。則強。哭。若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有爲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

也。郭象曰。言親疏有殺。降也。殺。降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

能言。不至乎孩。兒三歲曰孩。郭象曰。未孩已擇人。教之速也。言其競教。速成也。則人

始有夭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馬其昶曰。言其競教。速成也。則人

罪人不順道。何爲痛之。禹曰。是。以痛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爲心。今寡人爲君。百姓各自以爲痛之。禹曰。是。以痛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爲心。今寡

。不順道而罪之。殺盜非殺。郭象曰。言兵有順之。則天下已有不順。故是兵有順。也。盜自應死。殺之。順也。故非殺。人自

為種而天下耳。宣穎曰。類而與於同。言各分黨。類於天下。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其作始有

倫。而今乎婦女何言哉。馬其昶曰。上言孕婦生子。就教速成。早生分別。猶不足道也。言哉。是入我之見。婦女且然。非特儒墨。蓋其所由

來者漸矣。何言哉。余語女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皇

之知。王先謙曰。皇。當作王。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憊於

屨。音例。蠶。敕邁反。蠶名。蠶之尾。鮮規。讀規。不常見也。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

情者。而猶自以為聖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子貢蹙蹙然立不安。郭象曰。子貢本謂老子

通獨絕五帝。上及三皇。則失其所以為談矣。老子。馬其昶曰。毋鑿其智。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孰熱通知其故矣。以

奸。音千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鈎取也。用甚矣夫

人之難說。反始銳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陳壽昌曰。言遇之

彼。則必為。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

之所出。而迹豈履哉。夫白鷗五歷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王先謙曰。風之

姚鼐曰。此章非莊子不能為矣。黃庭堅曰。正意雖與字化為人解。亦不自知其何語也。老平之意。下遇

猶合也。有化而不待。待者。知其類。不知其深。之意。妙語。深。可。意。索。之。形。迹。

遺。按。情。抱。以。此。為。漢。近。人。文。其。說。是。蓋。秦。以。前。

風。謂。雌。雄。相。誘。也。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化。相。視。象。曰。蟲。以。鳴。聲。相。子。

應。故。曰。不。待。化。而。生。類。自。為。雌。雄。故。風。化。孕。而。生。曰。類。列。子。與。順。同。遠。濬。

按。故。當。讀。如。字。自。總。鷓。蟲。言。也。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

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壅。王。夫。之。曰。變。易。人。之。性。命。而。道。

則。物。固。各。有。性。命。雖。五。伯。七。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鵲。孺。曰。頤。

而。生。也。學。乳。魚。傳。沫。司。馬。彪。曰。相。育。也。傅。沫。者。細。要。者。化。陸。德。明。曰。即。詩。所。謂。蠟。蜂。

蜂。有。子。果。有。弟。而。兄。啼。馬。其。祖。曰。赤。子。善。啼。言。兄。幼。而。弟。已。生。自。胎。化。

也。久。矣。夫。丘。不。與。化。為。人。不。與。化。為。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歸。有。

光。曰。大。化。順。其。自。然。泯。形。迹。也。

刻意第十五 一章 馬談論 六家要旨 之類 乃司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誅。反。謂。為。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

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為。修。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

與後世專家異其不
家集其本姓
作者多編
後人所為
凡為其類
附諸子中
如管墨之
類皆在通
詞得莊其
自不必與
固汝呼割
吹語割呼
淮南語精
篇文精取
神

姚釐曰
語諸子
之蓋數

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為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

尊主疆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閒處。無為而已矣。

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吹响呼吸。吐故納新。成玄英曰。吹

响。暖。吸。而。熊。經。鳥。申。遼。潘。按。坤。雅。熊。好。舉。目。引。氣。謂。之。熊。經。又。相。鶴。經。納。新。而。熊。經。鳥。申。謂。申。其。類。殆。指。此。類。申。一。曰。經。動。搖。也。為。壽。而。已。矣。此。道。音。導。引。之。士。和。引。體。令。柔。令。養。

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治。無

江海而閒。不道引而壽。無不忘借為亡也。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

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故曰夫恬憒澹通。寂漠。虛無無為。此天地之平。而道

德之質也。故曰聖人休休焉。二字誤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憒矣。平易恬憒。則憂

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遠潘按此言聖人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以其德全而神。

不虧也。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為

福先。不為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故。王念孫曰。淮

也。循天之理。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

也。循天之理。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

豫謀。光矣而不耀。信矣而不期。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魂不罷。虛無恬悒。乃合天德。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哀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忤。一作故。反。虛之至也。不與物交。淡之至也。無所於逆。粹之至也。郭象曰。若雜乎濁欲。則有所不順。陸長庚曰。逆逆相似。但逆細而逆粗。無逆易。而無逆難。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之性不雜則清。莫

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爲。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遠濬按此言神不虧在於能養。夫有干越之劍者。司馬

吳。干。吳也。越。善劍也。枹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精神四達竝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爲象。其名爲同帝。陸長庚曰。帝。即所謂天載。純素之道。唯

神是守。陸長庚曰。周子云。無極之真。二五之精。一而已矣。而凝。而人生處於五官之府。而咸聽命於主人。故神爲主宰。精爲作用。神存則精自固矣。故純素之道。莫要於守神。精爲守而勿失。與神爲

一一之精通。合於天倫。道也。野語有之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尙志。聖人貴精。陸長庚曰。周子云。附。一故神。守神而至。於我即一。則無我矣。是神也與精相爲依附。一精亡則神與之俱亡。故聖人貴精。貴精者。

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無勞爾形。失於無搖爾精。不使之喪失。於外也。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遠濬按此言神既養之。則與神為一體純素之真人。遠濬曰。真人養神。

繕性第十六 一章大行宜穎曰。窮居不損子意所性分。

繕性於俗。治也。原重俗字。校刪。學以求復其初。滑治也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俞樾曰。繕性於俗。謂之蔽蒙之民。遠濬按起。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音智。庚滑。猶汨也。說文謂之蔽蒙之民。總挈。

宜穎曰此
下古學

知曰。佛氏謂之本初之元性也。道家謂之元神。良生而無以知為也。陸長庚曰。所謂神發。無以知為者。常自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馬

也。承楨曰。恬則知道。德則定慧。夫德和也。道理也。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義明而物親。忠也。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陳治安曰。樂記。和志。信行容體而順乎

文。禮也。禮樂徧行。陳治安曰。徧。當為一偏。遺和理之原。而徧於外也。俞樾曰。則

天下亂矣。彼正而蒙己德。德則不冒。陸長庚曰。無量。無數。無正性命之正。實無

衆生不得滅度者。亦蒙冒則物必失其性也。宣穎曰。人必以己德加古之人在

宣穎曰此
下俗學

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為而常自然。

遺濬按此言知恬交養。不以己正彼。則自與一世而得澹漠。是謂至一。彼。逮德下衰。及燧人伏戲。始為天

下。是故順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為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德又下衰。

及唐虞始為天下。興治化之流。濇古堯反。本淳散朴。離道以善。險德以行。其馬

稷曰。險。讀為。見周禮注。然後去性而從於心。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俞樾曰

不識不知。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宣穎曰。文。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

宣穎曰此
下致假積
衰適入俗
思

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遠濬按此言逐迹求一。而民始惑亂。由是

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亦何由興

乎道哉。遠濬按此言道不能使世一。世亦不能一於道。是謂交喪。此致假歎。以承上起下。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

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隱故固通不自隱。古之所謂隱士者。

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

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

高秋月曰。模極。此存身之道也。遺濬按此言世既不一。而聖人未始不濬。謂性命也。模極。故其德隱。深根寧極以存身。所謂

濬也。古之存身者。不以辯飾知。郭象曰。任其真知而已。不以知窮天下。不以知窮德。馬

飛曰。外不任聰明以取困。內不逐無涯以自殆。危然獨正處其所而反其性。陸長庚曰。反其性。即反一也。己

又何為哉。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己而已矣。樂

全之謂得志。陸長庚曰。則為小行。而危然處其所。言無為也。無為者。道也。有為

識。而傷乎德矣。有傷則不得謂之全。不識不知者。德也。有識則為小志。遠濬按此言存身者不以知窮。而惟正己以自得其志。古之所謂

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宜頴曰。俗思也。軒冕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陳壽昌曰。

宜頴曰。俗思。

無可加益。乃可謂之得志。樂至於無可加。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

物之儻來。寄也。成玄英曰。儻者。意外忽來者耳。寄之其來不可圉。梁通其去不可止。故不

為軒冕肆志。不為窮約趨俗。其樂彼與此同。郭象曰。彼此。謂軒冕與窮約。故無憂而已矣。

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曰喪己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

倒置之民。向秀曰。以外易內。可謂倒置。遠濬按此言得志者。非濬欲於俗思。以喪己失性也。遠濬曰。存身者

澹漠自得。不失性於俗。

秋水第十七

七章 齊物論篇相發。此與齊物論篇相發。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

馬其視曰。引作灌注。

白帖。涇。通也。

流之大。

崔譔曰。涇。直。

兩涘渚崖

之閒。不辯牛馬。

陸德明曰。言廣大。故望不分別。

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

在己。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

一作洋。視觀。

仰。

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李頤曰。萬分之一也。以

為莫己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

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道也。之家。北

海若曰。井鼃不可以語於海者。

王引之曰。御覽。三引莊子。故釋文此句不出鼃字。並。

拘於虛也。

王念孫曰。虛。同墟。文選注。

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固也。

於時也。曲士

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崖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

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澮海水出外者也。泄

之。王啟曰。尾閭。沃。魚也。見山海經。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

之流。不可爲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

在於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

在天地之間也。不似壘空。音孔。壘空。小穴也。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

似稊。米之在太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

之所通。馬其租曰。卒。樂篇。亦人也。天地籍。人。人處一焉。馬其租曰。上文

一對人對衆人言。此以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豪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馬其

古。連本。讀爲運。江南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

之以爲名。仲尼語之以爲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遠濬按先

小見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豪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時無止。

分無常。終始無故。端也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

證。曩許亮反。明也。今故。郭象曰。今故。猶古今。故遙而不悶。掇而不跂。郭象曰。遠。短也。

南。王念孫曰。短也。竝字異義同。淮知時無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

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塗。故生而不說。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

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

域。遠濬按至小。承所知及生之時言。至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

之。又何以知豪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濬

按次破大小分別之見。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北海若

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夫精小之微也。埤。音字大之殷。盛也

也。王念孫曰。微。亦小也。殷。亦大也。馬其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夫

精粗者。期。限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

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

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動不爲利。不賤

門隸。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汙。宣穎曰。事不

不自食其力者爲鄙。貴。行殊乎俗。不多辟。異。爲在從衆。不賤佞諂。遠濬

俗。則行似辟異矣。本非佞諂。故則爲似佞諂矣。世之爵祿不足以爲勸。戮恥

不足以爲辱。知是非之不可爲分。細大之不可爲倪。分也。聞疑作而誤。因下曰。

道人不聞。至德不得。遺滯按不聞。故無不聞。大人無己。音紀約分之至也。宣

曰。大人。止是虛中無相而已。收斂分定。以至其極。則與無聲無臭同體。遺滯。按此言所分別者。形也。收斂分定。以至此極。而後可與論其至。

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北海若曰。以道觀

之物。無貴賤。郭蓋嚴曰。道者。通乎人我也。道者。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

己。馬其昶曰。物者。私乎我者也。俗者。徇乎人者也。我者。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

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為稊米也。知豪末之為丘山也。則

差數觀矣。馬其昶曰。天地之外。亦復無窮。此言等差無窮。豪末之內。亦復無窮。此言等差無窮。豪末之內。亦復無窮。此言等差無窮。豪末之內。亦復無窮。此言等差無窮。

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蘇與曰。物情以得用為有。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蘇與曰。物情以得用為有。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

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陸長庚曰。此言有無相需。功用各異。馬其昶曰。此言有無相需。功用各異。馬其昶曰。此言有無相需。功用各異。

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

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觀矣。唯其昶曰。此言是非疊起。情趣萬殊。唯其昶曰。此言是非疊起。情趣萬殊。

舜讓而帝。之。燕相子噲名燕。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此觀之。爭讓

姚鼐曰。時必不曰。昔者堯

昔者堯

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爲常也。梁麗。櫛同。屋棟也。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

以窒穴。言殊器也。騏驎驪。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狽。言殊技也。鷓鴣夜

撮。七括。蚤。音早。跳蟲。醫人者。吳汝綸曰。崔云。鷓鴣。鷓鴣字衍也。與委鼻同反。案崔以鷓鴣釋鷓。釋文不出鷓字。知正文鷓鴣字衍也。淮南

子。鷓鴣夜聚蚤。是其證。王伯申說同。亦無察豪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

故曰蓋。蓋同。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

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帝王

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

默乎河伯。女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遺濬按此言至。又非有端也。故再破守常執一之見。河伯曰。

然則我何爲乎。何不爲乎。吾辭受趣舍。吾終奈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

賤。是謂反本亦作衍。李頤曰。蜀都賦注。猶漫衍。吳汝無拘而志。與道大蹇。章炳

麟曰。蹇。蹇也。當從崔作浣。淮南注。蹇。擡也。與下參差語意一例。大蹇。謂

與道大蹇也。遠濬按廣雅。蹇。擡也。與下參差語意一例。大蹇。謂

捷擾貴賤。不能一齊少多也。謂何少何多。是謂謝施。吳汝綸曰。謝施。連綿字。邪。猶

之謝。一聲無一而行。與道參差。嚴魚檢。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絲絲。悠通乎

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汎汎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兼懷萬物。其孰

承謂承。翼謂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

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陸長庚曰。謂守其成。謂居其成。年不可舉。楚辭注。舉

歲。不與也。猶言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

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為乎。何不為乎。夫固將

自化。遠濬按此言無大小拘形自守時定見。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北海

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遠濬按。道。就萬物各具者言。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

於權者不以物害己。遠濬按不以物害己者。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

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道也。謂以之也。言察乎安危。寧靜也於禍

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焦竑曰。天在內。人在外。

合。所以應用。德在乎天。則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馬其昶曰。言躋

反。益。躋。反。文。錄而屈伸。成玄英曰。躋。躋。反。要而語極。馬其昶曰。躋。躋。反。要語

道極也。本乎天也。遠濬按本乎天。即齊物論適得。因物也。論照之於天。位。明

得。則其一也。其不一也。一。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

謂天。落也。謂包絡。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王夫之曰。不以馬之

之須穿而並穿其馬。無以故滅命。謂變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

真。遠濬按此言無為自化。知遠濬曰。反其真者本乎天。位乎得。其要在無

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

夔。一足獸。憐。蛇也。馬。蛇。蟲。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夔謂蛇曰。吾以一足跲反

卓。反。卓。角。而行。王念孫曰。鈴卓。與跲同。一作蹠。予無如矣。今子之使

萬足。獨奈何。蛇曰。不然。子不見夫睡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

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蛇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

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蛇謂風曰。予動吾

脊脅而行。則有似俟通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

有。何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鱸猶同

也。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音飛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為大勝

姚鼐曰此
段乃是殘
缺以目心
不必言者
吾不以爲
然

也。爲大勝者。唯聖人能之。遠濬曰。申無以人滅天。

孔子遊於匡。

當作宋衛。

人圍之數匝。

子合反。

而弦歌不悞。

本又作轍。

子路入見曰。何夫

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諱忌也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

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

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

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

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

陸長庚曰。猶言造命。制命。

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

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遠濬曰。申無以故滅命。

公孫龍。

趙人。

問於魏牟。

魏公。

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

堅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吾自以爲至達已。今吾聞莊子

之言。茫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

許驥反。

敢問其

方。公子牟隱机大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埒乎。

音坎。

井之鼃乎。謂東海之鼃

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鬢

井欄也。壁也。

之崖。赴水則接掖持頤。

姚鼐曰。公孫龍與莊子不相及。此其弟所記耳。

宜。顧曰。水承兩。蹶泥則沒足滅跗。還音旋。視也。顧。軒音寒。井。蟹與科斗。子也

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時埒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

入觀乎。東海之鼈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絆也矣。於是逡巡而卻。告之。以同海

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

水弗為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為加損。夫不為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

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埒井之鼈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夫

知。去聲。不知是非之竟。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蚤負山。商。蜺。音渠。商

也。馬。蛇。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謂利者。

是非埒井之鼈與。且彼方趾。音此。蹠也。黃泉而登大皇。天也。無南無北。爽。音釋。然

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姚鼐曰。以韻求之。東西字易。始於玄冥。反於大通。子乃規規嬰

也。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闔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

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未應丁夫。之學行於邯鄲與。咸。玄。英。曰。壽陵。趙都。其

俗能行。故燕國少年遠來。學步。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子不去。將忘子

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女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此邵雍曰之。物性。能盡物之性也。非魚則然。安知魚樂云者。然。是已許吾有知。可謂善通。物矣。遠濬按此言。子本意。然。安知魚樂云者。然。是已許吾有知。可謂善通。而不知我矣。特以非魚。無緣相知爲問耳。可見子非我。從自有知。雖。非魚。從自知濠上之樂。而知濠下之樂。皆是以此推。彼。未足爲異。此正就其本明破之。所謂以明也。遠濬曰。申反其真。

至樂第十八

六章 詞開涉 遠濬曰。讀者當不以辭害意。而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奚爲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夭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爲同。去聲。下形也亦愚哉。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爲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爲

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昏昏。音昏久憂不死。何之也。猶其苦也。其

為形也亦遠矣。郭象曰。遺生然後能忘憂。忘憂而後生可樂。富是我物。貴是我榮也。生烈士為

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為善矣。不足活

身。以為不善矣。足以活人。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即逸。勿爭。郭象曰。唯中庸之

為者。知外物之不可必。故雖忠諫而不至焚和也。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

無有哉。今俗之所為。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吾觀夫俗之

所樂。舉羣趣者。誾誾音耕反。然如將不得已。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

之不樂也。郭象曰。無懷而忘物耳。遠濬按舉世俗所羣趣。果有樂無有哉。

吾以無為誠樂矣。郭象曰。無為之。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

譽。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為可以定是非。成玄英曰。忘是。至樂活身。

遠濬按活身。不焚和之謂。唯無為幾存。請嘗試言之。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故兩

無為相合。萬物皆化。芒。音荒。平芴。音忽。而無從出乎。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

萬物職職。繁殖。皆從無為殖。故曰。天地無為也。而無不為也。人也孰能得無為

蘇轍曰。本
自常情但
文字宛轉
綿密汪洋
唱歎自是
人不能及

馬其祖曰
古大儒不
勸破生有
者莊子書
此數數言
出特詭言
詞旨別耳

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爲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爲此乎。

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唯季反。父母妻子之醜。而爲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爲

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臥。夜半髑髏見夢曰。向姚依

從張君房本增。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

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縱通然從

然。猶放。以天地爲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遠濬按此借言心還本體。無往而不樂。卽至樂活身之旨。

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

欲之乎。髑髏深矐蹙頰曰。李頤曰。矐蹙者。愁貌。吳汝綸曰。據此。列子注引此文。亦作矐蹙。吾安

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爲人閒之勞乎。遠濬按此借言心。遠濬按此借言心。遠濬按此借言心。遠濬曰。旣死不足哀。

將死不足惡。復生不足貪。通命觀化者也。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

何邪。孔子曰。善哉女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楮衣之藥也。小者不可以懷

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爲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

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且女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司馬彪曰。海鳥止於魯郊也。昔者海鳥止於魯郊。而觴之於廟。奏九韶以爲樂。具太牢以爲膳。

東門之外三日。威魯侯御音逆。而觴之於廟。奏九韶以爲樂。具太牢以爲膳。

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嚮。里轉反。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養養鳥也。非

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栖之深林。遊之壇一作陸。音但。水沙澶。

也。浮之江湖。食之鱮鰈。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讒譎

爲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

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

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備也。持

養也。遠濬曰。通命者。適人物之得。

列子行食於道從也。道旁。見百歲髑髏。攓居聲反。蓬而指之曰。唯予與女知而

未嘗死。未嘗生也。若果養乎。翕。適曰。風。中心養養。傳。借爲。訓養。爲憂。即本雅詰。都。

子果歡乎。種有幾。胡適曰。幾。微易繁。辭傳幾者。動之微之幾。得水則爲鱉。

古絕字。司得水土之際則為鼃蟻音實之衣。生於陵屯則為陵尉音庚。陸

馬本作繼。依以為衣。詩所謂質。是也。其名為蠶。在水土相交之際為水鳥

也。其葉為胡蝶。胡蝶胥少也也。化而為蟲。馬其視曰焉。胥生於竈下。司

也。其葉為胡蝶。胡蝶胥少也也。化而為蟲。馬其視曰焉。胥生於竈下。司

也。其葉為胡蝶。胡蝶胥少也也。化而為蟲。馬其視曰焉。胥生於竈下。司

也。其葉為胡蝶。胡蝶胥少也也。化而為蟲。馬其視曰焉。胥生於竈下。司

也。其葉為胡蝶。胡蝶胥少也也。化而為蟲。馬其視曰焉。胥生於竈下。司

也。其葉為胡蝶。胡蝶胥少也也。化而為蟲。馬其視曰焉。胥生於竈下。司

也。其葉為胡蝶。胡蝶胥少也也。化而為蟲。馬其視曰焉。胥生於竈下。司

也。其葉為胡蝶。胡蝶胥少也也。化而為蟲。馬其視曰焉。胥生於竈下。司

也。其葉為胡蝶。胡蝶胥少也也。化而為蟲。馬其視曰焉。胥生於竈下。司

也。其葉為胡蝶。胡蝶胥少也也。化而為蟲。馬其視曰焉。胥生於竈下。司

也。其葉為胡蝶。胡蝶胥少也也。化而為蟲。馬其視曰焉。胥生於竈下。司

莊子 說 詁

一百四十六

古絕字。司得水土之際則為鼃蟻音實之衣。生於陵屯則為陵尉音庚。陸

馬本作繼。依以為衣。詩所謂質。是也。其名為蠶。在水土相交之際為水鳥

也。其葉為胡蝶。胡蝶胥少也也。化而為蟲。馬其視曰焉。胥生於竈下。司

也。其葉為胡蝶。胡蝶胥少也也。化而為蟲。馬其視曰焉。胥生於竈下。司

也。其葉為胡蝶。胡蝶胥少也也。化而為蟲。馬其視曰焉。胥生於竈下。司

也。其葉為胡蝶。胡蝶胥少也也。化而為蟲。馬其視曰焉。胥生於竈下。司

也。其葉為胡蝶。胡蝶胥少也也。化而為蟲。馬其視曰焉。胥生於竈下。司

也。其葉為胡蝶。胡蝶胥少也也。化而為蟲。馬其視曰焉。胥生於竈下。司

也。其葉為胡蝶。胡蝶胥少也也。化而為蟲。馬其視曰焉。胥生於竈下。司

也。其葉為胡蝶。胡蝶胥少也也。化而為蟲。馬其視曰焉。胥生於竈下。司

也。其葉為胡蝶。胡蝶胥少也也。化而為蟲。馬其視曰焉。胥生於竈下。司

也。其葉為胡蝶。胡蝶胥少也也。化而為蟲。馬其視曰焉。胥生於竈下。司

也。其葉為胡蝶。胡蝶胥少也也。化而為蟲。馬其視曰焉。胥生於竈下。司

人又反入於機。

俞樾曰。又當作久久。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門也。此言一氣而萬形。有變化而無死生也。楊文會曰。機者。玄牝之

曰生。復從此入。名之曰死。出。遠濬曰。觀化者。一死生之機。

達生第十九

養生主章。蘇洵曰。王夫之曰。此篇精神。歸有光曰。與

相天。子列子內篇之旨。則言其用功之要也。

達生

。性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按性

。命中有得為。有無以為。有可知。有不可知。養形必先之物。物有餘而形

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陸長庚曰。形者也。形不離而生亡者有

之矣。生之來不能卻。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為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

吳汝綸曰
悲憤沈痛

。決也。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為哉。雖不足為而不可不為者。畜交際。亦人世

者。所不廢。其為不免矣。夫欲免為形者。莫如棄世。事。省之又省。而不以世情節

也。付之日新。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陸長庚曰。遺生。謂不益其生。則性命盡矣。

之而有。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為一。天地者。萬物之

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遠濬按。成始。謂還歸太虛。天地之始。形精不虧。是謂能

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陸長庚曰。相天。猶中庸言贊化。陰符言宇宙在手。萬化生身也。遠濬曰。形全

精復。與天為一者。達性命之情而已。如是者。且能移以相天。

子列子問關尹。關令尹喜也。曰。至人潛行不窒。郭象曰。其心虛。故能御擊。實

遠濬按。即老子所謂無有入無間。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陸長庚曰。入金石無礙也。請問

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陸長庚曰。至人純守元氣。而成身外之身。故能如此。非知巧果

敢之列。音例。居。予語女。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何以相遠。夫奚足以至乎

先。陸長庚曰。先。即未始有物之先。是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陸長庚曰。不形。

即所謂無聲無臭者。至人之守。守此而已。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

彼將處乎不淫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合

之一而不分。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卻。去逆。物奚自

吳汝綸曰
關尹自入
物以下入
子推論之

斷錯處。厥者。木為。杖也。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螭翼之知。

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螭之翼。何為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

凝於神。蘇軾曰。當作疑。當作疑。其侁僂丈人之謂乎。遠濬曰。用志不分者。達性之情。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

可。善游者數。音朔。成玄英曰。好遊涉。郭象曰。沒人。謂能者。數習則能。若乃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

也。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卻

也。亦覆也。覆卻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宜穎曰。心。惡往而不暇。以瓦注也。

者巧。以鈞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殫。音督。音昏。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

外重者內拙。遠濬曰。外無所矜者。達命之情。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司馬彪曰。學。養生之道也。吾子與祝腎遊。亦何

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音拂。音統。音掃。音帶。音披。音篋。以侍門庭。亦何聞於夫子。威公

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

吳汝綸曰。仲尼言止。惡往不暇。句瓦注以。下數句為。文全過脈。與神守。氣對自莊。子所自育也。

吳汝綸曰。此下證開。人下誠生。所謂養生。者不足存也。

吳汝倫曰
仲尼言止
其名下莊
子以辭遠
濬按仲尼
語係田開
辭之引證

而鞭之。王敵曰。則全而不偏。羣羊皆警。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音善豹者。

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

食之。蘇輿曰。此言不戒畏塗之。遠濬按此識養形不養神者。祇以有張毅

者。高門縣。音玄。薄。簾也。無不走也。吳汝倫曰。走。趨也。呂覽之必趨。以爲恭也。

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

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郭象曰。去其不及也。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

動也。遠濬按此謂外念不入。柴立其中央。陸長庚曰。遠濬按此謂抱一守中。三

者若得。其名必極。郭象曰。名極而實當也。夫畏塗者。十殺一人。

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讀最畏者。在

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爲之戒者過也。遠濬按安地常伏危機。飲食者養

也。祝宗人玄端。冠也。以臨牢。豕室也。木欄也。說彘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懔。音患

也。汝十日戒。三日齋。藉白茅。加汝肩尻乎雕俎之上。則汝爲之乎。爲彘謀曰。不

如食以糟糠。而錯之牢筴之中。自爲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於豚。直轉楯

吳汝綸曰
此第二段
反覆以證
之開人證
得失

吳汝綸曰
此證開人
賊生所謂
死生驚懼
入其胸中
者也

食準之上。聚。僕之中。則為之。王念孫曰。聚。讀為輕。楛。讀為輻。亦其形。

僕也。為彘謀則去之。自為謀則取之。所異彘者何也。遠。按。按。不知為之戒。飲食。

豹之不鞭其後也。自為謀則取之。斥殺之不鞭其後也。遠濬曰。鞭其後。惟達性命之情者能之。則不

至如單豹務生之所無以為。張毅務知之所無奈何矣。

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

諛。音哀。詒。音董。也。諛。為病。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姓。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

鬼惡能傷公。夫忿。滿也。濬。音。結。之氣。散而不反。則為不足。上而不下。則使

人善怒。下而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為病。桓公曰。然則有鬼

乎。曰。有。沈。水汙泥也。有履。竈有髻。戶內之煩壤。同。煩。擾也。雷霆處之。東北方之下

者。倍。音。阿。鮭。蠶。躍之。王。敵。曰。謂之。當音。西北方之下者。則洸。音。逸。陽

處之。水有罔象。丘有夔。山有夔。野有彷徨。音。旁。同。徨。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

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為物也。猶。狀。也。惡聞雷

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王。啟。曰。先。聞。之。而。後。言。之。此。以。鳥。養。養。鳥。之。道。也。見之者殆乎。霸。桓公。駭。引。敬。

吳汝綸曰此對上五
注對上五
守氣全神
此影又此
段之過歷

吳汝綸曰此與梓慶
二節皆慶
開上天德
與上承二
相與舟二
相與舟二

也。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王夫之曰。亦。皇。子。已。桓。公。談。論。之。病。亦。鞭。後。之。術。也。遠濬曰。以不自傷。中物莫能傷。

紀消。所。景。反。子爲王。周。宜。王。詳。列。子。養鬪雞。十日而問雞已成也乎。曰未也。方虛僑音

也。高。注。而。特。氣。遠。濬。按。浮。動。易。驚。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嚮木亦作景。遠。濬。按。有。觸。猶。驚。十日又

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遠。濬。按。驚。情。猶。未。忘。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

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張。居。正。曰。此。養。德。之。喻。也。英。雄。豪。傑。之。從。事。於。

難學。若。紀。濬。子。養。則。幾。矣。遠濬曰。以德全。申用志不分。

孔子觀於呂梁。張。湛。曰。呂。梁。在。今。彭。城。郡。爾。雅。石。絕。水。曰。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鼃鼃魚

鼃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竝讀。傍流而拯

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遊於塘。隄也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爲鬼。察

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

也。段。玉。裁。曰。司。馬。云。回。水。如。磨。齊。也。皆。臍。字。引。申。假。借。之。義。與汨胡。忽。反。偕出。郭。象。曰。磨。翁。而。旋。入。者。齊。也。回。伏。而。湧。出。者。

也。循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馬。其。緹。曰。千。年。一。人。而。已。如。庖。丁。

解牛。蹈水無私。皆至理之言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

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遠濬曰。以不知吾所以然而然。申外無所矜。

梓官名。慶名也。削木為鑿音據。樂器似夾鐘。鑿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

焉。曰。子何術以為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為鑿。未嘗敢以

耗氣也。必齊以靜心。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齊

七日。輒然不助貌。忘吾有四枝形體也。王念孫曰。輒。與柄。猶估也。語有輒。

重耳。當是時也。無公朝。郭象曰。則鼓暮之心絕矣。其巧專而外骨。本亦作滑。亂也。消然

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賢。通。反。鑿宣穎曰。言恍乎。然後加手焉。

不然則已。郭象曰。必取材中者也。則以天合天。郭象曰。不離其自然也。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

與。遠濬曰。以不耗氣。無公朝。申達性命之情者。與天為一。

東野複姓。野孫。卿作東。稷野。畢。以御見莊公。衛君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為文

弗過也。吳汝綸曰。當是父之誤。又脫造字。使之鈞百而反。司馬彪曰。能

吳汝綸曰。末二句。莊子之辭。與前幅相呼。應非梓慶之言也。

吳汝綸曰。此終賦生之憲。

遠濬按工
係以下莊
子語
曼汝綸曰
此終德生
之意

吳汝綸曰
此第三段
承第二段
之意而申
言之以忘
道結守氣
全神之旨

述。圓而矚之。如鈍復。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

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工倕旋而蓋規矩。炳

規者。規畫圓形。無規字。旋借爲圓。規也。蓋借爲割。圓術。判爲九十

六軀。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一而不桎。閔也。陸長庚曰。一則

是也。故能入妙。遠濬按舉工倕以發東野之失。庚桑楚篇郭。遠濬曰。指與物

化而不以心稽。絕異於力竭猶求者。所謂能移以相天也。

忘足。屨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知知本無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內變。不外從。事

會之適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遠濬曰。歸宿於忘適之適。則

更無可著與天爲一之語矣。

有孫休者。踵至也門而詫告也。子扁姓慶子字曰。休。居鄉不見。謂不修。臨難不

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遇世。賓同指於鄉里。遂於州部。則胡罪乎

天哉。休惡遇此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其耳目。

郭象曰。閑自然也。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是謂爲而不恃。長而不

宰。郭象曰。率性自爲。任其自長耳。今汝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

也。女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夭於聾盲跛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

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閒。仰天而歎。弟子問曰。先生何爲

歎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弟子曰。

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

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說

之。爲具太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己

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泥也。澹也。則平

陸而已矣。郭象曰。各有所便也。今休歎啓寡聞之民也。李頤曰。款。空也。啟。開也。如空之開。所見小也。

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載驥以車馬。樂鷄以鐘鼓也。彼又惡能無驚乎哉。

吳汝綸曰。託意以嘖至言之驚衆。

姚鼐曰。語同至樂。篇類淵東之齊章義。較淺於彼。文亦有誤。

吳汝綸曰。此爲餘波。以寄其驚衆也。

山木第二十九九章 與人問 姚鼐曰 世同旨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

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

子殺雁。鵝也。而烹之。王念孫曰：烹。本作亨。故釋文音普彭反。若本

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

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

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馬其祖曰：似

之不材。非若有道德者之自晦也。若夫乘道德而浮遊。則不然。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

化。而無肯專爲。一上一下。姚鼐曰：上下字互易。以和爲量。浮遊乎萬物之祖。陸長庚

名。即所謂無名之始。物物而不物於物。王雱曰：道者物物之。與荀子精於

農黃帝之法則也。顏之推曰：莊老之書。蓋全若夫萬物之情。人倫類也。之

傳。變也。則不然。合則離。成則毀。廉則挫。尊則議。有爲則虧。賢則謀。不肖則欺。胡

可得而必乎哉。劉辰翁曰：離毀云云。皆人情不相樂

道德之鄉乎。郭象曰：惟與時俱化者。爲能涉變而常通。歸有光曰：乘道德

以遊世。若知若愚。

市南以所居為號。楚人也。姓熊。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

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修先君之業。吾敬鬼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無離本。

字。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夫豐大也。狐文豹。棲

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飢渴隱約。猶且胥疏於江湖之上。而

求食焉。定也。馬其視也。見應帝王釋文。胥然且不免於罔羅機辟之患。是

何罪之有哉。其皮為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剝音枯。形去皮。洒

心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南越有邑焉。名為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

欲。知作謂耕。而不知藏。謂蓋。與而不求其報。遠濬按私蓋藏以言禮而禮偽矣。不

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方宗誠曰。蓋此亦竊取

意。其生可樂。其死可葬。郭象曰。言可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郭象

去國捐俗。謂蕩除其胸中也。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何。市南子曰。君

無形倨。無留居。郭象曰。留居。形倨。滯守之謂。之以為君車。郭象曰。形與物夷。載

劉熙載曰。莊子所謂猖狂。亦妄行而大方。求之於學。當處

也。奢聞之。既雕既琢。復歸於朴。慤直貌。乎其無識。儻乎其怠疑。王念孫曰。怠疑。與伯疑。義近。

近。駢文。伯。疑貌。漢書注。佶。疑。不前也。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王先謙曰。芒。不辨也。萃。送往

迎來。言來者勿禁。往者勿止。從。讀縱。其彊梁。隨其曲傅。因其自窮。盡也。郭

聽民之自斂。而故朝夕賦斂而豪毛不挫。王先謙曰。如未挫。人豪毛者。而况有大塗者乎。

宜。大穎曰。賦斂且然。况歸有光曰。抱一守朴。而用自足。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大公復姓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

死乎。曰。然。任曰。予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名曰意怠。也。玄鳥其為鳥也。翯翯

音紛。翯翯。音秩。司馬彪曰。翯翯。舒遲貌。引援而飛。迫脅迫近衆鳥而棲。進

不敢為前。退不敢為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餘也是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

卒不得害。馬其翹曰。謂其行列不檢斥而外出也。人亦不害之也。屬上是以免於患。

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

行。故不免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墮。名成者虧。孰能去

功與名而還與衆人。道流行也而不明居得德同。行而不名處。純純常常。乃比

於狂。削迹捐勢。不爲功名。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至人不聞。子何喜哉。宜

見曰。何喜於自。招禍。於自。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杼。食汝反。

粟。入獸不亂。驚散也。羣。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況人乎。歸有光曰。捐功名。

孔子問子桑。姓。孛。通。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

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孛曰。子獨不聞假。國名。

人之亡與。吳汝繪曰。則假。當爲殷字之誤也。林回。殷之逃民。姓。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

子而趨。或曰。爲其布。謂貨。則假。當爲殷字之誤也。與。赤子之布寡矣。爲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

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

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

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

以離。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挹。無可挹。於前。其愛

益加進。異日桑孛又曰。舜之將死。真泠禹曰。方苞曰。真泠。當爲遺令之訛。汝戒之哉。形莫

若緣。情莫若率。緣則不離。率則不勞。遺泠按。情形。容止也。緣。言率情。謂不

中庸所謂率性。則能緣形不勞。則情不離矣。能率性。則形不勞矣。則情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郭象曰。即所謂朴素而足。陸長庚曰。物。遠濬曰。捐文物。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屨帶也。賢節反。係履而過魏王。惠王也。郭嵩燾曰。靡也。言履無絢。故曰。魏王曰。何先生之憊邪。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

德不能行。憊也。衣敝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枅梓豫章也。攬蔓借為蔓。其枝而王。往況反。丁亮

眇睨也。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閒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王念孫曰。古者謂所居之地曰處勢。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

之閒。而欲無憊。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見剖。衍字。心徵也夫。宣穎曰。比干受

歸有光曰。安貧。

孔子窮於陳蔡之閒。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堯必遙反。氏之風。陸

明曰。堯氏。古之無為帝王也。有其具而無其數。林希逸曰。無其數。無節奏也。有其聲而無宮角。木聲

與人聲。犂然有當於人之心。焦竑曰。其土釋然也。如犂。顏回端拱還音旋目而窺

梅曾亮曰。莊周風原。司馬遷皆。不得志於。時者之所。為也。皆怨。憊之。莊周。然而。怨。悱。矣。

之。仲尼恐其廣已而造大也。愛已而造哀也。馬其親曰。達則自放。歌者。其誰乎。苦。其親曰。爲。累也。歌者。其誰乎。

相也。言無我。曰。回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無始而非卒也。人與天一也。郭象曰。無受

天損。唯安之。故易。言變化之無窮。人與天。一皆自然。夫今之歌者其誰

乎。陸長庚曰。誰不受者。即齊物論中所謂怒者其誰之誰。能知此誰。則誰爲

矣。定。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飢渴寒暑。窮極不行。天地之行也。運也。

物之泄也。發也。郭象曰。不言我也。與之偕逝之謂也。爲人臣者不敢去之。

執臣之道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乎。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宣

無不利。初進即。爵祿並至而不窮。物之所利。乃非已也。吾命有在外者也。君子不

爲盜。賢人不爲竊。吾若取之何哉。馬其親曰。此即孟子求在外之旨。凡取

下而不與焉。故曰鳥莫知於鶻。音意。鶻。音而。鶻。音。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

雖落其實。棄之而走。郭象曰。避禍之速。馬其親曰。此言鳥之畏

也而襲。入也。諸人閒。社稷存焉爾。宜穎曰。郭嵩燾曰。有土而因有社。非有

其田而因有稷。鳥亦有其養。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也。子

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遺濬按此即孟子天壽不貳

之旨。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猶為也。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

天性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郭象曰。晏然無矜。而體天也。變俱也。遺濬

者一言之。唯常靜常應而已。晏然也。盡性以至於命。日徂也。天一也。體固如此

以。聖人亦體之已耳。離體。故用之所 歸有光曰。順分。

莊周遊乎雕陵之樊。觀一異鵠。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王念孫曰。運

為從。東。西。運寸廣。南徑寸為運。國語。感觸也 周之類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

翼殷。大也。宣穎曰。集。目大不覩。蹇。裳躩。疾行也。步。執彈而留宿

便也。同其 之。觀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宣穎曰。執翳 見得

而忘其形。異鵠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司馬彪曰。身也。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

累。郭象曰。相為利。者。恆相為累。二類相召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諱也。諱。以

周為盜栗也。宜穎曰。動。方見利於前。已召害於後。展轉相生。道未有自

也。焉者 莊周反入。三日。不庭。讀廷。藺反。信。且。莊子弟子。且。從而問之。夫

蘇賦曰。作
者當畫不
盡之意如
執彈也。此
之是也。如
在閉妙處
走捐彈而
意

子何爲頃閒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遠濬按卽孟子入國問禁之旨。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穎。遊於栗林而忘真。栗林虞人以吾爲戮。郭象曰。見問爲戮。以吾所以不庭也。馬其昶曰。舊注。不逐物。

陽子也。朱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張湛曰。騶盈矜伐。人神之所不與。虛已循理。天下之所樂推。以此而往。孰能距之。馬其昶曰。舊注。不恃美。

田子方第二十一 老子十一章 德不離之旨。此衍

田子方 名無擇。魏文侯師。侍坐於魏文侯。韓愈曰。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

喜稱子方。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之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邪。子方曰。東

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爲人也真。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真。遠濬按人貌而天。所謂有人之形。無人之情也。清而容物。按葆

真則清。虛緣則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無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

侯儻然。失志。終日不言。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知之

言。仁義之行。爲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吾所學

者。直土梗。土人也。遭雨則壞。耳。夫魏直爲我累耳。遠濬曰。葆真者緣絕。故無以名。

溫伯。複姓。雪子賢人。南國。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子曰。不可。吾

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陸長庚曰。言習於末學而昧乎本體。吾不欲見也。至

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雪子曰。往也。蘄見我。今也。又蘄見我。是必

有以振我也。王先謙曰。振我猶言起予。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

每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邪。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

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猶浮沈。一若龍。一若虎。郭象曰。委蛇其

迹。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是以歎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

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動也。而道存矣。
方以智曰。擊。同及。郭象曰。目往。意已達。亦不可以容聲矣。遠濬曰。契真者神徹。故不可言。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

瞠直視貌。反。。若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

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

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爵位也。而民滔充也。一乎

前。王敵曰。無器而民滔乎前。謂無成法。人自順之。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惡。歎聲。可不察

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順也。

方。道也。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郭象曰。目成見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

郭象曰。直以不見爲亡耳。竟不亡。馬其租。喻人之真君。亦不以生。死爲存亡也。萬物亦然。姚鼐曰。萬物亦各自有其日也。

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遠濬按。形成者有虧。故盡。所待者無

不成虧。亦動。似教之也。效物而動。王先謙曰。物動而我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薰然動自

其成形。知命不能規乎其前。宣穎曰。雖知命者。不能豫規乎其前。丘以是待死者言。日徂。

遠濬按此自明率性。所謂顯謫天之明命。吾終身與女。交一臂而失之。羅勉道曰。三子之與。無行

可不哀與。遠濬按交一臂而失之。謂一與即成故。不復宿留。如何耳。女殆著也。

乎吾所以著也。馬其祖曰。遠濬按所以著者不可化機之所著。不可執相及

早已。馳突。此見日新之功。見不可已也。彼著。所以已盡矣。而女求之以為

有。是求馬於唐。空也。肆也。吾服也。猶習也。女也甚忘。女服吾也亦甚忘。雖然。女奚患

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遠濬曰。存真日徂。不忘之忘。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熱。不勳。然似非人。朱駿聲曰。熱。孔子

便。安也。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掘。個同。若槁木。

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聃曰。吾遊於物之初。孔子曰。何謂邪。曰。心困焉而

不能知。口辟也。卷不開。焉而不能言。王念孫曰。凡卷者謂之辟。詰曲之意也。嘗為女議乎其將。章炳麟曰。將。聲與膺通。膺。為女言其屋略耳。嘗為女

議乎其將。猶知北遊篇。將為女言其屋略耳。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

乎天。赫赫發乎地。宣穎曰。陰陽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為之紀而莫見

其形。。隨長庚曰。超乎色相。形聲之即無極之真。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爲。

而莫見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所窮。非

是指無形之紀首。也。且孰爲之宗。孔子曰。請問遊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

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孔子曰。願聞其方。曰。草食之獸。不疾。患也。易移也。

藪。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郭象曰。死生亦小變也。喜怒哀樂不

入於胷次。中也。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成玄英曰。天地萬物。其體

不二。達斯惑者。故能混同。則四支百體。將爲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爲晝夜。而莫之能滑。

而况得喪禍福之所介乎。馬其昶曰。注。介。破也。漢書。棄隸者若棄泥塗。謂長庚曰。隸

屬勢相。知身貴於隸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

以患心。已爲道者解乎。此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遊。一作僂。至言以修

心。古之君子。孰能脫焉。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洶。音灼。有潤澤也。也。無爲而才

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修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

明。夫何修焉。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雞。醯中之蠅。與。微夫子

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遠濬曰：遊真物符，不化之化。

莊子見魯哀公。司馬彪曰：莊子與魏惠王齊威王同時。在哀公後百二十年。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為先生

方者。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

圍冠者，知天時。履句方矩也。履者，知地形。馬其視曰：句，同拘。禮疏云：刀

衣鼻。知地形。謂知地形之圓風也。遠濬按：儒者，知緩司馬本佩玦者，事

至而斷。陳壽昌曰：緩者，五色緹繩也。穿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為其服也。為其

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為不然，何不號也。號，令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為此服

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

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

謂多乎。成玄英曰：一遠濬曰：服真者不窮於變。

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

生不入於心。指父頑母嚚。常欲殺舜言。故足以動人。指成邑成都。及遠濬曰：真常在

我於物自化。

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舐食食。緘反。筆和墨。在外者半。陳壽昌曰。不在外者。謂猶有不在

即入舍者。極言衆史之迂緩矜持也。有一史後至者。儻儻猶坦坦之貌。舒然不趨。受揖不立。王敬

待命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般礴也。謂箕坐。裸同。君曰。可矣。是真畫者

也。郭象曰。內足者。神閒而意定。遠濬曰。胸有真能。不變於外。

文王觀於臧。地名。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王念孫曰。其釣。非持其釣也。皆指鉤而言。古人謂鉤爲釣也。

。非持其釣。有釣者也。常釣也。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

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猶言無主。於是且而屬之大夫曰。昔者寡人

夢見良人。黑色而頰。而占反。乘駁馬而偏朱蹠。赤也。偏一。蹠一。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

幾乎民有瘳乎。諸大夫蹙然曰。先君字。命。王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

君之命。王其無宅。又何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偏令無出。三年。

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壤植散羣也。俞樾曰。列士必先有主。而後得有徒衆。主

官者不成德。陸長庚曰。不居功也。缺音庚。六斛也。斛不敢入於四竟。陸長庚曰。不懷疑也。列士

壤植散羣。則尙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缺斛不敢入於四竟。則諸侯無

二心也。郭象曰。天下一律度量衡。文王於是焉以為大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

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無聞。馬其祖曰。此蓋寓言尙父造

周。實無天下。於其心也。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為乎。仲尼曰。默女

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馬其祖曰。文王舉賢而必寄之。夢卜。賢

自用也。斯須者。化機也。循斯須。故無成心。遠濬曰。於物自化者。在循斯須。

列御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郭象曰。盈貫。溢鑄也。措

之杯。發之。適矢復沓。方矢復寓。宣穎曰。一矢適去。二矢已復在沓也。沓。二

寄弦。去。皆言便捷。又已。當是時。猶象人也。木偶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

之射也。遠濬按。無往不一。其神如射時。是謂不射之射。嘗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

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遂巡。足二分垂在外。遠濬按。以臨淵。故背後仰。足半垂。空際。揖御寇而進之。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

者。上闕青天。下潛黃泉。揮斥猶放縱也。八極。神氣不變。今女怵然有恂讀胸。同。瞬。目

之志。陸德明曰。恂。謂眩也。爾於中也殆矣夫。遠濬曰。不變於外者。在神氣定。

之志。陸德明曰。恂。謂眩也。爾於中也殆矣夫。遠濬曰。不變於外者。在神氣定。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

視子之鼻閒栩栩然。息微也。甚子之用心獨奈何。遠濬按此固其息之微。知其心之定。孫叔敖

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卻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爲得失之非我也。

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

我。在我邪。亡乎彼。林希逸曰。可貴在令尹。則與我無與。則與我無與。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

暇至乎人貴人賤哉。仲尼聞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音稅美人不得濫。承

乎已。況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無介。礙也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

而不憊。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已愈有。遠濬曰。已真不變。故與人愈有。

楚王與凡。國名。周公之後。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郭象曰。言有三亡徵也。凡君曰。

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亡。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

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遠濬曰。結歸真吾之存。不關外之存亡。

以終虛緣之義。

遠濬按夫
凡之亡以
下莊子之
詞

知北遊第二十二此二十二章 衍自然之旨。曰。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弇。符云。之丘。方以智曰。弇。通而適遭無爲謂焉。

知謂無爲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

由也則得道。三問而無爲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

南。登狐闕。丘名之上。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唉。哀在反。歎同。響

也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

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

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邪。黃帝曰。彼無爲謂真是也。狂屈似之。王夫

曰滅。此釋氏所謂相分而見分未滅也。我與汝終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

之教。道不可致。郭象曰。道在自德不可至。遠濬按。我固有之仁可爲也。義可

虧也。禮相僞也。遠濬按。仁非生心所不能已。則爲矣。義非適自故曰失道

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遠濬

子解。義詳韓非老篇。

故曰爲道者日損。

郭象曰。損華僞也。

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無爲

而無不爲也。今已爲物也。

遠濬按。謂機散爲器。

欲復歸根。

遠濬按。謂返機也。機。卽道也。

不亦難乎。

其易也。其唯大人乎。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人之生。氣之聚也。聚

則爲生。散則爲死。若死生爲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

指生

爲神

奇。其所惡者。

指死

爲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神奇復化爲臭腐。故曰通天下一

氣耳。聖人故貴一。

遠濬按。能一則歸根。

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爲謂。無爲謂不應我。非不

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

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奚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

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爲知言。

遠濬曰。無爲無不爲。道通爲一。知止其所不知。故無言。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

郭象曰。此孔子所以云。子欲

無言

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爲。大聖不作。觀於天地

之謂也。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扁。

同翻

然而萬

物自古以固存。

遠濬按。翻然不隨。物往來至輕之貌。此謂無物之不然。無時之不然。

六合爲巨。未離。

讀屬其

內。秋豪爲小。待之成體。

遠濬按。離其字。待之字。計六合在無極之中。則言。所謂無也。故郭注云。待之字。承上莫知其根。言。

矣。秋豪雖小。非無亦無以容其質。

天下莫不沈浮。終身不故。

郭象曰。日新也。

陰陽四時。運行各得

其序。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

王敬曰。無根以爲根。

可以觀於天矣。遠濬曰。莫知其根之謂本根。所謂不知其然之謂道。

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

舍。德將爲汝美。道將爲汝居。汝瞳。

丑絳反。有知貌。

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

庚曰。老氏所謂如嬰兒之未孩。

言未卒。齧缺睡寐。

遠濬按。睡寐。被衣語也。吳汝綸曰。視之貌。蓋直事。

應作瞽夷。高注。瞽夷。熱視不言貌。葛懷民曰。被衣令齧缺感受之速。殆有類乎近泰西之催眠術。

被衣大說。行歌而去

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無心而不

可與謀。彼何人哉。遠濬曰。道以能一者爲能真知。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

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

積也。

形也。魏了翁曰。但看天地之

生非汝有。

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通成。庚曰。陰陽二五。交既生則有性命。而二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始銳。反。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天地之彊陽氣也。郭象曰。彊陽。又胡可得而有邪。長庚曰。即佛氏所謂人法雙忘。乃成空到之義。馬其祖曰。皆陰陽之氣運動。之使然。不得據為己私。遠濬曰。不知其然。故不可有。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閒。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齊戒疏瀹。音藥。疏瀹。澀。而

心澡雪而精神。培擊而知。夫道窅。反烏。了。然難言哉。將為汝言其崖略。夫昭昭生

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郭象曰。無所資借。以明其形本生於精。陸曰

所。由立矣。矣。精神之精。則知道家所謂先天之精。清通而無象者也。則知命本

之精。即易繫所謂男女媾精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

郭象曰。言萬物雖以形相生。亦皆自然耳。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

故胎卵不能易種而生。明神氣之不可為也。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

房。四達之皇皇。四壁曰皇。室無也。遠濬按。不知所入。邀微也。於

此指道者。四枝彊。思慮恂。一作恂。疾也。即恂齊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

無方。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而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且夫

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人以已同斷之矣。郭象曰。成。玄英曰。老子言善

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

也。淵淵乎其若海。魏魏魏同乎其終則復始也。運量萬物而不匱。則君子之道。

彼其外與。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蘇與曰。運量。猶有治化之迹

生資始之資。此天地自然之功用也。故曰道。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陸長庚曰。初而音。謂宗

於天地之間。直且爲人。將反於宗。自本觀之。生者啖音飲醴音意。物也。

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爲堯桀之是非。果木實曰。蘇力果反

曰。藏有理。人倫雖難。所猶可以相齒。類也。聖人遭之而不違。過之而不守。調而

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陸長庚曰。調而應之。則謂調和善處。爲之而有

其自然。則雖然。爲之而無以無心處之。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

過郤。本亦作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漻漻通也。然。莫不入焉。郭象

出入者。謂。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弢。弢。衣也。隨

其天裘。

陳筆反。書衣也。

紛。

散貌。平宛。

留戀。

乎。

吳汝綸曰。紛乎宛乎。下。纏。與宛爲韻。

疑爲正文。

下。纏。與宛爲韻。

郭注變化。

韻。

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

也。猶致。至之所務也。此衆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形遠。濬按。聚則成

同。生者散之聚。不形之形也。死者聚之散。形之不形也。何所容。吾擬

議邪。明見無值。猶長庚也。若使相遇而後見。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

塞。此之謂大得。遠濬曰。不知其然。以無終始。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

郭象曰。欲令指名所在。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

瓦甓。步歷反。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反。溺。泥用反。東郭子不應。莊子曰。夫子之問

也。固不及質。本也。正獲之問於監市履豨也。每下愈況。郭象曰。監市之履豨。愈知豨肥之要。今問道之所在。而每況之於下賤。則明道之不通於物也。必矣。矣。羅勉道曰。儀禮有司正。司獲。正獲。與監市雖異職。而同爲

欲射之事。則正文當作。每況愈下。汝唯莫必無乎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

據郭注。則正文當作。每況愈下。汝唯莫必無乎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

焉。其租曰。言汝唯莫必道不外物。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嘗相

與遊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嘗相與無爲乎。澹而靜乎。漠清貌

而清乎。調而閒乎。郭象曰。此皆無爲故也。寥已吾志。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來。不

知其所止。吾已。此也。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彷徨乎馮。盛也。馮。大也。郭象曰。虛

廓之謂也。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物物者。與物無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

也。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陸長庚曰。際。謂邊際也。有際則謂之物。然道亦非能離物。特際之不際者耳。遠濬按。

與物。器也。物有物者。道也。道無不在也。有萬有也。非物而不離物。故

謂一陽之謂道耳。老氏謂無有二者同。出而異名。同謂盈虛衰殺。曰。其視

虛。衰殺。際也。遠濬按。衰。疑。衰字之。彼爲盈虛。非盈虛。彼爲衰殺。非衰殺。

彼爲本末。非本末。彼爲積散。非積散也。呂惠卿曰。盈虛也。物也。遠濬曰。不

知其然。以無不在。

妣。音阿。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闔戶晝暝。妣荷甘日中麥處

開也。戶而入。曰。老龍死矣。神農隱几擁杖而起。馬其祖曰。隱几二字無涉。

曝音剥。杖聲。然放杖而笑曰。天知予僻陋慢訑。音但。借。爲音夷。說。文章。炳。綸。曰。訑。

即。音訓欺。今字。論。故棄予而死已矣。夫子無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矣。音奄

垆。音剛。弔聞之曰。李頤曰。弔。其名。體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焉。郭象曰。音體

道者人之宗主。今於道秋豪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又況夫

體道者乎。郭象曰。明至道非言之所得。惟在乎自得耳。馬其昶曰。此喜神農能知道。而其辭乃若示貶。所謂正言若反者也。視

之無形。聽之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遠濬按。體道者

得冥冥之情。故不言而藏。是之謂真知。故隨斥之如此。馬其昶曰。又恐人誤以謂之冥冥者之即道。故隨斥之如此。

申無言。

鳩鷦曰佛
起以於是
邪豈教此

於是泰清問乎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不知。又問乎無為。無為曰。吾知道。

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無為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

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泰清以之言也。問乎無始。曰。若是則無窮

之弗知。與無為之知。孰是而孰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

之外矣。於是泰清中。崔本作而歎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

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

之不形乎。道不當名。無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

馬其視曰。與未聞等耳。雖道無問。問無應。郭象曰。絕學去教。而無問問之。言不信。與未聞等耳。

是問窮也。郭象曰。所謂無應應之。是無內也。遠濬按此所謂中。無主而不止也。以無內待問窮。

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大初。是以不過乎崑崙。不遊乎大虛。宣頤曰。摩見

未超。以有物相隔也。遠濬曰。申真知。

光曜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不得問。宣頤曰。無而孰。同熟。視

其狀貌。窅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光曜曰。至矣。

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無矣。而未能無無也。及為無有矣。何從至此哉。馬其視。末

二句。光曜自言。無有。無所致力也。遠濬曰。申不可有。並無之見宜去。

大馬之捶鈎者。孫詒讓曰。淮南。捶。擊也。鈎。作大司馬也。許注。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

大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王念孫曰。守。與道通。古讀道若守。調守神亦通。下於物無

視。非鈎無察。即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鈎。於物無視也。非鈎無察也。是用之者。假

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而況乎無不用者乎。陸長庚曰。用者。技也。不用者。神也。神則無所不用。

物孰不資焉。遠濬按。此言抱一技之能者。安往而不利。假道以遠濬曰。申無不在。

萬物資一爲用。

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猶今也。地之疑獨曰。以既有天

地之後推之也。則可知矣。前。荀子云。百王之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

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日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

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也。且又爲不神者求邪。疑

獨曰。虛則神王。而不昭然。聞言未晤。中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子孫

而有子孫可乎。遠濬按。此明無不冉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王本作應矣。不以

生生死。不以死死生。死生有待邪。皆有所一體。郭象曰。夫死者獨化而死耳

亦獨化而生耳。獨化而足。死與生各自成體。遠濬按。就一氣之化言之

。生原非始。死原非終。方生方死。同體並具。不以生生死。無始也

。不以死死生有先天地生者物邪。陶望齡曰。老子言有物混成物物者非物。

物出不得先物也。猶由同其有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

者。亦乃取於是者也。遠濬按。物物者。雖非物。而物出固與之俱。不得先物

歸有光曰
閒處復寄
奇意

能者。固人之所不能免也。遠濬按此聖人所以知其不能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

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為去為。遠濬按去言不能為者耳。不強言其所不能

也。所不知齊知之。所知則淺矣。王夫之曰。此篇極論自然之理。而要歸於無

郭嵩燾曰。實有不際之際。蓋宅心要術通之。非但放言已也。遠濬曰。以無將

迎。結申無言無為。知止其所不知。達道者。抱一在躬也。焦竑曰。太上云。不言之

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故以此終外篇之旨。

雜篇

王夫之曰。雜篇多微至之語。學者取其精蘊。誠內篇之歸趣也。

庚桑楚第二十三

三章。遠濬曰。此章與逍遙遊篇相發。

老聃之役

學徒也。弟

有庚桑

複姓。太史公書作亢桑。

楚者

偏少也。

得老聃之道

按偏濬

者。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

以北居畏壘之山

王念孫曰。史記。畏壘居。即畏壘山。頤熒曰。史記。畏壘居。即畏壘山。

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

結也。

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爲使。

朱駿聲曰。擁腫。無知之人。皆疊韻連語。謂愚惑無知之人。

居三年。畏壘大壞

穰同。豐也。

畏壘之民相與言

曰。庚桑子之始來。吾洒然

驚貌。

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

無且夕小利。順時而大穰也。

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庚桑子

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

正得

字疑。

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天道已行矣。吾聞至人尸居

環堵

一丈曰堵。面各一丈。言小也。

之室。而百姓倡狂不知所如往。今以畏壘之細民。

而竊竊焉欲俎豆於賢人之閒。我其杓。音的。郭象曰。不欲之人邪。郭象曰。不吾是以

不釋於老聃之言。郭象曰。聃云。功成事遂。而百姓皆弟子曰。不然。夫尋

常之溝。巨魚無所還。音旋。其體。而鯢鱮為之制也。陸德明曰。廣雅。制。折。步

六尺為仞。七尺曰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夔。魚。竭。反。狐為之祥。善也。此

德比一鄉。大人不屑。彼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而况畏壘

之民乎。夫子亦聽矣。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大容。之獸。介。無。羈。而離山。

則不免於罔罟之患。吞舟之魚。碭。徒。溟。反。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

鼈不厭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且夫二子。堯。舜。也。者。又

何足以稱揚哉。是其於辯。謂分辯。賢能。也。將安。無。同。鑿垣牆而殖蓬蒿也。邪。同。簡髮

而櫛。數米而炊。向秀曰。理竊竊察一作察。乎又何足以濟世哉。舉賢則民相軋。

任知則民相盜。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

晝為盜。日中穴阨。音裝。牆也。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閒。其末存乎千世

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陳光祚曰。莊子生於周末。以濟其

凶之具。是聖人開物成務者。適為殃。南榮趺。古今人表。又音疇。庚桑弟子。

南又作壽。淮。蹇然正坐曰。若趺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託業。以及此言邪。庚桑

子曰。全汝形。抱保也。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陸長庚曰。全汝形者。謂守其

性而不離。無使而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南榮趺曰。目之與

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馬其昶曰。形者。身也。耳目具於

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

能自得。形之與形亦辟相著矣。而物或閒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今謂趺曰。

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趺勉聞道達耳矣。向秀曰。勉。勉強也。心

也。陸長庚曰。達耳。即所謂自耳根入者。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奔蜂也。小蜂。不能化蠶蠋。大青蠶

。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向秀曰。越雞。大雞。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

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遠濬按庚桑楚不能相

不免有己。正南榮楚所患仁義之惑我身。才小而道為之隘。固不足以化之。子胡不南見老子。南榮趺贏糧七

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趺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

皆借同來之衆也。郭象曰。此釋。氏所謂汝胸中正剛也。王安石南榮趯懼即盟然顧

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趯俯而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

吾問。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趯曰。不知乎。人謂我朱銖通也。愚。知乎。反愁我軀。不

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

者。趯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間。吾因以得汝矣。今

汝又言而信之。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汝亡人哉。惘惘乎汝欲

反女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南榮趯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自愁。

復見老子。老子曰。女自灑濯孰熱同哉。鬱鬱貌。灑。貌。乎。然而其中津津一作律。律。貌。

乎。猶有惡也。夫外獲音獲。縛也。者不可繫而捉持也。將內撻其鞿反也。。內獲者不

可繆莫侯反也。結也。而捉。將外撻姚範曰。此言外撻內撻。皆非也。正所

不離外撻內撻者道德不能持而況放也。道而行者乎遺滯按此正就

言汝此時心未依道。已自不能執持。况依道而行。又安能有所執持之

為得矣。特迷而不知已耳。豈真能南榮趯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

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若越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遠濬按此越猶未達老子之旨。蓋

子正愁道德不能持也。而老越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

一乎。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王念孫曰。吉凶當依管。能止乎。象

分也。止於能已乎。郭象曰。無能舍諸人而求諸己乎。陸長庚曰。急能儻然

乎。成玄英曰。往能侗然乎。宣穎曰能兒子乎。陸長庚曰。此皆返朴還淳之道。

兒子終日嗥。反。高而嗑。喉也不嗄。於逆反。喻越曰。本又作嗄。音憂為

韻。即憂之異文。本作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掬。五禮反。共。拱同。其德也。王

曰。自抱終日視而目不瞋。音舜。偏。睛有所移。不在外也。郭象曰。非係於色

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為。陸長庚曰。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

南榮越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郭象曰。能

爾玄家所謂神全後。向有一段未凍。何解釋之有。此夫至人者相與交食

乎地。而交樂乎天。俞越曰。交。即微福之徵。作遊者後出字。作不以人

物利害相撓。不相與為怪。遠濬按純純不相與為謀。遠濬按絕不相與為事。遠

也。按無為。儻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遠濬按此至人於生。曰。然則是

至乎。曰。未也。吾固告女曰能兒子乎。遠濬按趨以前抱一云云。而既非至人之德。遂意已學當已至此。

正以其未能勉之也。兒子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遠濬按此

正抱一時之景象。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遠濬曰。以放

道而行。明至人之衛生。卽逍遙遊所謂至人無己也。

宇泰定者發乎天光。遠濬按宇。心也。天光。慧照也。此神大定。發乎

天光者。人見其人。遠濬按此卽釋氏所云。幻滅滅故。非幻不滅。色身見法身耳。人有修者。乃今有恆。遠濬

按常人未嘗無修者。乃能恆耳。不免間斷。必發天光。有恆者。人舍之。遠濬按舍。止也。謂人得所止也。天助之。

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郭象曰。出則天子。處則天民。遠濬按此。中庸所謂致中和。天地

位。萬物育。論語所謂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

辯其所不能辯也。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若有不卽是者。天鈞敗之。遠濬按

者。如其自然之分而已。備物以將。順也。郭象曰。因其自備。故能知其所以然。而藏不虞以生

心。郭象曰。不自生耳。非虞而出之。虞者。謂中藏。藏不虞。以其生心者。備

所誠也。內典言。應無敬中以達彼。而物其視也。遠濬按。乃位敬。育歸仁。乃遠自。然之。

可與。非我所。若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郭象曰。乃是有為而致。不足以。

滑成。不可內。納同於靈臺。遠濬按。敬中數句。是即謂大宗師以其所知。養靈臺。

者有持而不知其所。讀。持而不可持者也。郭象曰。有持者。謂不見其。

誠已而發。每發而不當。業入而不舍。每更爲失。章炳麟曰。靈臺有持者。不知阿。

計。其所持者。最深細不可知也。亦是法執也。不見其誠已而發者。我意。根以阿。

陀那。識爲真我。而實不相應也。業入而不捨動者。六塵第五以發也。爲起業相。不。

白黑。羯磨。熏入本識也。種不焦散者。由前異轉如暴流也。熟遠濬按。靈臺以。

下。推論心體。本無不在。隨感而應。故持不可展轉。將順已。當即指本體。

以是知。顏子不貳過。正不失本體之明。故也。章注。合。釋氏印證。持。說可。

以意。固不能純。爲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爲不善乎幽閒之中者。

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陸長庚曰。獨行。謂獨修於人。

此論。慎獨義。最悚切。莫顯乎微。故君子必慎其獨之旨。馬先生云。

。券內者行乎無名。券外者志乎期。要也。費。猶惠也。行乎無名者。唯庸。常也。有光。

陸長夷曰。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志乎期費者。唯賈人也。人見其跂。猶之魁然。券者。劉辰翁曰。也。

也。求合於外。常有期望。而跂而立。似乎魁然。人見其魁然。而真魁然者。不跂也。遠濬按。人見其魁足而立。似乎魁然。居下自以為高也。其心不虛。

可知矣。然且名不得。則與物窮。空同者。陸長庚曰。良賈。則容貌若。則深藏若物。怨望隨之。故下云云。

入焉。與物且阻。同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

遠濬按。人無親者。名無自而立。乃遂橫己。兵莫懜。利也。於志。鏐鄒為下。寇胸中。視彼皆人。則怨望起而心兵生矣。

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章炳麟曰。此謂陰陽非有。唯心

所使。道。通其分。符同反。也。其成也。毀也。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所以惡乎

備者。其有以備。章炳麟曰。所惡乎分者。其有以備。言已成顯果者。介然

恃。其一切具足。謂不容排拒他物也。遠濬按。謂自故出而不反。見其鬼。

出而得。是謂得死。滅而有實。鬼之一也。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遠濬按。家

所謂陰神。戀神相抱也。故身為神舍。出入死。戀生。即為反死。出而自得。

是謂得死。鬼之而一。實者。猶云。亦一鬼耳。其滅。則皆以備者。非寂滅。與食

陰神者等。鬼之而一。實者。猶云。亦一鬼耳。其滅。則皆以備者。非寂滅。與食

妙也。故云。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無形者。則陰陽之患。神不可象。以有心矣。下乃究極合道之也。所謂出無本。入無竅。有實而無乎處。有長。增也。而無

乎本。始也。剽。標也。有所出而無竅者有實。馬其稜曰。此言無本而又有謂所

有實。上下錯舉。而真性之常存。實則一也。實際。有實而無乎處者。宇四方上

也。有長而無本剽者。宙。往古來今也。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

無見其形。是謂天門。天門者。無有也。遠濬按天門。曰玄牝。就形神出入。一就

自然言。則曰天。門者。谷神。谷神不死。一之謂也。鬼之一。得死者矣。無所有。萬物出乎

無有。有不能以有為有。必出乎無有。而無有一無有。越常情。曰。此章語語超

也。世出世法。皆以真空為本。強名之為天門。天者。仍結歸甚深空義。

門者。萬物所由出也。既以有無二端。互相顯發。而仍結歸甚深空義。

偏計所執。若旨趣。章炳麟曰。萬物出乎無質。認有物質。而法執即偏計。

有也。遠濬按。無有味。有觸者。唯依他起性。無有一無有。故曰。子所謂無。

篇。所謂無。北遊。聖人藏乎是。一馬其稜曰。聖人以此洗心。無為者。神妙致

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其次

以為有物矣。將以生為喪也。以死為反也。是以分已。遠濬按未始有物。即玄家所謂後天。既入後天。則生乃愈喪其真。死乃反其真。正同此意。其次曰始無

此釋氏於真如門中有所謂不生滅門生滅門。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為首。以生為體。以死為尻。孰知有無死生之一

守。道也。者。吾與之為友。陸長庚曰。此既知其三者雖異。公族也。昭景也。著

戴。借為也。甲氏也。著封也。原為三閩大夫。昭。風。景。楚之公族。三姓。是也。文略。昔屈

也。直言昭景。王致曰。戴。謂所從出之宗。非一也。邪同。有生。黷底減反。釜

也。郭嵩濂曰。聚。而留焉者。塵也。駭。披然。貌。分。散。曰移。是。王夫之曰。其。黷也。漸久而

定。渝。則離披所移為。必有所歸。曰。移。此而之。彼。又據為此矣。所移者。未有

已也。之。為。嘗言移。是非所言也。不足言。本。雖然。不可知者也。遠濬按謂世

謂禽祭也。獵。所。者。之。有。臄。百音毗也。牛。胾。古。蹄。來。也。可。散。而。不。可。散。也。成。玄。英。曰。牢。

甚。備。詒。四。肢。五。禮。經。載。香。體。之。法。皆。訖。去。蹄。方。復。散。之。當。為。胾。未。了。說。文。則。不。合。散

不。同。散。訓。牛。謂。暫。時。不。遠。濬。按。可。散。據。者。且。執。當。散。去。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

屏。同。謂。焉。遠濬按此謂在寢。在偃。觀移於寢。在廟。為是舉。皆也。移是。請嘗言

屏。同。謂。焉。遠濬按此謂在寢。在偃。觀移於寢。在廟。為是舉。皆也。移是。請嘗言

移是。是以生爲本。以知爲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遠濬按莊子中名實連文。實亦謂名爲求實者之酬。辭地耳。實之因以己爲質。使人以爲己節。因以死

償節。若然者。以用爲知。以不用爲愚。以徹爲名。以窮爲辱。遠濬按此言人據所。執之念爲是。師其

地。知慮。時以起彼此之見。而貴於人。則惟知視人爲驗。己之移是今之

人也。是蝮與學鳩同於同也。章炳麟曰。此與釋氏十二緣生。以知爲師。無明。行識三支。通得云知。因以乘是非。六處。以起彼此之見。則心物宛殊。果有名實。名實。即名色。亦非。因識。知爲此之見。實。則心物宛殊。緣名色起。觸。觸以身根爲質。使人以爲己節。謂身根。字本。作已。說文。能觸者之符驗也。故次得無我。取有四肢。因以死。是使所觸者。猶持已。後有事已。則死二支也。若然者。取有既爲知。所以不用辦爲。愚乃以死償節名。則更。窮

爲人。知愚之見。即惑於同也。向之移是。爲此。今之移是。爲今

後之人。結生。無異。故曰。觸與學鳩同。於同也。所踰。履也。市人之足。則辭以放

驚。妾也。兄則以嫗。之郭象曰。辭。謝。大親則已矣。遠濬按禮之僞。生於好名。故曰。至禮有不人。郭象曰。異於不己者矣。視人若己。遠濬按。不至義

故也。心甚。故曰。至禮有不人。郭象曰。異於不己者矣。視人若己。遠濬按。不

遠濬按至

禮有不人

雜篇 庚桑楚第二十三

一百九十七

與敬中以
達彼句相
呼應為此
章結穴

不物。至知不謀。至仁無親。至信辟金。郭象曰。金玉者。小信。遠濬曰。以一

死生。明聖人之無名辱。卽逍遙遊所謂聖人無名也。

徹。徹也。本又作悖。解心之謬。縛也。繫。去德之累。達道之塞。富貴顯嚴

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遠濬按容動屬身。色理屬六者謬心也。惡

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盪。動也胷

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爲而無不爲也。姚鼐曰。此段盡道者

德之欽也。陳也。懋也。所以欽生者爲德。陳列之則爲道。厥。生者德之光也。性者

生之質也。成玄英曰。天地之大德曰生。故生之本。遠濬按。易傳云。天地

綱。纏於中。而後美。遂於外。故曰。生者德之光。陰陽性之動謂之爲。爲之僞

謂之失。陸長庚曰。失。莊子分明是老子注疏。仁。知者接也。知者謨也。章炳麟曰

觸受。即感也。思也。謨。知者之所不知。猶睨也。遠濬按。側視不能全見。明此。則

主者。達其自得。自主不得。自動以不得已之謂德。動無非我之謂治。名相反

而實相順也。章炳麟曰。不能相爲也。動無非我者。謂。本由迷一法界。又曰

由我根塵六事。故。生者即。如來藏。動。無。如。非。我。為。因。此。謂。動。真。不。得。已。為。相。反。實。由。此。六。事。
 此。不。能。相。為。已。乃。為。因。勝。解。及。無。非。我。或。則。決。定。不。可。按。轉。移。者。或。得。也。簡。擇。不。得。之。眩。謂。
 為。也。動。以。不。得。已。生。適。得。而。已。之。動。所。謂。其。為。也。出。無。於。無。為。動。故。無。曰。非。我。名。相。反。而。實。
 相。順。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已。譽。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遠。潛。按。界。撞。中。
 其。得。不。能。故。曰。工。乎。天。不。能。使。拙。乎。無。人。已。譽。夫。工。乎。天。而。佞。音。良。乎。人。者。唯。全。人。
 能。之。遠。潛。按。從。其。大。而。化。之。神。人。也。謂。之。聖。人。從。其。聖。而。不。可。知。者。言。是。拙。乎。人。
 無。能。然。其。則。天。蕩。蕩。矣。民。固。唯。蟲。能。蟲。唯。蟲。能。天。全。人。惡。天。惡。人。之。天。而。況。吾。
 天。乎。人。乎。章。炳。麟。曰。化。物。類。最。劣。者。能。唯。動。心。無。勝。已。解。金。石。悉。然。能。天。亦。近。之。
 人。樂。天。然。且。不。壞。是。爾。性。乃。是。謂。工。乎。天。不。然。發。心。趣。彼。亂。識。是。謂。佞。乎。故。人。成。是。以。迷。
 悟。不。二。故。都。不。辨。者。天。人。無。出。遠。潛。懷。按。唯。蟲。二。句。無。借。喻。全。人。便。是。忘。人。者。耳。
 而。故。復。申。之。曰。分。天。全。分。人。無。所。謂。惡。字。無。所。謂。平。聲。之。天。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
 也。以。天。下。為。之。籠。則。雀。無。所。逃。遠。潛。按。此。言。雀。攝。於。羿。之。威。故。曰。以。天。下。為。彼。
 無。之。籠。則。雀。是。故。湯。以。庖。胞。一作。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是。故。

徐無鬼第二十四 十四章 王夫之曰。此

徐無鬼

縉山人。魏之隱士。

因女商見魏武侯。名。文侯子。

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於

山林之勞。

如字。餘均力報反。

故。

顯同。

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

勞於我。君將盈者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黜者欲。擊苦田反。好惡。

則耳目病矣。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武侯超然猶恨不對。少焉徐無鬼曰。嘗

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取也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視日。宣穎曰。凝然上視。

上之質。若亡其一。陸德明曰。一。遺。濟按此。喪耦之喻。謂精神不動。吾相狗又不若吾相

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鈎。方者中矩。圓者中規。馬其親曰。梁簡文馬寶頌云。問蹄方足。

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馬其親曰。成材。言全體皆完。無間曲直。若卹若

失。陸長庚曰。憫憫之意。憫。遠。濟按此。喪。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陸長庚曰。莊

老立論。只在凝神守氣。千言一旨。吾儒所謂不專一。則不能直。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也。武侯大說而笑。徐無鬼

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縱

說之則以金版六弢。皆周書篇名。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為數。而吾君未嘗啓齒。今

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說若此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遠濬按武侯必

好獵。故告之相狗馬。在朝馳思而不得。身且不自由矣。喪其一之言。就其本明者曉之耳。女商曰。若是乎。曰。子不聞

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

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夫逃虛空者藜藿徒帶

柱。塞也。乎黽黼。由救反。之逕。良。本或作限。位其空。郭嵩濂曰。謂跟踉處乎其中也。說文。踉。動也。舒之言曰。

跟踉。急之聞人足音跫然。行聲。而喜矣。李頤曰。喻武侯無人君之德。而處在防衛之間。雖臨朝矯厲。愈

非其意。及得其所思。猶逃竄之聞人音。安能不釋然而喜也。遠濬按此喻武侯自有其身。聞喪其一之言。惑觸本真。思反而喜耳。而

況乎昆弟親戚之馨。苦頂反。欬。苦愛反。其側者乎。李頤曰。馨。欬。喻言笑也。久矣夫

莫以真人之言馨欬吾君之側乎。遠濬按真人之言。以鳥養養鳥而已。遠濬曰。喪我以反真。

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芋。音序。厭葱韭。以寶。本或作擯。棄也。寡人

久矣夫。今老邪。其欲干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徐無鬼曰。無鬼

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之

神與形。武侯曰：何謂邪？徐無鬼曰：天地之養也一。郭象曰：不以爲君而忘之神不能同。而登高不可以爲長。居下不可以爲短。君獨爲萬乘之主。以苦一

養不能同。而登高不可以爲長。居下不可以爲短。君獨爲萬乘之主。以苦一

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夫神者不自許也。夫神者好利而惡姦。林希逸曰：和

也。自私。夫姦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宜穎曰：形雖得養。心神當有

此病。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爲義偃兵。其可乎？徐無鬼曰：不可。愛

民。害民之始也。爲義偃兵。造兵之本也。君自此爲之。則殆不成。凡成美。惡器也。

郭象曰：美成於前。則僞生於後。馬其祖曰：老子云：天下皆知美之爲美。則惡矣。則惡矣。君雖爲仁義。幾且僞哉。形固

造形。成固有伐。敗也。變固外戰。君亦必無盛鶴列於麗譙。在道。郭象曰：陳

兵也。麗譙。高樓也。馬其祖曰：初學無徒。步兵曰驥。當爲於鎗壇。壇名

之宮。王啟曰：麗譙之間。偃息地也。鎗壇之宮。無藏逆於得。德同。無以

巧勝人。無以謀勝人。無以戰勝人。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

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遠濬按：私雖養而神傷實。故曰勝之惡乎在。君若勿已矣。修胸

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撓。郭象曰：若未能已。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

乎用夫偃兵哉。遠濬曰。修誠以應情。

黃帝將見大隗。五罪反。乎具茨之山。司馬彪曰。具茨山。在潁陽密縣東。今名秦隗山。方明爲御。昌寓

駢乘。張若謔朋前馬。二人先馬導也。昆閭滑稽後車。二人從車後。至於襄城之野。陳壽昌曰。襄

城。寓名。襄城。野。除也。詩。蹶于襄。是也。除去城府之野。即所謂廣漠之野也。七聖皆迷。無所問塗。適遇牧馬

童子問塗焉。陳壽昌曰。童子心也。襄城之野。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

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陸長庚曰。即大

道也。請問爲天下。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陳壽昌曰。若此者。即襄城之

野也。相忘於廣漠。而天下治矣。又奚事焉。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瞽。讀矚也。謂

病。王敬曰。遊於物內。因有瞽病。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以日爲車。而遊於襄城之野。今

予病少痊。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爲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黃帝

曰。夫爲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爲天下。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

夫爲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郭象曰。馬以過分爲害。黃

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王先謙曰。見大隗矣。已。遠濬曰。去害以如分。

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凌轢謂相凌。諛訊同音之事。則不樂。陸長庚曰。人情樂於自見。而喜於有所試。至皆囿於物。

信。者。也。招。高。通。世之士與朝中。得也。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

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讀縮。取也。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樂之士敬容。仁義之

士貴際。謂盟會事。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庶人有旦

暮之業。則勸。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尤。則夸者悲。

勢物之徒。樂變。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為也。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馬其

言。順比於歲。逐時俯仰也。承上遭時有用。馳其形性。潛之萬物。姚永樸曰。

姚鼐曰。賈生鵬鳥賦。意本此。

適也。之。終身不反。悲夫。遠濬曰。逐物者喪真。

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

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惠子曰。可。遠濬按。莊子知是。非

辯。而勝者即堯。惠子亦知是非兩行也。惟以莊子曰。然則儒墨楊秉公孫龍字。四。

與夫子為五。果孰是邪。郭象曰。若皆堯也。則五子何為復相。非乎。或者

若魯遽周初時人。者邪。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而夏造冰矣。成

英曰。冬取千年燥灰以擁火。須與井中。可以爨鼎。魯遽曰。是直以陽盛夏以瓦瓶盛水。湯中煮之。縣瓶井中。須與成冰。

召陽以陰召陰。遠濬按同。氣相求。非吾所謂道也。吾示子乎吾道。於是乎為之調瑟。廢

置也。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遠濬按同。聲相應。音律同矣。郭象曰。俱

以。而橫自。為是。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無當丁浪反。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未始

異於聲。而音之君已。郭象曰。無聲則無以相動。其以急緩為調不應。今改

以此。琴其弟子。下。然亦以同應。同耳。遠濬按。合玩淮南覽冥齊俗二訓中語。據淮

南覽冥訓。已下。當有形字。遠濬按。合玩淮南覽冥齊俗二訓中語。據淮

之。或若魯遽者云。當止於音律同矣。且句。據。己是而不自知也。論道。夫。或以

謂。乃推論大同之義。若夫。於五音。無所比。而鼓之。蓋鼓宮宮動。鼓角角動。所

是者邪。惠子曰。今夫儒墨楊乘。且方與。當也。我以辯相拂。讀拂也。以辭相鎖。歷

也。服。以聲。遠濬按。此惠子自矜其能。服人之口。相拂以辭。而未始吾非也。

則奚若矣。莊子曰。齊人躡呈亦反。子於宋者。馮其親曰。其命闈也不以完。其求

極警而意
迂晦而求
諸內語似
是非不知
是約喻人
是約喻人
是約喻人
是約喻人

鉞音利。似小鐘。酒鉞二器。也。以束縛其求唐蕩通子也。而未始出域。居也。

有遺類矣夫。遠濬按鉞鐘內已毀分。而以束縛求其不破。蕩子心已馳。而

令則者守門。是以不知類也。故曰遺類服耳。蓋正楚人寄而躋閭者。夜半於無

人之時而與舟人鬪。未始離。離同於岑。語審反。而足以造於怨也。遠濬按離

離於岑。謂自矜崖岸。言寄居宜適。居人以明。惠子相拂以辭。未足取勝者而

。遠濬曰。務勝人者失情。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之善塗墍者。古聖鳥路反。漫汙一作慢。

。其鼻端若蠅翼。章炳麟曰。慢。借為棧。說文。塗。使匠石斲之。匠石

運斤成風。聽而斲之。郭象曰。目恣手。暝。盡聖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

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地。施技之死久

矣。鄢人。則匠亦無所施其巧。之。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

矣。郭象曰。則雖至言妙斲。而無所用之。對遠濬曰。失藉者難致力。以明去害

只如其分耳。

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諱。原作謂。從吳改。云。至於大病。則寡人

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為入絜廉善士也。其

於不己若者。不比之。又。當為人。孫詒讓曰。列子。呂覽。言不得齒於人也。一聞人之過。終

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鈞。反乎。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

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為人也。上忘而下畔。離也。愧不若黃帝。而

哀。愛也。不己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

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江通曰。不聞。

見也。道足容之耳。禍心之害治如此。禍。勿已。則隰朋可。遠濬曰。勿以賢臨人。

吳王浮於江。登乎狙之山。衆狙見之。恂。音舜。然棄而走。假玉裁曰。恂。即

逃於深蔡。榛通。有一狙焉。委蛇攫。反。俱。縛。素。報。見巧乎王。王射之。敏給搏。取

捷矢。猶疾矢。後漢書注。給。敏也。王命相者。佐。王獵。趨射之。狙執死。

見執而。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敖。傲同。予。以此殛

也。戒之哉。嗟乎。無以女色驕人哉。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助。除本亦作。鋤。其色

去樂辭顯。指樂形於外言。三年而國人稱之。遠濬曰。勿以色驕人。

南伯伯。郭。字通。聲。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顏成子入見曰。夫子物之尤也。形

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曰。吾嘗居山穴之中矣。當是時也。田禾同和

齊。田禾。君。一覩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我必先之。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鬻

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嗟乎。我悲人

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遠濬按。自喪者。人。以喪者。即有於

悲人者。不肯仰人炫己。而自惜其有。石隱流也。悲人之悲者。不肯

自惜。而思以有強振於人。知其不可而為之者也。凡此皆有其有。以喪

其真。故可悲耳。其後而日遠矣。遠濬曰。勿以有賣己。

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陸德明曰。叔敖

二年未生。哀公十六年。仲尼卒後。自公為亂。宜僚未嘗仕楚。又宣十

效曰。此即史遷所謂空語無事。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儀孟。楚曰。史記也。

實者。固不得以時月覈之。莊王置酒。優孟前來為壽矣。王大驚云。以為

孫叔敖復生也。叔敖。為楚語名。臣。樂人效之。由來舊矣。王此所驚云。以為

歸有光曰
斂而不露

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己也。反己而不窮。循古而不摩。合也。擬似之謂。大人之誠。遠濬曰。勿以言爲德。

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歟。音困。淮南作九方臯。善相馬人。曰。爲我相吾子。孰爲祥。九

方歟曰。梱。音困。也爲祥。子綦瞿然喜曰。奚若。曰。梱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

子綦索然。涕下。連綿之貌。出涕曰。吾子何爲。以至於是極也。九方歟曰。夫與國君同

食。澤及三族。而況於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距也。福也。子則祥矣。父則

不祥。子綦曰。歟。女何足以識之。而。如也。梱祥邪。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女也。

何足以知其所自來。遠濬按世俗酒肉之來。釋氏所謂現身說法也。吾未嘗爲牧。

而祥。子郎反。牝羊也。生於輿。西南隅。未嘗好田。而鶉生於突。鳥甲反。東北隅也。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懸鶉兮。語句略同。若。此也。勿猶非。

怪何邪。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吾與

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吾不與之爲事。不與之爲謀。不與之爲怪。吾與

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撓。吾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爲事所宜。今也

然也。猶乃。有世俗之償焉。凡有怪徵者必有怪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

之也。吾以是泣也。遠濬按非分之來。皆屬怪微。而世俗且反以爲祥。不

祥而得不祥。若如庚桑楚爲。所云。一可泣之事。不足以滑成。此特詭其詞以寄憤。乃正言

。無幾何而使相之於燕。盜得之於道。全而鬻之則難。不若刑之則易。郭象曰

則之易。售也。不如。於是刑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宣穎曰。適當君門之街

所封國之類。如楚。然身食肉而終。遠濬曰。勿祥怪徵。

鬻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夫堯畜畜之卹愛勤勞。然仁。吾

恐其爲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

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陸長庚曰。捐仁義者。與之相忘。而不知帝力

之何有。利仁義者衆。夫仁義之行。唯。讀。且。且。無誠。且假夫禽貪者器。曰。宣穎

爲。卽重利盜跖意。禽貪。猶狼貪。樂記注。章炳麟曰。貪也。借。是以一人之斷制利

天下。譬之猶一覘也。薄結。也。郭象曰。覘。章炳麟曰。覘。萬物萬形。而以一人之斷制之

。郭。宰之也。宰。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

者知之矣。遠濬曰。勿利賢者。

朱一新曰。諸子書。往借古事。以申其說。如巢以之。類乃借以。譏戰國。非事風。由深於許。史莊致疑。謂莊言所。

有暖呼爰反。媠暖媠貌。自者有濡安也。需濡需。謂倫安者有卷音權。婁音縷。

猶拘擊者。方以智曰盛羊肉器。卷婁卷婁所謂暖媠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媠媠而私自

說也。自以為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是以謂暖媠者也。曾國藩曰。以才自足。以能自矜。則

為小人所忌。亦為君子所薄。老莊之旨。以此為最要。故再三言之。濡需者豕蝨是也。擇疏鬣自以為

廣宮大囿。奎兩脾之蹄曲隈。向秀曰。曲隈。股間也。乳閒股脚。自以為安室利處。不知

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宣頴曰。進退

為境所此其所謂濡需者也。卷婁者舜也。王夫之曰。卷婁者。實為羊肉不

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虛。本又作

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向秀曰。童土。地無草木也。曰當為冀得其來

之澤。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卷婁者也是以

神人惡衆至。遠濬按。神人。喻舜之心也。以就迷言。舜亦豈能禁衆之至。但其心較人託。舜為名高者則大異矣。故下云於羊棄意。

衆至則不比。王敵曰。人固不比則不利也。王敵曰。必故無所甚親。無所甚

疏。抱德煬炎也。和以順天下。此謂真人。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郭嵩焘

之附體也。有利而趨之。羊。無意而有也。羊。當兩棄之。與以可欲之利。即其意也。蠶。無知而有知。之。羊。無意而有也。羊。當兩棄之。與以可欲之利。即其相忘於道德。何卷髮者可慕哉。凡此皆於魚得計意。而遠濬自按暖姝者束教。遠濬曰。勿用知意。

濬曰。勿用知意。

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章炳麟曰。此濬按。人獨喻之情。亦實庸衆

其本心之旨。所謂源也。所謂天也。章若然者。其平也。猶常也。繩。直也。其變

也。循古之真人。以天待人。張君房本。今從不以人入天。古之真人。得之也。失

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藥也。其實堇。音謹。鳥也。桔梗也。雞靡。雞靡。容反。一。

名灰。即也。豕零。一名豬也。是時為帝者也。吳汝綸曰。淮南是時為帝者。猶云迭為

注也。時見何可勝言。句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唯種。越大夫名。姓也能

知亡之所以存。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宣穎曰。暗於全身。謀故曰鷗目有所

適。成玄英曰。適。夜不。適。晝。適。鶴脛有所節解。去也。之也。悲。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

過河也有損焉。歸晒水耗。請只助。中語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為未始其

攫也。恃源而往者也。馬其。視曰。知有所不及故也。任天而動也。遠濬按。逐知者。始

以與之。因應而不窮。雖物來擾。故水之守土也審。安定。影之守人也審。物之

守物也審。郭嵩燾曰。水之守土。二物相比。而相須也。影之守人。一物

。即所謂審心息。無外馳也。唯一出於天。按精氣為物。守故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

聰也。殆心之於殉。借為狗也。疾也。也殆。凡能其於府也。殆。郭嵩燾曰。目聰而

則不馳而審見能。凡能其於府者。皆外馳也。馬其視曰入天。守。殆之成

也不給。疾也。改禍之長也。茲。滋通。萃。多也。其反也。緣功。其果也。待久。而人以爲

已寶。郭象曰。已寶。不亦悲乎。馬其視曰。反也。緣功。福兮禍所倚。果

忽其前戒。而故有亡國戮民無已。不知問是。指源也。故足之於地也。踐。謂容足

。雖踐恃其所不蹶也。而後善博也。人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

天之所以謂也。遠指按天之大言。知大一。知大陰。知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

信。知大定。至矣。大一通之。大陰解之。大目視之。大均緣之。大方體之。大信稽之。

大定持之。郭象曰。大一通之用。萬物之自見。亦大目也。大均緣之。則萬事無

其本性。令各自得。大信稽之。命之所期。無令越逸。斯大信也。則萬方俱得

。則病益深。解以冬風。夫楚王之爲人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非

夫佞人正德。其孰能撓焉。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

祿而化卑。其於物也與之爲娛矣。當讀。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己焉。故或不

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羅勉道曰。與人並立。而化爲父子之親。彼其乎

歸居而一閒。音閑其所施。其於人心者。若是其遠也。王先謙曰。彼其。猶詩

退處一室。心則閒遠。與夷節不。故曰待公閱休。郭象曰。欲其釋楚王而

自許以神其交。心則閒遠。與夷節不。故曰待公閱休。郭象曰。欲其釋楚王而

心也。鎮其動。遠濬曰。一德佞。所謂我道大。似不肖。其一也。其一不一也。一。

聖人達網繆。猶纏綿。郭象曰。所謂玄繆。通處。周盡一體矣。郭象曰。無內而不知其

然性也。復命搖。動也。遠濬按。聖人視己物一體。非二動止其所。物亦各止

萬物並作。吾而以天爲師。人則從而命之也。遠濬按。聖人感而遂通。動經於

以觀其復。。憂乎知而所行恆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章炳麟曰。憂乎知。所

名也。。愛人之。見內證聖智。即所謂不住涅槃。不住涅槃。云何言滅盡。設此難者。以

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

聞之。其可喜也。終無已。終。竟也。竟無已時。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聖人之愛人也。人

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

終無已。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遠。潛。按。達。綢。繆。而不知其然。則人自安。舊國

舊都。望之暢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緡入義。與。沒。同。之者十九。猶之暢然。況見見聞

聞者也。姚。鼐。曰。緡。入。於。芒。昧。者。不。分。明。之。意。在。宥。篇。當。我。緡。乎。同。此。解。者。乎。切。以。十。仞。之。臺。縣。衆。閒。者。也。按。聖。人。危。然。獨。處。於。衆。際。誰。能。蔽。之。遠。滯。

樂而安之。冉相氏。古。聖。王。得其環中以隨成。陸。長。庚。曰。真。宰。之。本。體。也。無。與。物。無。

終無始。無幾。機。同。無時。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闔嘗舍之。楊。文。會。曰。此。言。始。如。禪。宗。一。圓。相。時。量。全。消。恆。順。衆。生。與。之。俱。化。而。自。無。化。相。可。得。或。為。

生。心。濟。世。而。自。求。安。樂。耶。衆。夫。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其。以。爲。事。也。若。之。何。章。麟。曰。天。即。自。然。與。物。皆。殉。其。自。所。有。事。者。復。當。如。何。亦。猶。佛。法。

出胎。超。出。三。界。輪。也。又。言。入。胎。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

既。言。成。道。轉。法。輪。也。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

與。世。偕。行。而。不。替。止。也。所。行。之。備。而。不。滲。諫。少。也。鮮。其。合。之。也。若。之。何。

與。世。偕。行。而。不。替。止。也。所。行。之。備。而。不。滲。諫。少。也。鮮。其。合。之。也。若。之。何。

與。世。偕。行。而。不。替。止。也。所。行。之。備。而。不。滲。諫。少。也。鮮。其。合。之。也。若。之。何。

章炳麟曰。云何等同一法執。而一又具足無量。湯得其司御門尹。官名。登恆。人名。為

之傳之。從師而不囿。得其隨成。為之司。其名之。此也。名贏。餘也。法得其兩

見。仲尼之盡慮為之傳之。郭象曰。仲尼云。天智見真諦。何慮。性空也。虛已。謙智。

見俗諦。解家。各有也。要當為。微賤者言。湯以衆為師。不囿於師。賢。以賢

愚門。其名耳。固不膏師。仲尼之盡慮耳。苟以明於因物。衆。有。為達道。聖師。司

尼實。大致也。此亦為承上起下。編紐。仲容成氏。曆帝時造。曰。除日無歲。無內無

外。楊文會曰。除日無歲。而巳。破方量也。王夫之曰。天會體。除日無歲。而巳。破方量也。王夫之曰。

無畛域。其渾然一氣。無流。動。非。虛。滿。一。上。生。以。此。清。見。道。下。之。大。非。濁。流。通。以。成。化。

。而不可以形氣名義。滯之於小成。故其曰。其視下。亦若此而已。答。曰。天均

。曰。實而無乎。處者。字也。皆渾。天。曰。長而無外。之。環也。其。曰。寓於無竟。日。無歲

也。環。遠濬曰。一天人。所謂一不用而寓諸庸。

魏瑩。名。惠。王。與田侯。名。齊。威。牟。名。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犀首。魏官名。公孫

。野也。聞而恥之。曰。君為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讎。衍請受甲二十萬為君攻

之。虜其人民。係其牛馬。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恐也也。出走。然後

扶救一反。其背折其脊。陳壽昌曰。忌。田忌。齊將也。因其大將出走

也。不亡季子。魏臣聞而恥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疑七之。仞矣。則又壞之。此

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華子亦魏臣聞

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

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王敵曰。但問。惠子聞之而

見。音現。謂引。戴晉人。梁國賢人。戴晉人曰。有所謂蝸。音瓜。俗稱蝸牛。有兩者。君

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

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為君實

之。君以意在。察也。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也。反。視

通達之國。人迹所及。為通達。謂今四海之內。若存若亡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

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辯乎。遠。潘按。華子所云。問伐之當否。據理

之一。為答。聖。君曰。無辯。客出而君恂然若有亡也。蘇轍曰。誠知所爭若此

人之存心也。

客出二字疑衍。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筦也。猶

有嘒許交反。管聲。也。吹劍首謂劍環頭者。映音血。映然如風過。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譽

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映也。郭象曰。曾不足聞。遠濬曰。一爭讓。所謂君

子無所爭。其爭也君子。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山名。之漿。賣漿家。馬其昶曰。漿。蔣。菰也。通借。藝文類聚引作蔣。說文。蔣。菰也。廣雅。藝文

吳都賦。菰子謂之餅。胡。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屋。陳治安曰。宜僚欲觀

接也。幽燕境。宋史。許將使遼。人皆升屋而觀。入子路曰。是稷稷。音總。聚貌。夫。子。為。人。又。不。屑。與。何為者邪。仲尼曰。

是聖人僕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王叔之曰。隱。其聲銷。郭象曰。捐

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沈者也。

郭象曰。人中隱者。譬無水而沈也。是其市南宜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

著明也。於己也。王叔之曰。著於己。猶言知其為人。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為必使楚王之召己

也。彼且以丘為佞人也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况親見其身乎。而

何以為存。謂存問之。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郭象曰。果逃去也。曾鞞藩曰。於

穀器。故爲書戒人以闇默自藏。如所稱董梧。宜僚。壺子之倫。三致意焉。

遠濬曰。一隱見。所謂吾非斯人之

徒而誰與。然非敢爲佞也。

長梧。

地名。

封人。

守封疆。

問子牢。

卽琴牢。

孔曰。

君爲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

裂。

司馬彪曰。鹵莽。猶蟲蛆也。謂淺耕稀種也。

滅裂。

斷其草也。

昔予爲禾。

耕而鹵莽之。

則其實亦鹵莽

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予來年變齊。

耕而熟穰之。其禾繁以滋。予終年厭飡。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

有似封人之所謂。遁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

以衆爲故。王啟曰。以衆之所趨爲習。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爲性萑。

扶。附也。吾形。尋擢。拔也。吾性。竝。借爲。潰漏發。謂精氣散泄。不擇所出。漂。

疽。瘡。膿血出也。謂病。疥癰。內熱溲膏。謂虛勞人。尿上。是也。馬其祖曰。鹵莽其源也。欲惡之孽。乃性中蘊葦葦。始則附形以生。繼且拔易吾性。若從而遇絕之。則滅情亡神。又有潰決之患。蓋本性未明。克治之力無所施。

遠濬曰。一形性。故性不宜鹵莽。情亦不宜滅裂。所謂形色天性也。唯

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也。

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陸長庚曰。而陰符經所謂人所知。以神。可不謂大疑。借爲。乎。因不可知。曰。天。已乎已乎。且無所逃。王夫之曰。自有。是。此則所謂然與然乎。遠濬按於。與。即齊物論所謂。然於然。爲。遠濬曰。一。是非。

仲尼問於太史大弢。伯常騫。豨韋曰。夫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司馬彪曰。左際。謂盟會之事。爾未際。其所以爲靈公者何邪。

大弢曰。是因是也。郭象曰。靈。即。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浴。器。而

浴。史鮪。史魚。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故搏幣而扶翼之。使。其不得終禮。

此所以爲肅賢也。幣者。奉御之物。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爲靈公

也。郭象曰。靈有二義。亦。豨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

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汝也。里。

居處也。司馬彪曰。言子孫不足可憑。故使公得此處。爲。夫靈公之爲靈

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郭象曰。徒識已然之見事耳。遠濬曰。一善惡。

少知問於太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

李頤曰。五鄰為里。四井為邑。古者鄰里井邑。五家

風不太公調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爲風俗也。

函五其親曰。性。孟堅言民

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合異以爲同。散同以爲異。

陳壽昌曰。同異以無以觀其全耳。則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

之馬也。是故丘山積卑而爲高。江河合水而爲大。大人合并而爲公。是以自外

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

拒同也。郭象曰。自外入者。性也

井。性各得正。萬物而夷無違心也。化必至公主。故主無所執而所以能合。丘里而

曰自外無正。而不正於外。而有主拒於中。而不執於外。此順民爲化也。故

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文武吳汝綸曰。文大人不

賜。故德備。右馬其親曰。不。周禮注。爲文。爲武。猶命也。所謂不器也。殊職。此合。三句。爲義。

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爲。無爲而無不爲。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

福淳淳。下流動三字。吳汝綸曰。淳淳。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郭象曰。於此。爲反

於彼。或以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陸德明曰。自殉焉。殊面。向也。謂非心

天隔。故有所正。比於大澤。百材皆度。觀乎大山。木石同壇。郭象曰。合異者亦有。所差。以爲同也。此

之謂丘里之言。遠濬按。孟子云。所欲與聚。所惡勿施。使散十姓百名以求其好惡。則固各異得失。是非。自有拂有宜。有正有差矣。

欲。然使十姓百名舍己之私。合而推之。又必有其理之同。公言也。少知公惡者。此則大人之所與。聚勿施者也。故丘里之言。公言也。公

曰。然則謂之道足乎。太公調曰。不然。遠濬按。道大無量。固於方隅。較道之大。以

故不足者也。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也。猶語

之也。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爲之公。因其大以號

而讀之則可也。已有之矣。乃將。欲也。得比。合也。哉。則若以斯辯。譬猶狗馬。其不

及遠矣。遠濬按。丘里之言。未嘗非道所在。但不足謂之道者。以道不可名。既有言。斯有名。落於形器之私矣。欲合於無名者。固不可

得耳。相。譬若狗之於。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太公調曰。

陰陽相照。相蓋相治。俞樾曰。蓋。蓋。作害。害。古字通。釋言。猶下。蓋。割裂也。舍人本。蓋。作害。害。相害相治。猶言。蓋。相生相殺也。舍

四時相代。相生相殺。欲惡去就。於是橋起。馬其翹曰。橋起。猶言。起。橋。與

片。音判。判。合。王念孫曰。片。與胖同。氏。說文。胖。半體肉也。喪服傳

也。主合其半。成夫。於是庸有。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

名實之可紀。精微本下有

之可志也。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馬其昶曰。運。即正運。

漢書。矯。多訓正。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觀道

之人。不隨也。猶追尋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遺滯。按言知。則不物。而物。物。

固非可擬少知曰。季真之莫為。接子之或。有也使。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徧

於其理。唐順之曰。或。莫為者。因緣性也。自太公調曰。雞鳴狗吠。是人之所知。

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將為。斯分也而析之。精至

於無倫。比也大至於不可圍。或之使。莫之為。未免於物而終以為過。陳壽昌曰

皆從物上起論。故終不免於過。或使則實。莫為則虛。有名有實。是物之居。言著物無名無實。

在物之虛。可言可意。言而愈疏。未生不可忌。禁也已死不可徂。存也一死生

非遠也。理不可觀。或之使。莫之為。疑之所假。因也吾觀之本。其往無窮。吾求之

末。其來無止。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或使莫為。言之本也。與物終始。馬

昶曰。有。理無窮止。而物有終始。故忘言而寓諸無竟者。與物同理也。有。無二執。言本此與。特與物終始耳。非無窮無止之道也。道不

可有。有。不可無。道之為名。所假而行。遠滯。按即老子所謂吾不或使莫為。

在物一曲。夫胡爲於大方。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陳壽昌曰。道之不可名。稱。物之超乎色相者。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其有極。其。親曰。陸子謂人當求道。不必言有無。遠濬曰。一同異終始有無。

外物第二十六 八章 駢拇篇 遠濬曰。此卽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亡。王敵曰。同於一。死。不救其惡。人主

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於江。萇弘死於蜀。藏其血三年而化

爲碧。郭象曰。精誠之至。陸德明曰。呂氏春秋。藏其血三年。化爲碧。玉。陳壽昌曰。蜀。當是成周近邑。非蜀都也。或曰。於蜀屬下

爲句。祭器也。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己殷高宗太子。憂而曾

參悲。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絃。音駭。束縛不平也。

於是乎有雷有霆。成玄英曰。陰陽錯亂。不順五。行。故雷霆擊怒。驚駭。萬物。水中有火。乃焚大槐。司馬彪曰。

唐。順之曰。造化謂電也。焚火。謂霹靂時燒大樹也。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

王先謙曰。人亦有甚憂者。遠濬按兩陷者。謂陰陽交。賊其心也。墮。音陳。螭音

安。定貌。惇。不。不得成。平也。遠濬按水。王本作木。謂槐木老而生火。自

憂二句。逐處皆煩惱耳。心不安。心若懸於天地之間。慰慰同。慰同。。啓啓同。啓同。。沈屯。頓通

利害相摩。生火甚多。衆人焚和。月固不勝火。陸長庚曰。火在人身。有所謂

不能勝。五火即醫家一水。於是乎有債音頤也。。然而道。從也。。盡。遠濬曰。取必外物。

則兩皆不自得。遂以傷生。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說苑作魏文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

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遠濬按與者不適其分。徒遭受者之怒耳。。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

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爲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

君豈猶其也。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

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遠濬曰。常與。謂水也。。我無所處。吾得斗升

之水然。猶則也。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郭象曰。此言當理。無小。苟其不當。

遠濬曰。必外物者。失其常分。

任。國名。公子爲大鈞巨緇。大黑輪也。五十犗。犗。音存。古牛也。以爲餌。躄。音存。乎會稽。技

遠濬按揭
竿累以下
爲才諷
說之徒驚
相告之辭

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鎔音陷。沒而下。驚

一作揚而奮鬚。求夷反。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

離而腊。音昔。之。自制澗同。古河以東。蒼梧已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輕

借爲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綸同。趣。趨同。灌瀆。灌瀆之守鯢

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馬永卿曰。莊子與梁惠王同時。是

傳棟曰。猶左。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

遠矣。遠濬曰。得人之得。而至釣利。

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從上語下。曰。東方作矣。謂日出也。事之何若。小儒

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

爲。接撮也。其鬢。壓本一作壓。其顛。許穰反。儒以金椎控其頤。王念孫曰

也。而者。汝也。是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馬其視曰。太史公云。蓋自戰

此。以譏世儒之誦詩書而躬穰行者。莊子言遠濬曰。得人之得。而至以儒盜。

老萊子。楚人之弟子出薪。出採。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修長也。上而趨音

網得白龜焉。箕。本其字。圓。廣也。貝。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

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下。吉。乃刳龜。七十二鑽而無遺莖。仲尼曰。神龜能見夢

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莖。不能避刳腸之患。如是

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雖有至知。萬人謀之。蘇與曰。言一物之智。不敵萬人。之謀。魚不

畏網而畏鵜鶘。水鳥。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姚鼐曰。網之害。大

任。猶魚之不知長網也。遠濬按。能不用知。而嬰兒生無石。頤通。師而能言。

與能言者處也。遠濬按。善之喻。自。遠濬曰。必外物者必見困。小知去則困去。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

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厠足而墊。丁念反。之致。至也。黃泉。人尚有用于焉。

無餘地也。以足外。無餘地也。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爲用也亦明矣。洪邁曰。學

於五聲一也。五聲弗得不備。水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其理一也。爲國者。其弗以無用待天下士。則善矣。遠濬曰。無用

之用。不必外物也。

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遠濬按。二句指至人言。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

遺濬按二句指疏遠決絕者言。言何所得自適也。夫流遁之志。遺濬按淮南原道。韓潮流遁。如承之。

能自禁。不決絕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雖相

與為君臣時也。易世而無以相賤。故曰至人不留行焉。唐順之曰。易世則變。嚴

況其他邪。著意。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猶徒也。馬其昶曰。至人與時

一往不顧。是辭學之患也。遺濬按老子所以欲絕學者也。正且以豨韋氏

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宣穎曰。古人今人。同逐波流。志實流通。尙唯

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順人而不失己。遠濬按遊於世而不僻。則非決絕

彼教不學。承意不彼。遺濬按凡可為我師資者。皆彼教也。聖人能自尋以外

遊世。方能目徹為明。耳徹為聰。鼻徹為顛。馬其昶曰。顛。讀曰馨。禮。馨。燔

。誤也。顛。與禮同。口徹為甘。心徹為知。知徹為德。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

不止則跖。讀也。跖則衆害生物之有知者恃息。其不殷。盛也。非天之罪。天之

穿之日夜無降。馬其昶曰。廣雅。降。其不能殷盛者。滅也。天人氣息。耳

息。遠濬按真人之息。以睡日夜無隙也。斯道不壅。而是知無不徹矣。人則願

遠承上言按此
游於順其天
自然而補其
救於未失能
不勞各縱有
及物因各有
變分至為不
測至為不轉

塞其竇。胞。胎中。有重閫。音瀉。空廔也。廔。室也。汝。綸。曰。心有天遊。室無空虛。則婦

姑勃籛。音奚。勃。籛也。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謂也。六。情。攘。奪。曰。大林丘山之善

於人也。亦神者不勝。馬其祖曰。大林丘山。其境虛而喜。神

乎暴。宜。穎曰。由於表暴。溢。謨。稽。乎。識。音。弦。也。急。稽。也。謂。急。於。稽。德。必。察。察。為。人

謀也。知出乎爭。柴生乎守官。即官知止不通。曾國藩曰。柴。遠。濬。按。此。申。德

名。誤。知。四。者。事。果。遂。也。乎。衆。宜。春。雨。日。疑。曰。之。時。草。木。怒。生。銚。七。遙。反。有。所

穿。削。之。故。乃。豆。反。於。是。乎。始。修。草。木。之。到。倒。同。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曰。司。馬。彪

也。鑄。似。鋤。反。於。是。乎。始。修。草。木。之。到。倒。同。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曰。司。馬。彪

拔。反。之。更。生。曰。到。植。此。言。傷。生。者。失。其。天。罷。獨。生。病。在。炫。節。自。然。否。則。事。果。衆。宜。矣。

靜。默。可。以。補。病。皆。滅。音。滅。一。可。以。休。老。焦。炫。玉。裁。曰。皆。滅。蓋。養。生。家。之。養

與。沐。浴。寡。急。就。篇。以。捕。滅。寧。可。以。止。遽。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未

嘗。過。而。問。焉。聖。人。之。所。以。賦。反。戶。楷。天。下。百。姓。之。視。聽。也。神。人。未。嘗。過。而。問。焉。

賢。人。所。以。賦。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賦。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

濬按莊子通篇一當申發以首遊世以見物取必不物取必外物取必只生自知也。然則自高言。深乎。不。斯。得。耳。造。不。自。得。深。之。不。得。書。者。不。得。一。深。情。若。揭。

善毀。爵爲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

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踰音存。古於窾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踣

赴芳也。附反。河。遠濬按此言物不能相必之學。故能遊者與勉者。已荃香草也。

魚。筍。一云。者所以在察也。魚得魚而忘荃。蹄兔胷也。又云。兔蹄也。者所以在

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何望其視曰。遠。濬按結歸於學者之自得。在得教者之意。他。遠濬曰。申外物

不可必。

寓言第二十七六章使人不泥其迹。曰此。與發明下篇。日言而書之序例。旨。詳。

說乃反約也。

寓。寄也。言十九。重言者爲人所重。十七。王闞運曰。依託聖人籍以真義。不過十之一

自三言者。卮言日出。和以天倪。王闞運曰。可。以。語。之。解。時。之。同。字。也。辨。馬。其。視。曰。燕。禮。成

無算。爵。獻。辭。交。錯。記。云。禮。儀。於。卒。度。也。語。笑。語。故。曰。獲。卮。言。古。者。義。主。盡。歡。時。少。次。長。交。錯。故。曰。皆

姚鼐曰以
上解寓意
意以下解
重言意

劉須溪曰
曼衍最悲
兩語不知
豈不汗漫
支離不顧
所以不能
是爾

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矣。此所以終身言未嘗言。通一不用而寓諸庸之言也。凡寓言重言。皆卮言也。

乎。寓言十九。藉外論之。親父不為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馬其視曰。寓言者。人不可與莊語。故曰寄之於彼。滑稽出之。

也。人之罪也。馬其視曰。寓言者。人不可與莊語。故曰寄之於彼。滑稽出之。大抵言其學無所不窺。然其要本之歸於老子之言。皆空語無事實。故其著書十餘萬言。

指事類情。用詞剝儒墨。故自王公大人。不能自解免也。與己同則應。不與己同則反。同於己為也。猶則。是之。異於己為非之。重言十七。所以己言。止人爭也。

是為者艾。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者。遠濬按期。即秋水篇之期。於有也。猶。是非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直是陳久。

也。猶。是非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直是陳久。以天倪耳。遠濬按言此。以明重言皆道之所寓也。乃和。卮言日出。和以天倪。

因以曼衍。所以窮年。足。以暫寧曰。謂依據故言。若因明論所謂聖教量者所。則。唯和之自然之。而性命之致。自窮之也。不言則齊。齊。與。猶。以。言不齊。遠濬

見既齊。則無庸言。此。言。與齊不齊也。遠濬按齊不齊。始有言。故曰無言。言。不齊。始有言。故曰無言。言。

無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阮籍曰。莊周述道德之妙。以敘無。為之本。寓言以廣之。假物。以延。

不齊。始有言。故曰無言。言。不齊。始有言。故曰無言。言。不齊。始有言。故曰無言。言。

見既齊。則無庸言。此。言。與齊不齊也。遠濬按齊不齊。始有言。故曰無言。言。不齊。始有言。故曰無言。言。

無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阮籍曰。莊周述道德之妙。以敘無。為之本。寓言以廣之。假物。以延。

之。聊以娛無爲之心。而逍遙於一世。豈將以希咸陽之門。而與稷下爭辯也哉。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

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可於

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非卮

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郭象曰。雖變化相代。原其氣則一。

始卒若環。莫得其倫。理也。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遠濬曰。先揭立言凡例。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

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羅勉道曰。服知。從事乎知也。莊子曰。孔子

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馬其昶曰。夫豈未之嘗言。言勤志服知之說。孔子已自謝之。夫豈未之嘗言。故下引孔子語。以證其

所見蓋進乎此矣。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謂太初。復靈。善也。以生。讀性。鳴而當律。言而當

法。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馬其昶曰。此勤志服知者。孔子始時所是。卒而非之。

者也。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蘊。悞逆也。鄂通。立定天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

及彼乎。馬其昶曰。能服人之心者。子自謝不及。故曰能化也。孔遠濬曰。借孔子語。以明所言非如

惠子直服人之口。化故也。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泊。

反。及。魚竹罔也。謂無所絀其罔。曰釜。四升。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泊。其器也。

吾心悲。弟子問于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者，可以哀乎？彼視三釜

三千鍾如鸛。雀蚊虻。相過乎前也。遠濬曰：達化則一窮通。

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二年而從，三年而通，四年

而物，五年而來，六年而鬼入，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

遠濬按此真人守神致功之序。野。謂息未馴。初致功時所歷之象。凝精

還虛形。如是。謂神發見。是為出定。死。鬼入。謂神復歸舍。自成。則神大

也。而果然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公以其死也有自也，而生陽也，無自

妙矣。年以明序也。不必。生有為。死也。勸。公以其死也有自也。而生陽也。無自

則。適自於生。公。故。見。為。而。悲。耳。抑。知。生。惡。乎。適。本。陽。氣。無。所。自。來。遠。而。按

此。因。玄。家。執。陰。符。經。宇。宙。在。手。而。不。知。其。可。死。語。可。生。謂。生。由。我。不。生。為。純。陽。不

行不悖也。故莊子斥之曰：天有曆數，地有人據，王散曰：邑。以人所。吾惡乎求之。

。屬其體曰。以層數測天之異。實則一氣。屈伸。天地本自渾然。無可分別。此喻據分以求者之必不得知。唯止於分者。能不囿於。莫知其所終。若之何

其無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邪。無以

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王夫之曰。還濬按。莫測。其主歸。則似有命者。各

莫測所從受。則似無命之者。又刺之痛。百骸不適。似有鬼矣。然聲光所及。耳目不能相知。則鬼無不通之謂何也。遠濬曰。

達化則一生死。

衆罔兩問於景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髮。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

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景曰。搜搜也。奚稍屑。問也。予有而不知其

所以。郭象曰。自爾。予蝸甲也。蛇蛻也。似之而非也。遠濬按。影之於形。待火

蛻之待蛇。似而實異。近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彼吾所以有待邪。而

況乎以。已通。有待者乎。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強陽則我與之

強陽。強陽者。又有以有問乎。遠濬曰。達化則知止其所不知。

陽子居。列子黃帝篇。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老子。老

蘇賦曰讓
王以下四
篇非莊子
所作為其
枝葉蓋人
所慮易曰
劉大櫛曰
此篇尤為
淺近庸劣
東坡刪此
四篇而以
列案冠一
寓實為一

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答。至舍。進盥。音管

巾櫛。脫屣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閒。是以不敢。今聞

矣。請問其故。老子曰。而睢睢。呼維反。仰目也。盱盱。香于反。張目也。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

德若不足。陽子居蹴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也。主人公執

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羊向反。炊也。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郭象曰。去其

李杲故也。遠濬曰。結歸於若不足者。始可與言。

讓王第二十八富貴而重生。歸有光曰。此篇歷引滯。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吳汝綸曰。此文。堯讓子

州支父曰。以我為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隱也。憂病深固。謂其之病。方

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况他物乎。唯無以天

下為者。可以託天下也。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

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

俗者也。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予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

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

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悲夫！子之不知予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

山，莫知其處。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吳汝綸曰：舜讓石戶之農，見呂覽離俗篇。石戶之農

曰：捲捲呂覽作捲，用力貌。乎后之爲人，葆呂覽作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爲未至也。於

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

大王亶父居邠。吳汝綸曰：此淮南道應篇。文亦見呂覽審爲篇。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

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與

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爲吾臣與

爲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筴而去之。民相連。讀聲

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大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貴富不

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

其身，豈不惑哉？

越人三世弑其君。

吳汝綸曰。此呂覽貴生篇文。

王子掇一作斃。

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無君。

求王子掇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掇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一作輿。王子

掇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掇非惡爲君也。惡

爲君之患也。若王子掇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爲君也。

韓魏相與爭侵地。

吳汝綸曰。此呂覽審爲篇文。

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

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病也右手攫之。則

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

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

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僖上脫昭字侯曰。善哉。教

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

魯君一作侯。

聞顏闔得道之人也。吳汝綸曰。此呂覽貴生篇文。

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闔。

其

有子。麻也。呂覽作鹿。

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

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者者字。校者字。姚者字。謬而

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真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殘也。餘以爲國家。其土苴如糞草也。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爲。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脫珠字之重哉。

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

吳汝綸曰。此呂覽觀世篇文。亦見列子說符。

客有言之於鄭子陽。

鄭相者

曰。列禦

新序作

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好士乎。鄭子陽

卽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

曰。妾聞爲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飢色。君過

一作遇

。而遺先生食。先生不

受。豈不命邪。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

呂覽至

已而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

楚昭王失國。

吳汝綸曰。詩外傳廉稽篇。此見韓

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

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言。王曰。強之。韓傳作君。強之。無曰字。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

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

法。必有重賞大功。韓傳作大。獻重質。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

寇。吳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

臣之所以聞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韓傳作期。曰。屠羊說居處。韓傳作甚。卑賤而陳

義。韓傳作論議。甚高。子綦爲我延之以三旌。一作作珪。韓傳作公。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

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

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

原憲居魯。吳汝綸曰。此見韓詩外傳。曾子仕篤。亦見新序節士篇。環堵之室。茨。蓋屋也。以生草。新序作蒿。蓬

戶不完。桑以爲樞。曲桑條爲戶樞。韓傳作柄。桑而無樞。而甕牖。破甕爲牖。一室。一室。夫婦各一室。裼。一作

爲塞。以裼衣塞。屬也。上漏下溼。匡。正也。坐而弦歌。韓傳字。依韓傳補。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

素。軒車。韓傳無車字。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韓傳華木皮爲冠。韓傳華作楮。縱踐。一作履。縱踐。驪。驪。

也。履不著。履一作杖藜。杖藜一作扶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

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

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謂所行常願世譽而動也。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

己。仁義之慝。韓傳作匿。依託仁義為姦慝。與馬之飾。憲不忍為也。

曾子居衛。緼袍麻緼為無表也。外破也。顏色腫腫。一作噲噲。噲噲。錯也。手足胼胝。

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縱而歌商

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

致道者忘心矣。

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

十畝。足以給飡。之然反。音干。字或作饘。謂干餅。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鼓琴足

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一作怆然。變容曰。善哉

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修於內者。無

位而不怍。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

中山公子牟謂瞻詹一作瞻子曰吳汝綸曰。此淮南道應篇。文。亦見呂覽審爲篇。身在江海之上。心居

乎魏魏一作魏。吳汝綸曰。魏闕。心下巨闕。神內守也。魏。案高注淮南。傲真篇

得一原也。孰能至於此。則云心下巨闕。當訓大。與巨同義。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

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自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呂覽作神無惡乎。不能

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借爲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

其隱巖穴也。難爲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吳汝綸曰。此呂覽慎人篇文。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顏色甚憊。而弦

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

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毀也也。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

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

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

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

窮之爲。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呂覽作寒既至。霜雪既降。吾

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音厄於丘其幸乎。孔子削一作稍。然反琴

而弦歌。子路挖。與佞通。呂覽作抗。壯勇貌。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

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得同於此。則窮通為寒

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虞一作媿。於潁陽。而共伯得姚校增志字。乎共丘。一作首。

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吳汝綸曰。此呂覽離俗篇文。淮南齊俗篇同。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

為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汗也。我。吾

羞見之。因自投清冷。呂覽作蒼領。或作青令。之淵。

湯將伐桀。吳汝綸曰。此亦離俗篇文。連上章。因卞隨而謀。卞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

不知也。湯又因瞽一作務。荷子一作牟。光而謀。瞽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

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呂覽作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尅

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為賊也。勝桀而讓我。必以

我為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呂覽作詢。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

也。乃自投桐。一作桐。呂覽作穎。水而死。湯又讓瞽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

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

呂覽作位之。

晉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

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

況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沈於廬。

覽一作廬。一作慕。

呂水。

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

吳汝綸曰。呂覽誠廉篇。此見。

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

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之盟

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

殺一作。

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

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

即禱也。

其於人也。忠信盡

治。而無求焉。樂與政爲政。樂與治爲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

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爲政。

上。尙同。

謀而下行貨。呂覽無阻下字。

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爲信。揚行以說衆。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

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爲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竝乎周以塗

呂覽作淺。

吾身也。不如避之以絜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

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

取也。

高節戾行。

吳汝綸曰。戾。呂覽離俗篇作厲。

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大一作泰山之陽。膾人肝而舖日申時也之。孔子下車而

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

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丘非邪。爲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

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司馬彪曰。冠多華飾。如木之枝繁。取牛皮爲大革帶。多辭繆說。不

耕而食。不織而衣。搖脣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

妄作孝弟。而傲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借爲極。重疾走歸。不然。我

將以子肝益書舖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一作司馬彪曰。下。望履幕

。言視不敢望。跖面望履。結而還也。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

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案劍噴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

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

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辯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衆率兵。此下德

也。凡人有此三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

有光。脣如激明也。丹。齒如齊一作舍。貝。音中黃鐘。而名曰盜跖。丘竊爲將軍。恥不

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爲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爲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恆一作。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說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衆民。是欲規我以利。而恆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湯武立爲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王念孫曰。煬。方言。翕也。說文。爰。燥也。煬之。音揚也。周官卜師。揚火以作龜。鄭注。爰。煬也。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臥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一作。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羣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

強陵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

教後世。縫一作捷。衣淺帶。矯言僞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

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爲盜跖。而乃謂我爲盜跖。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

子路去其危。高也。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

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身蒞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謂

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迹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

路蒞此患。上無以爲身。下無以爲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

帝尙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謂傳子。湯放其

主。武王伐紂。文王拘一作居。姜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真。

而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一作惡。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

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月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

石自投於河。爲魚鼈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

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一作微。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

柱而死。此四者無異於磔犬流豕。操瓢而乞。一作走。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一作卒。

養壽命者也。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沈江。比干剖心。此

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爲天下笑。自上觀之。至於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

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

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

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當爲瘦。病也。或作瘠。死喪憂患。其中開口

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

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

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極一作。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

也。失信也。汲汲。作低低。一詐巧虛僞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

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茫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

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邪。

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女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

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編一作虎須。幾不免虎口哉。郭象曰。此章寄明因衆

之所欲亡而亡之。雖王紂可去也。不因衆而獨用己。雖盜跖不可御也。

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爲行。無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

名。計之利。而義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不可一日不爲乎。

滿苟得曰。無恥者富。多信猶多言也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恥而信。故觀之

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抱其天乎。子張曰。

昔者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讀趣馬者。曰。女行如桀紂。則有忤色。

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爲匹夫。今爲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

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爲天子。未必貴也。窮爲匹夫。未必賤

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爲諸侯。諸侯之門。義士

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爲臣。一作相。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

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胷中也。不亦拂戾也乎。故書

曰。孰惡孰美。成者爲首。不成者爲尾。子張曰。子不爲行。卽將疏戚無倫。貴賤無

義。長幼無序。五紀即五倫。六位即六紀。將何以爲別乎。滿苟得曰。

堯殺長子。堯讓曰。堯殺長子考。堯明。堯殺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伐。紂貴賤

有義乎。王季爲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僞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

別乎。且子正爲名。假設之辭。我正爲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一作鑑。於道。吾日

與子訟於無約曰。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

棄其所爲。而殉其所不爲。則一也。故曰無爲小人。反殉而天。無爲君子。從天之

理。若枉若直。相而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

道徘徊。無轉而行。王念孫曰。轉。讓爲專。山木篇。無一而行。一。無肯專爲。即此無專而行也。秋水篇。無一而行。一。亦專也。即此無

成而義。將失而所爲。無赴而富。無徇而成。將棄而天。比于剖心。子胥抉眼。忠之

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勝申一作子不字。無不自理。一作

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

爲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郭象曰。此章言上行則行矯。貴

士則士僞。故蔑行賤士以全其內。然後行高而士貴耳。

無足一作知。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興名就利者。彼富則人歸之。歸則下之。

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無意焉。知不足邪。意

抑同知而力不能行邪。故推正不忘一作妄。邪。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爲與己同時

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爲夫絕俗過世之士焉。是專無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

非之分也。與俗化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爲其所爲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

意之道。不亦遠乎。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欣懽之喜。不監於

心。知爲爲而不知所以爲。是以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無足曰。夫

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美究執。至人之所不得逮。聖人之所不能及。狹挾同人

之勇力。而以爲威強。秉人之智謀。以爲明察。因人之德。以爲賢良。非享國而嚴

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夫欲

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知和曰。知者之爲故。動

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爲。故不求。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

以爲貪。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爲廉。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

勢爲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患。慮其反。以爲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譽也。堯舜爲帝而雍。推之誤非仁天下也。不以美

害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己。此皆就其利辭其害。

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興名譽也。無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絕甘。約

養以持生。則亦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知和曰。平爲福。有餘爲害者。物莫不然。

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營鐘鼓箎篪。一作管。箎一作篪。箎一作篪。之聲。口噍於芻豢醪醴之

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佞。音礙。核。飲食。溺於馮。盛也。氣若負重行而

上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慰。怨也。姚校。一作長。貪權而取竭。靜居則溺。體澤則馮。

可謂疾矣。爲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可謂辱矣。財積而

無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醮。顛。顛。顛。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內則疑劫請之賊。外

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疏。編戶。問射孔。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此六者。天下

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寬通。一作單。以反一日

之無故。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繚。繚也。意絕體而爭此。

不亦惑乎。郭象曰。此章言知足者常足。

說劍第三十 一章大明小。歸有光曰。舉

莊生本誓

近國策非

賜驢曰語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悝太子名。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悝尙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尙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惟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爲劍。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一作頭突鬢一作垂冠。陸德明曰。將欲鬪。曼胡之纓。吳汝綸曰。曼胡。堅固之意。呂覽孟冬紀。短後之衣。矐目而語難。難。語言艱。王乃說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

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一作說白刃待之。莊子入殿

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

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說。一說下有之字

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爲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

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王乃校一作教劍。士七日。死傷

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敦治也劍。

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用也杖持也。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然

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

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爲鋒。齊岱爲鏑。晉魏爲

脊。周宋爲鐔。音淫。又徒南反。劍環也。韓魏爲夾。一作缺。把也。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

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當也之

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

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茫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知勇

士爲鋒。以清廉士爲鏑。以賢良士爲脊。以忠勝士爲鐔。以豪傑士爲夾。此劍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知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曠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劍。無異於鬪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爲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斃其處也。司馬彪曰。斃。皆自殺也。斃。皆不見禮。

漁父第三十一 一分外求 歸有光曰。大旨言不宜惟守其真而道存。

朱熹曰。蘇子由古史中論此數篇。決非莊子書。乃後

孔子遊乎緇帷一作惟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須臾一作鬚。眉交一作皎。白被髮揄音遙。袂行

人裁斷此本
文攙入此
其考據甚
精密曰此
孫覺盜此
篇較盜此
說劍盜此
頗勝

原以上距。至也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

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爲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

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一作

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等也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

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

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一作。其真。嗚呼遠哉。其分也。

作也。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

畔。方將杖孳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一作。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

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一作。於下風。幸

聞咳唾之音。以卒相丘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

修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

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理也。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

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

憂其事。乃無所陵。亂也。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少無序。

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羣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

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一作賦不美。春秋後倫。陸德明曰。朝覲不

也。及等比。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

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

子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飾禮樂。選人倫。以化齊

民。不泰多事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總。章炳

麟曰。總。借爲僞。地官廩人。掌敘市總布。肆長敘其總布。杜子春皆云。總當爲僞。古音。東談相轉也。曲禮。長者不及。毋僞言。是僞者不

之應。豫而豫之也。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道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

言人之惡謂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僞以敗惡人謂之慝。不擇善否。兩

容頰。一作頰。章炳麟曰。頰。從夾聲。夾之聲。平聲爲兼。此頰。則借爲兼。偷拔其所欲。謂之險。此八疵者。

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

挂畫也。圖也。功名謂之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

狠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已。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一作

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爲尙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謹修而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修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倫也。王引之曰。善於父母謂之孝。亦謂之慈。故孝烏慈。烏。內則。慈以甘旨。齊語。不慈。孝於父

母。是慈。卽孝也。孟子孝子。孝孫也。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

以功爲主。飲酒以樂爲主。處喪以哀爲主。事親以適爲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

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用也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

禮者世俗之所爲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

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祿祿一作錄。而受變於俗。故不

足。惜哉子之蚤湛。沈同於人字。無一人僞而晚聞大道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

者丘得遇一作過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

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

其道。慎勿與之。身乃無咎。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

顏淵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挈音。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

曰。由得爲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

未嘗不分庭伉禮。夫子猶有倨傲之容。今漁父杖挈逆立。而夫子曲要磬折。再

一作言。拜而應。得無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

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一作其。於禮義有閒矣。而朴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女。

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猶也。夫。非至仁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

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爲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

列禦寇第三十二 第十章 與養生 遠濬曰。此

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道也而反。曰。吾驚

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十餐譚漿而五餐先饋姚範曰。賣漿者。以入至

列子懸食於十漿。而先於五漿。而饋。以其形神足以動其畏敬故也。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爲驚已。曰。夫

內誠不解。形謀段爲謀。成光宣頴曰。心積而不化。以外鎮人心。使人輕

乎貴老。高秋月曰。言敬已過乎樽齒也。而蹇猶驥。其所患。夫饗人特爲食羹之貨。多餘之贏。

其爲利也薄。其爲權也輕。而猶若是。而況於萬乘之主乎。身勞於國。而知盡於

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馬其

歸。猶言矣。人將保。附也。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伯昏瞀人北面而立。

敦音頓也。杖蹙之乎猶於。頤立有閒。不言而出。賓本亦作者以告列子。列子提

屣跳而走。暨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一作發。古通用。置也。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

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而焉用之

是也。感豫出異也。郭象曰。先物施惠。惠不因彼。謂有異微。必且有感。讀感。搖而本

才。哉同。一作又無謂也。與汝遊者。又莫汝告。音谷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馬其

為患。謂甘言。莫覺莫悟。何相孰。熱同也。馬其親曰。美語如成孰。通孰。巧者勞而知者

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遠濬曰。見保

於人者。近名故也。

鄭人緩也。呻誦也。吟裘氏地名之地。祇音支。三年而緩為儒。河潤九里。其

澤親曰。喻流。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殺。郭象

故感激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子為墨者。子也。馬其親曰。緩見夢。祇此

雖死不自知。墓木已拱。闔蓋通。胡音胡。嘗視其良。既為秋柏之實矣。陸德

瓊良。或作瓊。音浪。家也。俞越曰。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

濬按。強以道聒於人者。皆利用。醜遺。以冀相當之報者也。皆利用。傲精神乎蹇淺。而欲兼濟道物。太一形虛。若

是者迷惑于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甘冥。本亦作眠。眠同。

乎無何有之鄉。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郭象曰。泊然無爲。而任其天行也。悲哉乎。女爲知

在豪毛而不知大寧。遠濬曰。恃所見入於人。至召不安。遁天之刑也。

宋人有曹商者爲宋王。僎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說之。益車百乘。反於宋。

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隘同。巷。困窘織屨。槁項。羸瘦。黃馘。謂面黃熟也。黃馘。黃馘。謂面黃熟也。者。

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惠王。有

病。召醫。破癰潰痊。徂。木反。者得車一乘。舐。食紙反。痔。紀治反。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

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陳用光曰。譏爲。縱橫之學者。遠濬曰。斥

刑人刑己者。託污下以名高。

魯哀公問乎顏闔曰。吾以仲尼爲貞。楨同。幹國。其有瘳乎。曰。殆哉。圾。危也。通。乎。

仲尼方且飾羽而畫。從事華辭。以支爲旨。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受乎心宰

乎神。馬其昶曰。信受連讀。能洽也。遠濬按。上以僞施。下以僞應。所謂不信受乎心也。心神不夫。

何足以上民。彼宜女與予頤。

即怡也。與誤。當作談。頤

而可矣。今使民離實學僞。

非所以視民也。爲後世慮。不若休之。難治也。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施也。

猶天也。遠按施於人而不忘。即所謂內刑也。商賈不齒。雖以事。士也。齒之神者弗齒。郭象

近名之心。即所謂內刑也。商賈不齒。雖以事。士也。齒之神者弗齒。郭象

按施於人而不忘。即所謂內刑也。商賈不齒。雖以事。士也。齒之神者弗齒。郭象

心神忽之。宜穎曰。古商賈不齒於士。今施而不忘。有相市意。與商賈等耳。

爲外刑者。金謂刀鋸。與木謂桎梏。

也。爲內刑者。動心不與過也。宵。

小同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訊之。離內刑者。陰陽

食蝕也之。夫免乎外內之刑者。惟真人能之。遠濬曰。斥近名者之近刑。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夏秋冬且暮之期。人者厚貌深

情。故有貌愿而益。溢同。內有長若也。猶而不肖者。內不似也。外如長有順。讀慎

懷。猶同。而達。佛達也。有堅而縵。有緩而鈇。音千。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

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

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

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宣穎曰。雜九徵至。不肖人得矣。遠濬按此以

遠使等語。勿正考父一命而偃。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宋濬公曰。玄孫。考父。考父。

陳壽昌曰
引孔子之
言止去義
若熱句

何之曾孫。公。卿。士。命。循牆而走。孰敢不軌。馬其祖曰。謂如而汝也。夫者。

郭象曰。而夫一命而呂也。鉅也。正變曰。言其脊呂背梁強鉅。再命而於

車上儻。三命而名諸父。孰協。猶何。唐許。皆崇讓者曰。遠濬按此明善下人者。

至。微自。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睫。音捷。宜穎曰。心中。及其有睫也而內

視。宜穎曰。方寸之。視察多端。內視而也。敗矣。遠濬按此明微人。凶德有五。中。謂心德

為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吡。匹爾反。其所不為者也。馬其祖

有心。故自好。心有睫。故善吡。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刑有六府。美髯長

大壯麗勇敢。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緣循也。偃俠。於文反。偃俠。困畏。不

若人三者俱通達。知慧外通。勇動多怨。仁義多責。達生之情者傀。呼愧反。大也。

郭象曰。佛然。達於知者肖。小也。達大命者隨。達小命者遭。林希逸曰。遭

委命之心。隨。無容心矣。遠濬曰。因人而自達。不以自是為名。達生之情者也。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穉。驕也。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

織也。蕭。扶蒿也。織。為畚而賣之。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

來鍛丁亂反。謂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也。黑龍也。龍反。下子能

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尙奚微之有哉。林希逸曰。殘。今宋國之

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

而寤。子爲齧粉夫。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

以芻叔也。大豆也。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爲孤犢。其可得乎。桓譚書云。若嚴夫

也。子修生保真。清虛淡泊。歸之自然。獨師友造化。而不爲世俗所役者。也。魚釣於一壑。則萬物不奸其志。棲遲於一丘。則天下不易其樂。

蕩然肆志。故可貴也。不得遠濬曰。兩言貪非分之名者必召刑戮。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爲棺槨。以日月爲連璧。星辰爲珠

璣。萬物爲齎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

子曰。在上爲烏鳶食。在下爲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遠濬曰。達生之情

者忘名。

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遠濬按。不齊者必欲齊之。明則

神者之害也。唯明爲神使。故曰。其徵也。不自平。明者唯爲之使。神者徵之。象

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為宗。以德己之得乎為

本。以道天理之傑著。人所共由者。為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郭象曰。凡此四名。一人

未始有始之謂宗。即環中也。不離於宗。所謂得其環中以隨成。該

下三人言。精。即周子所謂二五之精。真。即無極之真。不離於精

言。指率性言。則指修道設教言也。以仁為恩。以義為理。以禮為行。以樂為和。

薰然慈仁。謂之君子。郭象曰。此四名之粗述。以法為分。以名為表。以參為

驗。以稽為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宣穎曰。分明。百官以此相齒。遠濬按名分

識分以等差。職。以事為常。以衣食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為意。皆有以養。民

之理也。郭象曰。民理既然。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馬其祖曰。醇。

淳。耦也。陰儀禮。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郭象曰。故末

不離。六通四辟。本又作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

之史。尚多有之。姚鼐曰。夫子語子夏。以君子必達於禮樂之原。禮樂原

知禮意者。固即所謂達禮樂之原。而配神明。與造物為人。亦志氣塞天地之旨。退之謂其學。出於子夏。殆其然與。其在於詩書

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

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朱熹曰。字字有著。莊子於書部不能過。此敬語。其數散

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聖賢不明。道德不

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羅勉道曰。多執其一偏之見。以自喜。謂天下之譬如耳目鼻口

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

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

容。頌通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

自爲方。馬端臨曰。莊生時。六籍未經秦火。其書具在也。而諸子百家。各以其說。舛馳而淆。亂之。是以有闇鬱之憂。周以荒唐。譏愆之

言著書者。蓋亦百家之一也。而此段議論。無異聖賢格言。東坡謂莊子助孔子者。於此見之。所謂後之學者。不見天地之純云云。似逆知莊子

來有坑焚之禍。而深悲之矣。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

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爲天下裂。相分也。故。王闕運曰。後世則不然。所以

必作書論其意。方東樹曰。莊子敘六藝之後。次及諸子道術。而後及

馬談劉歆班固次第論攷。皆本諸此。馬其昶曰。莊子辯諸子。而後及

鄒魯之士。其識殆勝荀卿之非十二子。不侈於後世。馬其昶曰。風俗古

也。不靡於萬物。不渾一作暉。於數度。馬其昶曰。渾。亂也。巧以存宋。究象

其不渾之。以繩墨自矯。厲也。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

效矣。子。翟弟。聞其風而說之。爲之大過。己之大順。慎通者。王闔運曰。順。馴也。

謹。大馴也。戒。作爲非樂。墨子篇。命之曰節用。墨子篇。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汎

愛兼利而非鬪。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馬其祖曰。墨子南

言嘗見百國春秋。是其好學之事。荀子稱其大儉約而優差等。曾不足

以容辨異。蓋墨子之學。以不異爲宗旨。又好學以廣博之也。淮南稱

先王同。先王。謂周。先王也。不與。毀古之禮樂。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

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音護。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

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

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

己。未敗墨子道。馬其祖曰。墨子薄葬。非人情。彼視人己一。雖然。歌而非

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王闔運曰。非歌。哭者。毀也。墨子不能無哀樂

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郭象曰。盡也。無潤也。使人憂。使人悲。其行

難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

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塞也洪水。決江河。而

通四夷九州也。名山當作三。呂覽並作六。淮南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

應作囊。音託。盛土器。音託。耜盛水。而九鳩本亦作。雜猶匪。天下之川。腓音腫。無胫步葛反。白肉也。

脛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

多以裘褐爲衣。以跂展同。木。躄屬同。紀略反。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

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相里複姓。勤墨師也。之弟子。五伍同。侯

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李頤曰。苦獲。已齒。二墨子之

夫氏之墨。有相里氏之墨。有相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王念孫曰。呂覽注。

上反出爲譎。倍譎不同。謂分離乖異也。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綺紀宜反。偶不

侷音五。之辭相應。以巨一作。子爲聖人。向秀曰。墨子號其道理成者爲巨

呂覽去私篇。子通稱。有鉅鉅子腹躄字也。又上德篇。墨者鉅子可謂公矣。高注。

二人。學墨道者。據此。則鉅子當於宋之田襄子。若田襄子又言。孟子

皆願爲之尸。冀得爲其後世。至今不決。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

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腋脛無毛相進強自健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

下也。馬其猶曰。上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

俞越曰。真天下之好。即真好反。隨下利。所謂兼愛也。求才士也夫。莊子所

之不得。雖枯槁不舍。即摩頂反。隨下利。所謂兼愛也。求才士也夫。莊子所

物不苟疑苛之於人。不伎逆害也。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

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鉞即宋徑。聲相近。尹文齊宣王聞

其風而說之。俞越曰。古注。藝文志云。尹文子一篇。在名家。作爲華山之冠以自

表。陸德明曰。華山。上下均平。接萬物以別宥爲始。馬其視曰。別宥。別

作陸德明曰。表。華山。上下均平。接萬物以別宥爲始。馬其視曰。別宥。別

樹宥。即去宥也。固同。俞語心之容。狀也。命之曰心之行。章炳麟曰。性之欲。借爲欲

欲。寡。而皆以頌己之容。欲爲多字。荀子之欲。殆曰此類。人之情以聃音而合驩。

以調海內。馬其視曰。尹文書。檢名。言有形者必有名之行。名以檢形。形以定名

請與誠通。欲置之以爲主。驩其視曰。以爲置之道之爲主也。置合見侮不辱。救民之鬪。

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古活反。而不舍

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雖然其爲人太多。其自爲太少。曰請欲固置。王闕

運曰。置。設也。言其不擾人。雖爲設食。固辭不得。乃爲此詞。

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

飢。不忘天下。郭象曰。自稱。弟子也。爲先。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揮斥高大

乎救世之士哉。馬其昶曰。救世之士。志在活。曰君子不爲苛察。死。馬其昶曰。齊

宣王曰。是其不爲苛察也。法者。不以身假物。出其力也。必自以爲無益於天下者。

明之不如己也。馬其昶曰。大道治者。謂不必明之法。儒墨自廢。尹文子大。以禁攻寢兵爲

外。以情欲寡淺爲內。馬其昶曰。又曰。荀子載子宋子曰。明見侮之不辱。使人

過也。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遠濬按。馬其昶謂此論宋。公而不當。黨

。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馬其昶曰。宛轉也。不兩。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

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呂覽淮南。慎到聞其風

而說之。俞樾曰。慎到。趙人。著十二論。藝文志。名駢。齊人。游稷下。篇

。名到。先申韓。齊萬物以爲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

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徧。教

則不至。郭象曰。都乃徧。道則無遺者矣。宣穎曰。呂覽云。此所謂齊也。馬其昶

等。古今也。齊生也。死。是故慎到棄知去已而緣不得已。泠汰。猶聽放也。泠汰。於物以爲

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麟同。傷之者也。遠濬按。薄。猶損也。謂強不

及。而後傷。謏。音奚。髀。訛。倪。不。正。貌。髀。無任而笑天下之尙賢也。縱脫無行。

而非天下之大聖。郭象曰。欲壞其迹。固未嘗尙賢。遠濬按。莊子惟遠道以

脫。髀。縱。刑。同。反。斷。王叔之曰。推拍。髀。斷。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

以免。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馬其昶曰。荀子云。慎子。魏。反。魚。威。然而已矣。推而

後行。曳而後往。郭象曰。所得。已。所謂。若。颿。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也。磨。齒。全而

無非。陸德明曰。磨。石。所。割。無。見。非。實。時。全。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

物。無。建。己。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

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郭象曰。欲令去。如土塊也。豪傑相與笑之曰。慎到之

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宣。穎

曰。顯。

教不言之。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讖逆風。逼反。

然。方以智曰。箋。即闕。古文作闕。固也。唐人用。惡可而也。猶以言常反人。

不聚。一作見。今觀而不免於斷。五管。郭象曰。常反人。謂其笑賢非聖。其

人不聚。指譏。陳縱脫音。不達道。惟知任物。則有與物宛轉之迹。遺濬按。反

斷。於。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不勉於非。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遺濬按。蒙

固未。而不知自有真君。雖然。槩乎皆嘗有聞者也。彭蒙慎到斷滅。棄知此論

學。以本為精。以物為粗。以有積為不足。淡然獨與神明居。陸長庚曰。有積者

塵。不掛。淡然。獨與神明居。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或云尹喜也。老

聃聞其風而說之。俞樾曰。藝文志道家。關尹子九篇。注云。關正也。喜建之

以常無有。陸長庚曰。未始有始也。即主之以太一也。老子曰。太一。即有始

。以為天下母。在易。以濡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寶。陸長庚曰。所

實相。關尹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陳顯微曰。能無我。則形物自著。即釋氏

所謂如實空。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芬。通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

者和。陳顯微曰。不自異。則與物和而不競。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嘗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

其雌。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譌借字。黑也。為天下谷。人皆取先。己獨取後。曰。受

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己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歸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

費。拂也。王叢曰。徐。所謂後其身也。不費。所謂善。拂也。無為也。而笑巧。利物而不爭也。笑巧。所謂若愚若不足。所謂善。人皆

求福。己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指微妙玄。通言。為根。以約指蓄儉。通言。為紀。曰。堅則毀

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

遠濬按馬其祖謂此論老氏之學。芴漠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竝與。神明往與。芒荒同

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

而說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馬其祖曰。謬悠。迂遠也。荒唐。虛無也。無端崖。放曠也。

。時恣縱而不儻。不以崎一端見之也。以天下為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為

曼衍。以重言為真。遠濬按言。衆人之所據。本無真妄。故當順之以為真。以寓言為廣。獨與天地

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陸長庚曰。敖倪。即傲視之。不謹。謫問也。是非以

與世俗處。其書雖瓌古回。瓌。瓌也。。瑋瓌也。。而連狝芳袁反。狝。連狝。宛鳥貌。。無傷也。其辭雖

參差而諛

尺叔反。

詭可觀

吳澄曰。

而放言滑稽以玩世。

其爲人固不易知。

遭世沈

易知也。

彼其充實不可以已。

爲書亦未

上與造物者遊。

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爲友。

其於本也。

宏大而辟。

深閔而肆。

其於宗也。

可謂調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

於化而解於物也。

其理不竭。

其來不蛻。

其長矣曰。

說文。不蛻。

蛻。謂不離本宗皮也。

脫。義與芒。茫。茫。乎昧乎。未之盡者。

遠濬按馬其昶謂此自論道術。

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

舛駁。其言也不中。

遠濬按理一分殊。道並行而不悖。惠子祇知理人之爲實。

勝人爲名。此所以與莊人聞見。區於定舛駁。則不肯隨成以適。麻物之意。麟曰炳。

廣雅。釋訓。歷之歷數也。都凡也。意者。在禮運非意之也。注。在物之。都凡亦曰意。

數。麻物之大凡也。陳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無厚不可積。

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

孫詒讓曰。卑。與比通。是。其證。山淵平。比。天地比。

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

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

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汎愛萬物。天地一體也。

馬其昶曰。此惠

施之說。以下公

雜篇。天下第三十三

二百八十三

二

三

四

五

孫龍等辯。惠施以此為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卵有毛。

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為羊。馬有卵。丁子有尾。成玄英曰。楚人呼蝦蟆為丁子也。火不熱。

山出口。輪不踞地。目不見。指不至。姚範曰。列子指不至之問。張湛有解。又世說。與莊子司馬彪之說。各自立意。至不絕。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為圓。鑿不圍柄。飛鳥

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黑。孤

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棰。章蕪反。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

無窮。遺濬按。惠子與辯者所持。以今物理證之。固多易曉。然亦不可強釋者。以其書不存。旨不可尋也。故不復具釋。桓團公

孫龍。辯者之徒。成玄英曰。桓團公孫龍。並趙人。游平原君家。公孫龍著守白論。桓團。列子作。韓檀。人。馬其昶曰。漢志名家。

公孫龍子十四篇。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

也。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馬其昶曰。與者。讀為舉。徐無鬼篇。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鬼篇。特與天下

之辯者為怪。此其柢。丁猶略也。即氏。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為最賢。曰。天地其

壯乎。施存雄而無術。呂惠卿曰。存雄。則不能守雌。南方有倚。奇通。人焉曰黃繚。楚人。善戰。

國策。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為萬

萬

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爲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爲實。而欲以勝人爲名。

是以與衆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塗隩。曲也。矣。呂惠卿曰。不能自勝。故

通。其塗隩。謂非六
通。四隅之道也。

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蚤一虻之勞者也。其於

物也何庸。功也。夫充一尙可曰愈。貴道幾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

不厭。卒以善辯爲名。惜乎惠施之才。駘。放也。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

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遠濬按此譏其不反本以止聲息形。而響影
無由滅也。又按馬其昶謂此論惠子之學。遠

濬曰。明己著書不以觴見。深感後世道術。昧古人之大體。恐將害道。故歷述諸

家短長。贊歎尹聃。而惜惠子。